

新制

國文教本評注

中華書局印行

讀書之導師 作文之材料

手此一書 可當備新舊

書數百種

作文類典

布面洋裝一冊 紙面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預約一元二角 預約一元
陽歷五月底出書預約同時截止

文字上之成語及學術語，至繁且博，初學作文，最感困難者，莫過於此。東西各國，此種書籍甚多，故作文不甚困難，而成材至多，本書分三十餘門，三百數十類，文字上應用之典故事實，以及各科學術之普通名詞，無不完備。手此一書，則臨文需用之材料，依類尋覓，不難得心應手，並附筆畫索引，閱讀書報時遇有不解之處，可依第一字之筆畫檢之，可作辭書之用。全書類目列下。

- 國家門九類
- 財政門六類
- 教育門六類
- 衛生門八類
- 礦物門六類
- 器物門十二類
- 文藝門十二類
- 性情門十四類
- 法律門九類
- 軍事門八類
- 道德門二十三類
- 理化門三類
- 實業門八類
- 天文門九類
- 禮樂門四類
- 人事門三十八類
- 政治門九類
- 交通門四類
- 倫紀門十二類
- 動物門六類
- 衣食門七類
- 地理門十四類
- 宗教門七類
- 婦女門十類
- 職官門十一類
- 外交門七類
- 生理門十類
- 植物門四類
- 居處門七類
- 時令門六類
- 人品門三十六類

MG
G634.3
268



3 2169 4514 1

編輯大意

一劉鋹鍾嶸標揭筆法。於是有評。漢代經生解釋字義。於是有注。本書就中學用國文教本原文。仿上兩例。合於一編。凡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均研精覃思。斟酌再三。以期展卷瞭然。數學兩收其利。

一題目來歷。人名地名。以及文中注意之部分。均節要敘述。先明大略。讀者有成竹在胸之概。庶收若網在綱之益。

一凡關於古今文體。無論著述告語記載。茲俱搜羅衆說。參以管見。附於題解之後。以圈界之。匪特崇其體要。亦以溯其緣起。

一讀書貴知其人。知人貴論其世。本書仿元好問中州集之例。於作者名字。時代爵里。行誼大略。著述總目。言之較詳。藉資參鏡。

一評注之語。夾入行間。最易橫隔文氣。本書略師周秦以前經注別行之遺意。凡有評注。總附於全文之後。管臆所及。亦或列諸上方。惟於分段之處。即用

節釋之例。庶幾分之則條理秩如。合之則貫串一氣。

一每篇之中。有句法相似者。有一段機軸相同者。有前後正反呼應之處。與他篇全形類似者。或全相反者。且作文有前路。有中路。有後路。有翻面。有反面。有正面。有襯面。以及起伏照應。離合斷續。跌宕頓挫之法。均鈎章摘句。一一標明。庶讀一篇可知結構之妙用。讀全書可悟作法之不同。

一字有兩音三音及典故之習見者。不辭繁冗。悉爲拈出。便於省覽。至於引用隱僻。意義艱深之處。考核鈎抉。語焉尤詳。要使讀者無不可識之字。無不可解之義。其重出已注於前者。則曰見某冊某編某篇。以便繙閱之時。一索即得。

一引用成語之處。注明原書。並舉篇目。如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傳。使讀者搜核原文。得窺全豹。

一注語所引人名。用諡號別號地望官職者。仍注原名。加以括弧。前代之年號。僻字之音訓。亦依此例。

一本編於評注中兼事讎校。凡篇中文字異同。悉檢善本校正。或原文引用偶錯者。及後人節改者。亦加以說明。其意義相近。可以兩存。則注明某一作某。某與某同。

一李善注文選。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此之作。筆路藍縷。博雅君子。倘賜匡益。俟再版時。當加訂正。

新制國文教本評註

新制
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目錄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辨志 張爾岐

原才 曾國藩

原君 黃宗羲

李斯論 姚鼐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嚴光論 方孝孺

伊尹論 蘇軾

賈誼論 蘇軾

三聖人論 王安石

五箴 曾國藩

原過 方苞

名說 鄧牧

范文正公論 黃永年

豫讓論 方孝孺

留侯論 蘇軾

荀卿論 蘇軾

戰國任俠論 蘇軾

管仲論 蘇洵

目錄

一

第二編 序錄之屬

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

谿音序朱仕琇

詩集自序陳祖范

感舊集序朱彝尊

石汀子詩序陳維崧

六書故序戴侗

集古錄目序歐陽修

第三編 書牘之屬

與人箋龔自珍

與人箋龔自珍

復魯絜非書姚鼐

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

湖南文徵序曾國藩

左仲鄂浮渡詩序姚鼐

方靈臯稿序戴名世

物外閒吟序汪琬

荀悅漢紀序何景明

吳張高風圖序虞集

蘇氏文集序歐陽修

與人箋龔自珍

與方希原書戴震

與翁止園書方苞

與任王谷論文書侯方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侯方域

報劉一丈書宗 臣

答劉主簿書陸 游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 轍

答劉蒙書司馬光

第四編 傳志之屬

蕭孝子祠堂碑文姚 鼎

羅臺山逸事樂 鈞

石哈生宋石芝傳彭端淑

廖氏傳彭端淑

奇奴傳馮 景

一壺先生傳戴名世

沈七傳毛奇齡

邵山人潛夫傳陳維崧

錢烈女墓誌銘王猷定

湯琵琶傳王猷定

大鐵椎傳魏 禧

徐作霖張渭傳侯方域

郭老僕墓誌銘侯方域

先妣事狀歸有光

筠溪翁傳歸有光

南宮生傳高 啟

書博雜者事高 啟

秦士錄宗 澹

目錄

三

李疑傳宋 濂

燕書宋 濂

巢谷傳蘇 轍

六一居士傳歐陽修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養晦堂記曾國藩

游小盤谷記梅會亮

鉢山餘霞閣記梅會亮

半閣記吳 定

無齋記劉大櫟

睡鄉記戴名世

游晉祠記朱彝尊

吾廬記魏 禧

王冕傳宋 濂

元無人傳鄧 牧

方山子傳蘇 軾

餓鄉記管 同

江亭消夏記梅會亮

遊廬山記禪 敬

登泰山記姚 鼐

游三游洞記劉大櫟

醉鄉記戴名世

陳將軍二鶴記侯方域

海市記魏際瑞

滄浪亭記歸有光

夜渡兩關記程敏政

苦齋記劉基

寶繪堂記蘇軾

超然臺記蘇軾

木假山記蘇洵

黃岡竹樓記王禹偁

項脊軒志歸有光

鶴瓢志王彝

書巢記陸游

放鶴亭記蘇軾

芝閣記王安石

醉翁亭記歐陽修

岳陽樓記范仲淹

新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辨志禮學記。離經辨志。謂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陸機辨亡。曹植辨道。始用此體。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清山東濟陽人。明季為諸生。入清隱居求志。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為本。有蒿庵集。蒿庵閒話等書。

就習字提出
篤之筋脈
志字是為一

百世之人至
異類之人五
句先作一總
冒以下逐項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為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為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與。以上言志之不可不定。下文皆發明此意。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嘑。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為百世之人焉。或為天下之人焉。或為一國之人。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為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為不具之人。

則一室之法變
而巳句異類之
人如句此方不
變重此跌抑
豈有再跌是
行取勢之
法取耳與首
習為之與首
段習為之與
志為之與句
法看勢相同
而語此微有
輕重此微有
行之實法
歇之文法
順

異類之人焉。言為世法。動為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瞽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為民蠹害者。則為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為之區別。致然哉。習為之耳。習之不同。志為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以上跟定首段發論。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為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

豈少而習之
長而忘之兩
句忽用宕開
之筆周公孔
子兩句隨即
繳轉中插喻
而本意愈透
是正論中插
是法

學者一日之
志三句總扼
有力

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
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
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
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
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
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
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以上引周公孔子之遺教。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
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
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
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
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
隆而俗美。何繇得哉。以上言學者之志關係甚大。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

志乎貨利至
道義坐失三
句又進一層

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乎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定所志矣。徑是為一篇之結穴

蒿庵服膺程朱義利關頭辨別綦嚴故言之親切如此吳江陸朗夫耀陳
臬山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即取先生所論著以立
教也

樞機制動之主 呱音姑小兒啼聲書 啞音餽笑語之聲 易音輒
淮南子原道息喘息也漢書司馬遷 猶言不備鐘釜用鐘與鐘通古二字通
訓環飛蟻動息 徒視則心惕息 不具備鐘釜用鐘與鐘通古二字通
斗四膜音莫肉間 蒼音茂 擎勤勉 盜也 烏附藥名鳥頭 佔畢禮學記
者呻其估畢註估視也畢簡也但吟 張子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故漢魏
諷所估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 張子以來多自書子此張子乃蒿庵

序言全仿韓
公而起承轉
合之法俱備

四言中參以
五言句法參
差彌見古
此仿之虞箴

自謂也。貴於己者謂天爵也。求在我者也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

得。求在外者也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五箴說文箴者誠也醫者以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喻箴石也。案箴以虞箴為最古厥後揚雄仿之作州箴崔駰仿之作官箴皆合箴之

義本

曾國藩字伯涵號瀚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惜抱遺緒賴以不墜。官至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證文正有集一百六十四卷。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感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勸云。

立志箴

熿熿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

也

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女同汝設爲
爾汝之稱亦
韓公法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結處句調與
韓公好惡箴
絕相對
收句六字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似韓公行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湘鄉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此摹擬韓公五箴。可謂形神俱似。然命意卻又自不同。此脫胎法也。

荏苒也。洎音暨。及也。學成之年。尙書周傳云。二十八歲。按公作箴之時。已三十四歲也。疾音疹。猶災患也。孟子曰。人之德也。荷音擔。負也。輿之以言。謂其載道也。二極也。陰數五爲陽。數周子太。一音坏。婦孕也。胎音台。婦孕也。鼎配三足。言人極也。說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胚音一。月也。胎音三。月也。鼎配三足。言人也。三才謂天道地也。凝成也。日觀後漢書注。泰山東南巖名。日觀。天雞見上注。萬籟凡孔竅。機括皆曰籟。毒蛇。洛山。毒蛇。猛獸皆繞其旁。猛虎。兼用禮記孔子過。彼紛不紛。我言不紛。亂而馳。驚曰馳。亂馳曰驚。賈音古。雖矢猶泰山側事。彼紛不紛。我言不紛。亂而馳。驚曰馳。亂馳曰驚。賈音古。雖矢猶疑不欺。而人猶疑之。毫也。百歷言經歷。黍黍。漢書注。十黍爲一銖。斗。大升天。

君心也。荀子：聖司命，司主也。命，人君人清其天君。司命，生死之命。敢告馬走，猶僕也。虞箴：未句曰：敢告也。

原才

湘鄉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原才之所為作也。○淮南子以原道首篇注云原本也。韓退之有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五篇。凡原某與某原同如原性亦作性原原毀亦作毀原是。

會國藩前見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以上言人心與風俗之關係。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

起筆作詰問
詞次句一轉
一煞古近人
君字此字否
能下此字
此可知鍊字
之法

使賢者至道
一俗同三句
就正反面說
下就反面說
是正反面說
法

輒曰至可乎
否也八句似
昌黎馬說
讀之自見

轉移習俗至
與有實焉者
也五句浩氣
流行一波三
折總不使一
平筆

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湮。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以上言風俗壞人。才不出。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以上以期望作收其意無窮。

雄直之氣宏通之識。迺似柳州惜抱不辦此也。

戢戢衆多貌君說文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易說蒸猶濫蔚盛也水流湮二句乾卦讐此讐字作尸此尸字作陶鑄莊子是其塵垢粃糠也天位位曰天位言與共天位也。惴惴憂懼謹其心之所嚮母急功近名也。

第一編 論著之屬 原才

原過謂之惡無心而惡謂之過

方苞字靈臺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遊太學李文正公一名光地福建

士累官禮部侍郎前後以事落職者再有望溪文集

擒題直起不
另作頭歐
公往往用此
法

承出聖人根
上進一層
承出小入層
根上文進一

曰凜然曰悍
然曰不願鑄
語不願鑄
借物三句不復
惜之聲句便
插文憤開逸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衆人過惡別之分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人過惡分別服物之初御也嘗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以上勿以細過自恕至陷於大惡

荆公原過以改過立說直一篇改過論耳望溪原過過與惡分兩層君子

與聖人分兩層衆人與小人又分兩層何等精細如此方合原之文體

鮮音編此鮮字御蔡邕獨斷御者進也凡衣服服物之初御三句明王肅

廷相語張恭懿一名潮曰昨雨後一與人躡新履皆擇地而踏兢兢

焉恐汚其履漸爲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儻一

失足無所不至矣與望溪斷樹殺獸禮記祭義夫子曰斷一樹微道心難明

原君白虎通君者羣也羣下歸道心惟微危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清浙江餘姚人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莫不旁推

訪錄南雷文定等書

利害公私是線索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

歷引許由務

光堯舜禹以
反射下文

應利害公私
周密文之機
軸從子厚封
建論得來

然則一轉石
破天驚全反
韓公原道之
意筆筆醒步
步緊

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以上言為君之勤勞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以上言為君之安逸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膏。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以上言屠毒敲剝離散非設君之道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

桀紂至一人
一姓八句似
孟子

應上創業

應上許由務
光

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於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以上言君位非一姓所得而私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滕。固。扈。錡。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以上言君位之難於常保

按牧心君道篇已發此義而文筆之犀利似更過之

許由務光莊子堯與許由天下許由之孰與仲多漢書高帝紀上奉玉卮以
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惡汙去聲此惡規規焉驚視自失
業所就孰與仲多按高祖次兄名仲惡字作憎字解規規焉驚視自失
水篇規也伯夷姓墨胎名允字公信謂之伯夷叔齊伯夷弟名智字公達
然自失也伯夷者夷謚也伯其少長之字也叔齊謂之叔齊者齊謚也
叔其少長後漢書竇憲傳國家廢孟子而不立芥寇難之說大不為
之字也然欲去其配享詔緘際肩鏞也肩關也鏞紐也世世無生帝王家宋順帝
有諫者以不敬論緘際肩鏞也肩關也鏞紐也世世無生帝王家宋順帝
齊世而彈指曰願後家若何為生我家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市井
生世世勿生帝王家處井共汲之所
師古說市交易之

名說有明也名實使分明也有美名如西征廣雅說論也與論同

鄧牧字牧心元錢塘人宋亡後隱居屏迹惟與謝翺友善通莊列諸書

以文字諸者交至非其人雖請之弗與一卷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明大旨世有好名之士以
其高天下者自負怨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為不足道為不

痛礙好名之士
與下文作反
香之勢

是以一接語
語對針上文

或曰乃假作
他人之言而
下答以已意
也凡三問三
答段落分明

足與吾並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以上言毀人者人恆毀之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以上言譽人者人亦譽之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以上言道高德尊者決不毀人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己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以上言一人之毀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己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

做去阿世一
層為不可少
之筆

知語默之為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為盛德。於人為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為薄德。於人為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以上言語默之義

前幅似韓子原毀後幅似韓子爭臣論凡作文有所摹仿而後間架可立

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即韓歐曾蘇之文亦皆有所摹仿也

軋音扎勢相傾也莊子人道陶去聲此道惡聲至孟子公孫丑篇惡聲至

我必以叔孫武叔見論語子張篇嬖人臧倉事見孟子阿曲也

公孫弘曰務正學以令名令善也猶

李斯論周末楚上蔡人曾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將逐客斯議亦在欲西入秦辭於荀卿至秦王稱皇帝以斯為丞相始皇

市乃告其權重不法事二世下斯獄榜掠備至誣服具五刑腰斬咸陽

莊周齊物賈誼過秦斯並論家之正體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號惜抱清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

至士以得及門為幸。文名重天下。論者謂望溪之文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先生兼之。三君皆籍桐城。故世稱桐城派。云有惜抱軒文集。

起五句括盡大意一篇氣

息皆透

秦之中葉至

兼并諸侯十

一併從題前

說起是謂溯

源法

雖李斯助之

益成秦亂三

句筆之圓轉

如珠走盤

此以商鞅陪荀卿

趨時二字最是誅心之論

張起之際有提非承似

提非承似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以上已定案。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

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

世。兼并諸侯。迨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

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

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逆探始皇

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籠。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

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

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

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並用上言李斯相秦。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

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頻

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

分東之際有吐吞非吞似吐非吐之妙

此以商鞅陪李斯

此處咀味無窮絕似史家論贊

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以上申言第
二段之意

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蔡。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以上申言第
三段之意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以上隱有所指
特借斯發之

論古之文多借諷觀於結處可見矣至其文之擒縱離合亦用大蘇之法

蘇子瞻名軾子瞻其字也有荀卿論一篇謂李斯有卿相尊號之曰卿中

葉此商頌昔在中葉孝公名渠商鞅佐孝公變法封商君燔詩書以詩書

為六藝之一而無燔詩書事或史有逸文賦告坐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禁遊宦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逆此逆先事預度之也中音舛此中字

焚詩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禁學士始皇三十五

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督責論督責之術疾首也頰蹙眉喪去聲被

五刑事見夷三族夷滅也斯腰斬父族眇能視四句位自用自專卒罹於凶

也儒效荀子有間諫逐客題見王介甫也首創變法議熙寧年號宗

新法即青苗均輸保甲章惇官及哲宗親政惇倡議熙寧仁太后斥司馬

光為老奸曾布祐末布贊章惇紹述新法徽宗時遂代相張商英字天覺

章惇曾薦諸安石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蔡京字元長與馬

光及十年後忽主張紹述與弟卞及子攸條狼狽誤國

范文正公論

名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輕財好施尤厚族人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卒諡文正封楚國公

黃永年

字靜山號崧甫清江西廣昌人少好學以文章自名乾隆元年進士與方望溪一名苞一雷翠庭一名鉞一諸先生討論文學以志

節自勵累官至常州府知府有南莊類稿

起用虛籠之法
志氣兩字為一篇之脈絡
入題

士無英偉冠世之氣不足特起於末流無痼瘵天下之心不足澤被於一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氣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今夫氣蓋一鄉則一鄉齷齪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一國則一國齷齪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見也遠及其顯也天下亦翕然從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知慮之所擘畫皆迥然絕異於世俗之所為當其未出衆日相與接亦未由闕之耳嗟夫觀於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以上言士貴自立五季以來風衰義喪士惟知苟榮貪位四維既絕人

撤去范質王溥即以寇準作陪客方合文正身分

應氣字

出而用之至不易其說七句寫文正事功處妙得運實於虛之法

應上醒睡奏

紀淪亡。宋初頹風猶是也。范質王溥無論已。寇準以命世之英。方罷中書。即求使相。已復附會天書。以圖干進。蓋風習移人。賢者不免。百有餘年於此矣。范公出而厲廉隅。振名節。其取舍辭受進退出處。斷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謂寵辱毀譽得失。死生禍福利害。浩然一無足動其意。天下之士聞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恥而爭趨於名義之重。宋之風俗為之一變。非其氣之清明剛大。烏能興之。以上言文正轉移風俗。其自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飲食寤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諸懷而素具。始在憂中。遺執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皆不易其說。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真仁之世。賢相多矣。然功存於廟社。澤及於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師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懦立。則惟公一人而已。世仍歸到功在名教。光岳氣偏。士風攸墮。下者懷溫飽。上者希名位。詩書用為竿牘。道義假為清談。後先相師。輪蹄一軌。古大人豪傑之志業。久絕於斯人之夢寐。宜乎齷齪麤靡頹敗而俱無覩。

靡頹敗又應
上志字氣字
凡結處必須
與起處相應
此迴顧法也

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夫氣也。何以必待於帥之哉。世之隱足以賊吾氣者甚衆。而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清明之氣。受於天者無多。入世以後。汚濁橫流。浸漬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之體。則日漸隨波逐漚。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以上言士風之墮。推論作結。

靜山以志節自勵。目擊士風之墮。特借文正立論。痛切言之。讀此可以猛然省矣。

痼瘵。痼音通。痛也。亦作痼。瘵音關。病也。書康誥。痼周子名。敦頤字茂叔。別書太極志。伊尹之志。錄卷二。近思齷齪。促音渥。颯音妮。關同。五季後。梁後漢後周。謂荀榮。貪位之徒。馮道。范質。王溥。四維。管子禮義廉。范質。王溥。質字文之。五季。荀榮。貪位之徒。馮道。范質。王溥。四維。管子禮義廉。范質。王溥。質字文人。溥字齊物。祁縣人。後周皆參知樞密院事。庚申。變作溥。降寇。準字平仲。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一即宋太祖。一行禪代。禮寇。準字平仲。中書公。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使相。大中祥符八年。真宗年號。夏。四。天禧。天禧三年。真宗年號。巡檢朱能。詐為天。廉隅。隅。廉也。禮儒。斷然。音。鍛。此。斷字。飲。食。斷。齋。塊。粥。而。食。倦。倦。恐。至。兵。刑。文。正。知。延。州。天。閣。州。作。決。字。解。

一語揭破是
開門見山法

六各將三千人分教之及還錢穀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敕舒折役茶水
朝除參知政事命文正領刑法錢穀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敕舒折役茶水
泉徙知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農政桑定勸課之法以興厚利職官遷
部員外郎文正上官圖邊陲又請修承平永年等砦險塞論建之事
後請倣周漢唐之官制陽始在憂中五旬見宋史范真仁真宗名恆太
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始在憂中五旬見宋史范真仁真宗名恆太
位第二十五年在位四十二年賢相如呂端張齊李沆富弼中呂蒙正王旦
宗賢頑廉懦立孟憲夫有立志光岳文獻通考戶口考序溫飽宋史王
相賢頑廉懦立孟憲夫有立志光岳文獻通考戶口考序溫飽宋史王
正色曰曾平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也莊子小立志以帥氣孟子公孫丑
也帥之志不在溫飽竿牘以竹簡相問訊也莊子小立志以帥氣孟子公孫丑

子房擊秦論子房姓張名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

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毛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清江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
題後發論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

擊之而中至
何自揭竿九
句全從對面
著筆是無中
生有法
提出胡亥仍
不呆詮正面

以荆軻陪子
房使筆如劍
弄題如丸

用問答爲章
法最得行氣
之妙

忠孝二字寫
出正意應荆
軻

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以上言子房擊秦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以爲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也。

以上設爲問
答作餘波

昔人謂作翻案文字先要有識識者得題之閒也。次要有筆筆者議論出

奇層層批駁也三要有書書者引證切合也如此篇務去陳言可謂憂憂獨造矣卻又無一意不確無一字不爽此由其三者皆備也讀此可以悟翻案之法

博浪見題注副車從車也長子扶蘇二句始皇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胡亥少子勝廣陳勝字涉陽城人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於

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胡亥少子勝廣陳勝字涉陽城人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於

揭竿賈誼過秦論趙高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李斯李斯蒙恬幸於胡亥

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以語李斯

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卒為高所動乃相與矯詔立胡

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及蒙恬死扶蘇欲自殺千鈞一髮引沙邱東遊崩於沙邱秦社禮記郊特牲是故喪國荆軻燕太

一髮引千鈞沙邱東遊崩於沙邱秦社禮記郊特牲是故喪國荆軻燕太

子丹遣軻至咸陽刺秦王不六國楚燕魏五世之仇見題枕戈待旦晉書

載記枕戈待旦晉書

豫讓論周上黨人仕晉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滅為之報仇變姓名為刑人挾
是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被范仲行氏而子不為
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

士君子至斯
 爲美也十二
 句就正意泛
 論起已籠罩
 下意不知已
 荷遇取已至
 皆所不取七
 一句暗取豫
 文流亦爲下
 聲名至忠臣
 義士三句寬
 一步實緊一
 步是欲擒先
 縱非忠可乎
 一謂非忠可
 忠句願應上
 讓有餘憾應
 上未忠句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嗚然歎泣使兵環之豫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少從宋濂遊濂見其文深器之居常

士靖難兵起抗節不屈遂遇害有遜志齋文集及史評等書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鈞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以上先泛論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

以規章陪

又以郝疵陪

開釋國士以
明人作史論
喜為古人畫
策如唐荆川
信陵君救趙
論亦用此法
諄切懇至至
三諫之五句
應上竭盡智
謀忠告善道
和其宗祀四
應上銷患於
未形保治於
不勝然血氣
刺客之流二
駭俗上眩世

矣。以上先敘豫讓之忠再敘豫讓之未
忠。忠重在未忠一層下文均就此辨。段規之事韓康。任意之事魏獻。未聞以
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
也。郝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
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以上先就他人辨駁國士
見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
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
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
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不從。三諫
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
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
乎。以上代豫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
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以上責讓不能扶危於未亂。雖然

雖然一轉宛
肖昌黎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讎敵暮為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以上先抑後揚大有感慨

詞嚴義正筆挾風霜純儒學識高踞絕頂俯視塵世皆蠅聲耳

忠告告音漆身吞炭見題斬衣三躍見題段規任章智伯請地於康子欲弗與段規曰

不如與之彼扭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

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與魏

邾疵趙伯韓魏之甲圍趙城而灌之邾疵謂智伯曰陰與韓魏約而攻趙邾疵趙伯韓魏之甲圍趙城而灌之邾疵謂智伯曰陰與韓魏約而攻趙

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魏獻應子魏桓按系本獻子簡子簡子生襄子灌智伯軍遂滅智氏魏獻應子魏桓按系本獻子簡子簡子生襄子

也陳力就列陳布也列位也諄諄然也諄諄然也悻悻然也見於其面刺客讓

列史記覲然越語余雖覲然而人刺客傳覲然越語余雖覲然而人

嚴光論光本姓莊後避明帝諱改作嚴字陵小字狂奴漢餘姚人少有高名

之之後齊國上書有一男披子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車怨即日幸其館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

嚴名其釣處為嚴陵瀨云

水之在川五
 句插一譬喻
 文氣飄忽生
 豐爲名高而
 際句通篇之
 意俱已在此
 即上求所謂
 隱不於隱也
 有陵不爲五
 子陵不爲五
 句用他人之
 意翻進一層
 是翻進一層
 法用他人之
 凡作翻案文
 字須有公證
 不任三引證
 非識能難也
 妙在切證也

方孝孺見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
 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
 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以上言君子之隱各當其宜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
 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
 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
 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
 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
 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
 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
 陵剛介人也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主人
 有疏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
 莫能窺其本心者也以上言子陵之隱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

以詠歎作結

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以上引王良事及易語作收

正學於光武。頗多貶辭。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謂廢郭后也。與此篇命意正同。可謂發千古之隱。

不事王侯。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偃蹇。驕傲貌。左傳哀六年。彼皆偃蹇。樊英。字季齊。漢南陽人。順帝備禮徵之。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王逸臺閣傳。光武政不任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臺閣傳。光武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以切直死。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公之職。備員而已。注。臺閣謂尙書也。以切直死。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遣使宣詔責之。歆自殺。非讖罷黜。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曰。臣不該讖。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譖。譚諍之。言也。王良字法將。下斬之。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諍之。言也。王良字子漢。蘭陵人。前後歷沛郡太守。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徵至榮陽。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君子見幾而作。幾而作。不俟終日。見煩也。良。漸後徵。不應。卒於家。君子見幾而作。幾而作。不俟終日。見留侯論。張良所直。隨其履。圮下。願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毀之。爲其老彊。

能忍不能忍
是一篇主腦

鬼物特作翻
案古人行文
總不肯人云
亦云去一層
再翻去此文
昔人謂在此
得意全在且
其意不在書

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里許復
還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圮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編書
曰讀此則為王者見矣○題云某人論乃東坡應舉時所擬北穀城山下黃石
人乃志林中文字
所謂海外文也

蘇

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山人前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為文渾灑
士兵部尚書證文忠有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
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籠以上虛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
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
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以上言
能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
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
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

一。句。空。際。掀。翻。如。海。上。起。浪。來。銀。山。太。急。起。三。其。勢。未。可。乘。其。持。勢。未。可。乘。三。其。勢。未。可。乘。

能容髮。蓋亦已危矣。以上言留侯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以上言老人折留侯剛銳之氣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數。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以上言留侯能忍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以上推論高祖項羽仍歸到留侯太史公疑子房以

推論高祖項羽妙與留侯有涉一篇關鍵是

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以上詠歎作結

得首尾盤旋之法而結構不懈得無中生有之法而波瀾不窮得推拓援證之法而觸類引伸隨取而不盡後來東萊文章大率祖此而氣骨不逮也

卒然匆遽受書今所傳黃石公素書也而愚以為句之一作然亦安知其非秦試鬼物太史公曰學者多言賁孟賁古夏育上古勇力千金司馬長卿之鬼物無鬼神然言有物賁孟賁古育人能生拔牛尾千金諫獵書家累千金坐荆軻擊秦論注毒政間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鮮腆聲上不垂堂楚莊王宣公十二年左傳句踐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乃令大禮也楚莊王宣公十二年左傳句踐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乃令大臣妻油然和謹項籍西楚霸王淮陰韓信破齊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為妾油然和謹項籍西楚霸王淮陰韓信破齊請為假王以鎮之漢曰不如因而立之王悟曰大丈夫定諸侯世記留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後救為淮陰侯太史公三句見世家贊伊尹論伊尹耕於有莘一河南陳留縣一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歸然而起相沃縣湯墓所在一伊尹居憂於桐宮乃自攝政當國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因以冕服奉太甲歸卒稱令主孟子稱其聖之任者

第一編 論著之屬 伊尹論

三三三

立大節狹天下是一篇之主

簞食豆羹至末之有也七影法是立竿見

推此而上至亦無以異七漸近句於題漸引

千金之子至所居之卑六句又補一喻使後人為之到此必入題矣

蘇軾見前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以上寫虛。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廉潔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以上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勿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

應首段狹天
下
應首段辦大
事
古之君子一
段拓開一步
是文章斷法
以舜禹皋陶

太甲之廢一
段忽收入本
位是文章續
法

彼其視天下
句收狹天下

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以上入題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以上拓開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以上言舜禹皋陶之相讓。有以服天下之心。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於廢放其君求利也哉。以上從正。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以上餘意。

此篇文字絕似孟子論伊尹處蓋亦自抒其志概也

匹夫匹婦孟子萬章篇匹夫匹婦簞食豆羹簞竹葦器。豆木器也。食去聲。孟子盡心篇。簞食豆羹見於

色。販夫販婦。周禮地官司市。見

孟子曰四句。見孟子萬章篇。芥蒂。前漢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

疑。役。役有所求而不。舜禹皋陶事見。太甲見題。眇然。微也。細也。詘責。

荀卿論曰。荀卿又稱孫卿。避漢宣帝諱。改荀為孫。名况。周未。趙人。時人相尊號之。荀卿論曰。卿仕楚為蘭陵令。李斯嘗為弟子。學帝王之術。著書數萬言。有荀子

於世。書流傳

蘇軾見前

起筆是一篇主腦。不敢放言高論。反影下文。高論。蓋為異說。敢為高論。

子路至夫子。亟稱之。九句。是文章拓法。

且夫至不可。易八句。再拓。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以上言孔子憂天下之深。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再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

不從李斯說
入不足以立
倒荀卿此立
言之妙不足
及今至不足
怪三句歸獄
荀卿
亂天下至子
思孟軻二句
異說一
人性至堯舜
三句異說二
今夫至不敢
盡廢七句又
用開法

必有特句
引入本位是
文章合法

言必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以上透發昔者常
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治。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
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
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以上言
許太。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
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
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
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
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
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

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卿之學亂天下。荀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以上仍以聖言不求異作收。

太史公作孟荀列傳而昌黎亦以荀卿爲聖人之徒與孟並稱荀氏之有定論久矣。子瞻忽欲翻案一出一入銳不可當。參以惜抱李斯論可悟文人之筆抑之揚之無所不可要在得題之間耳。

孔子世家史記有孔子世家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循次序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貢姓端木名賜冉有名求字子顏淵名回字子亟

也頻數易去聲李斯論注亂天下者二句見荀子非性惡荀子有性惡篇由

不覺其言築紂二句性惡篇六經李斯請天下有藏詩書百諸侯李斯曰

之偏也統皆爲郡縣易井田破壞井田者商鞅非李斯也明王道述禮樂荀

制置諸侯不便法諸家之比觀其責李斯

以羽翼六經非名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

賈誼論漢文帝召博士賈生年二十八以能誦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薦官名與禮樂絳周勃灌嬰等毀之洛陽年少專欲擅權出爲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誼召見宣室內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

不能自用
制是一篇斷制

或者句申上
不能自用其
才

一得君勸引證

二愛君厚引證

三愛身至引證

王太傅上治安策以王墜馬事自傷爲傳
無狀常哭泣後歲餘卒年僅三十三也

蘇軾見前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以上泛論不能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上引孔孟以證賈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

爲賈生者至
可以得志十
句代生處置

立賦至痛哭
二句反射上
文必有所待

默默至自殘
二句反射上
文必有所忍

借符堅能用
王猛正所以
資漢文不能
用賈生也

補出主當
憐才意

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去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以上說惜賈生不能自用其才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以上歸罪漢文意在言外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以上結出作論之由兩面俱到

賈生年三十官至太傅未爲不遇賦鵬鳥弔屈原甚無謂也史稱神宗欲

驟用軾韓琦不欲壞成例沮之軾以此終身德琦以視疏間舊臣者異矣
子瞻晚年流離顛沛至挑菜度日夕宿樹下而若將終身怡然自得
以視縈紆鬱悶者異矣此篇深情遠想無限低徊知得力於南華者深也

賈生之論如過秦論治安策等尚荆即楚時昭王遣冉有子夏二句禮記

作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畫近邑公孫丑作

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畫近邑公孫丑作

充虞見孟子此子瞻絳侯絳侯周勃漢沛人高祖以為可屬大事又曰厚

偶然記憶之誤也絳侯周勃漢沛人高祖以為可屬大事又曰厚

帝朝為太尉及諸呂叛勃握北軍卒誅諸呂灌嬰漢睢陽人從高帝定天

迎代王即位帝始至渭橋勃跪上天子璽符灌嬰漢睢陽人從高帝定天

迎立優游和柔漸入痛哭賈生治安策臣竊維今屈原均仕楚懷王

文帝優游和柔漸入痛哭賈生治安策臣竊維今屈原均仕楚懷王

為三閭大夫被議放逐作離騷賦遂自投汨羅而趨然遠舉遠舉

死賈生用屈原文有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句趨然遠舉遠舉

原文有鳳縹緲其高逝哭泣見題睿聖也苻堅天王國號秦王猛字景

今固自引而遠去句哭泣見題睿聖也苻堅天王國號秦王猛字景

戰國任俠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晉大夫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安王十三

第一編 論著之屬 戰國任俠論

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或題曰論養士。

蘇軾前見

句踐至田橫
十二句徵引
史事切實精
當

略見傳記句
關鐵一筆

先王不免一
句定案
鳥獸昆蟲二
句忽插一喻

久存速亡二
句是提筆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以上歷引諸侯卿相養士之盛。作反跌之勢。蘇子曰。此先王之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以上承接首段。揭明一篇主意。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悉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

三代至隋唐
五句即上文
所謂區處條
理各安其處

隨名城殺豪
隄即上文所
謂鏑而盡去
之
精項黃賦至
輟耕太息三
句意極危悚
卻以宕折之
筆行之
又插一喻兩
語凡分七層
虎狼一好百
萬一層縱一

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以上言歷代養士之法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賦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以上先言六國養士之效。再言秦不養士之禍。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

層山林一層
一層不知
漢德秦禍憑
空尋出謀論
解此便有生
先王之政三
學道易使三
句即三代以
上出於學抽
作結胸有

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禍以上言漢德秦。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源以上
立論

子瞻之文。最以譬喻擅長。取諸論而讀之。幾無篇不設譬者。此篇凡插兩喻。適為人人意中所有。而情理愈覺顯然。伯恭得其一二語。已足雄視南

宋矣

謀夫即策士詩小晏說客史記酈食其傳酈生嘗談天雕龍傳史記孟荀列
龍爽談天言其洗洋堅白同異趙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辨著守
雕龍言其藻麗也擊劍唐書李白傳扛鼎史記項羽本雞鳴關關法解鳴乃出客
同異合擊劍擊劍為任俠扛鼎史記項羽本雞鳴關關法解鳴乃出客
以為同也擊劍擊劍為任俠扛鼎史記項羽本雞鳴關關法解鳴乃出客
鳴者野雞皆應之乃得脫歸狗盜孟嘗君囚於秦使人求解於王之王幸
時向盜者將至客有善歸狗盜孟嘗君囚於秦使人求解於王之王幸
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靡衣華靡玉食珍羞君子國語越王以其私卒云
猶吳謂賢良齊謂士無忌即信田文即孟趙勝原君黃歇即春呂不韋

人任秦為相薛孟嘗君之封邑稷下之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詠魏文侯以名斯國封文信侯薛在山東滕縣稷下之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詠魏文侯以名斯子夏田子方為師燕昭王名平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築黃金臺得郭隗樂禮丹怒亡歸陰養壯士欲張耳陳餘梁大賓客二旬見史記張耳廝養報秦使荆軻刺始皇未成既滅積與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自今者田橫橫田橫島一高弟齊召之至洛陽自到五百人入海居島中自今猛鷲之類毒螫蜂蟻之類區處安輯之條理約束之天民天之民故謂之學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客謂遊說之客如郡縣吏據東西漢自曹天民丙吉與勝尹翁歸之倫皆以吏發身者之若公九品中正魏文帝立九州郡皆置中正至科舉隋場帝始設進士科唐因之而益密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樞魯也愚蠢逐客李斯有諫墮名城為三十六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也

相國文景武豪聞景帝使使盡誅此屬武景帝時郭解以大俠聞遂族郭亦以

志哉四人指智勇辯陳稀豨嘗過趙相周昌見豨賓客蕭曹均沛人後

項黃布褐人也輟耕富貴毋相忘笑之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

咸陽之類殺豪傑如誅大將坑槁項黃誠稿其項黃瘦其面也莊子稿

郡徒豪傑於殺豪傑如誅大將坑槁項黃誠稿其項黃瘦其面也莊子稿

為漢文景武豪聞景帝使使盡誅此屬武景帝時郭解以大俠聞遂族郭亦以

也。吳淠吳王漢高帝兄仲之子也既封吳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也既封淮南頗特強大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梁王名武文帝子也招延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梁孝王名武文帝子也招延士莫不魏其軍七國破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安田蚡景帝王皇舉至武安侯卑下賓客進君子二句見論語陽貨章

三聖人論伊柳下惠也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生有異質博覽強記善辯不屈所為文淵源出於典故擢進士上第神宗朝拜同平章事封荆國公卒謚

曰文有臨川集一百卷

歷引孟子論語周易形容聖人至於極成妙在均用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崗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不足以合於鬼神。則

聖人言行至
為天下法三
句起下半篇
文字

患其弊至出
而矯之二句
承接甚緊

又患其弊至
出而矯之二
句不獨承接
第四段并遙
接第三段
此三人至久
必弊四句總
承三四五段
亦繁

非所謂聖人矣。以上言聖人之定分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以上點明伯夷伊尹柳下惠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以上言不善學伊尹者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以上言不善學伯夷者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以上言不善學柳下惠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

伯夷不清數語可悟翻騰之法

應上文隆與不恭夏之道至周人四句可悟引證之法仍以前孟子起首尾呼應收首下必有二句如

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也。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以上言孔子集三人之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以上言孔子既集三人之行三人亦足以為孔子。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以上言聖人因時制宜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以上言孟子之論三人

世之品王文者曰。幽以遐。曰峭以刻。非真知王文者也。此篇專主救弊立

一之妙
聖人行
至
天下法
為復三
句是拍
天然筆

論原本經術足以障隄末流庶幾昌黎所謂游之乎詩書之源者至其前
後複筆亦從伯夷頌得來

可欲之謂善五句孟子盡心篇孟子對浩生不害語非禮勿動四句論語顏淵篇孔子告顏淵語泰山

古稱東嶽亦曰岱岡陵說文岡山脊也從岡從山取上銳下廣形破澤

宗在山東泰安縣岡陵爾雅釋地大阜曰陵詩小雅如岡如陵破澤音

碑畜水曰陂澤與天地合其德三句易卦伯夷見前原伊尹見前伊尹論注柳下

惠姓展氏名獲字禽又字季伯夷隘四句孟子公孫丑篇隘狹窄也不恭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僭說文何事非君四句孟子萬章篇伊治則進四句孟子

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僭說文何事非君四句孟子萬章篇伊治則進四句孟子

籍大具也具備清孟子萬章篇伯任尹聖之任者也和孟子萬章篇柳下

說文夏之道四句禮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而野朴而不文般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枉尺直尋孟子滕

仲論字夷尊春秋時潁上人後相齊桓公號曰仲父富國強兵攘

第一編 論著之屬 管仲論

四九

用盧歌逆歌
之法以爲詰
難

以晉文作證
是反形法

史鑑蕭何俱
臨沒時進賢
徵引切當之
至
沈確士云收
語冷絕

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者。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以上言舉賢是本去三子是末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以上晉以有無賢而敗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鑑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以上言天下未嘗無賢可薦以史鑑蕭何作證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

以死哉。以上言賢者關

此亦翻案文字也。愈轉愈深，愈駁愈醒，變化之中，仍寓謹嚴之筆。開後人

無限法門

桓公名小白，僖公庶子，宋人避欽宗諱，改桓作威。今改正。豎刁閹，易牙即雍巫，齊人，善調味，桓公欲之，開方衛公子，薨於亂。桓公薨六十無虧，孝公昭公潘五公子懿，公商人，惠公元簡公簡公，桓公凡七世，鮑叔即鮑叔牙，知管仲之賢，薦以為相，四凶虞書：舜、放、驩、兜，共工，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少正卯孔子為魯相，辨朝，非人情管仲病，桓公，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殫冠，漢書：王吉傳：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繫音執也。，言遂用三子，子專權，殫冠，漢書：王吉傳：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繫音執也。，伯長之義，後人恐與侯字溷，故借霸字別之。文公繼齊桓而霸，其臣如，軫趙衰先靈，公文夷，卓晉孝公，齊桓子，桓之書也。鮑叔賓須無戒，管子，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也。史鮒，字子魚，衛人，仕為，以國強，資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也。史鮒，字子魚，衛人，仕為，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屍牖下，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曰：父言告公，公愕然曰：是寡

無虛發

前三段是順入法此一段是逆入法可悟變換

入歐陽生用廣陵其後得吾友石曼卿句法
以下兩段一正一反互相激射故波瀾愈壯

旋仲倫。黎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以上述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以上述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澱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以上述湖南即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崎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無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

應江寧

應桐城

應江西建昌

應廣西

應吾鄉湖南

此兩段文字皆以命字爲標紐

詳歐陽生之名字年齡是有意表章處

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以上從時代說由衰而盛歸結到命以寄詠歎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濤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以上從地城說

洪楊之後。由盛而衰。卽落到歐陽生歸結到命以寄感慨。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

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以上作序之故

穿插映帶之間頗似史記合傳之法同時吳南屏亦有序言而甚推服此

文謂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明功甫平生之志意也

乾隆清高宗年號桐城屬安徽姚鼐詳第一編方望溪編原過劉大櫟字耕南號

城人兩中副榜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姚姬傳姚範字南青號蘆塢

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著有海峯詩文集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於

七年進士著周永年字正雅慕方望溪自謂文拙不存稿亦不著書

江西詩派江西詩派始稱山谷一黃庭堅一后山一陳鍾山書院在省會

抱歸里後主鍾山書院著籍於門籍也置牒入管同字異之清江南上元人

姚先生姬傳爲宗梅曾亮字伯言清江南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方東樹

著有因寄軒文集姚瑩字石甫蓋塢先生曾孫嘉慶戴鈞衡字存莊清

字植之清桐城人增姚瑩字石甫蓋塢先生曾孫嘉慶戴鈞衡字存莊清

生著有儀衛軒文集姚瑩字石甫蓋塢先生曾孫嘉慶戴鈞衡字存莊清

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峯姬傳之禮通作禮魯仕驥又名九峯字紫

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著有蓉洲集禮通作禮魯仕驥又名九峯字紫

人乾隆辛卯進士問業於姚吳德旋字仲倫清江蘇宜興人諸生以古文

姬傳先生著有山木居士集吳德旋字仲倫清江蘇宜興人諸生以古文

有初月陳用光字頌士清江西新城人嘉慶羣從也如音頌隨行也又同宗
 樓集而吳嘉賓字序清江西南豐人道光十八呂璣號永福人滄清廣西
 同宗也吳嘉賓年進士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呂璣號永福人滄清廣西
 六年進士著朱琦號伯韓清廣西臨桂人道光龍啟瑞號翰人道光廣西
 有月滄文集王錫振字定甫清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典試南副考官
 年進士著王錫振字定甫清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典試南副考官
 經德堂文集王錫振字定甫清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典試南副考官
 吳敏樹字南屏清湖南巴陵人楊燾珍號性農清湖南武陵人道光三孫
 鼎臣字芝房清湖南善化人道光二郭嵩燾號伯琛清湖南湘陰人道光
 屋舒燾字伯魯清湖南澧浦人官戶部郎中文字正嘗曰伯魯奇才也然歐
 陽兆熊字小岑子和之父四品漢學高才之士咸焦神粹力而趨之江藩後
 有漢學師承記漢義理張子朱子皆是考據如許慎鄭康成詞章柳宗元
 歐陽修會洪楊之金田邨所至糜爛據金陵十二年鍾山石城鍾山在
 鞏皆是洪楊之金田邨所至糜爛據金陵十二年鍾山石城鍾山在
 東北朝陽門外石城山在上元縣西二撰杖言持也猶都講後漢書侯霸
 里去臺城九里所謂龍蟠虎踞之區也撰杖言持也猶都講後漢書侯霸
 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歐血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也兵燹銜音
 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歐血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也兵燹銜音
 言火也猶肥梳爬音琶搔也韓愈送鄭尚療病也逃空虛者二句選音
 言火也猶肥梳爬音琶搔也韓愈送鄭尚療病也逃空虛者二句選音

起筆點題是
韓公踐徑
文正姻古不
發法於法惟
深拘於法自
領之於者自
謂諸經無一
字相襲意本
李翊答王載
言書秦諸子
亦自成體意
各本李翊答
王載言書答
情理二字爲
文之骨
偏勝二字是
著眼處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貌警音響輕曰警重曰款一云警
款喻言笑也見莊子徐無鬼篇

湖南文徵序湖南文徵湘潭羅君研生編纂託始元代迄清六百餘年名巨魁

集例人爲之傳誠楚
南文獻一巨觀也

曾國藩編五箴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
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以上言羅君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
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
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
人所造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
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
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
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
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

文正嘗言公
龐文須略用
對句稍調平
仄庶幾仗整
齊令人刮目
公未嘗薄駢
體也
韓公亦崇奉
文正者

文正嘗言風
會一變則又
焦神粹力而
趨之可謂大
思不靈此文
較含蓄
屈原周子之
文未嘗編入
文徵以其託
始元代也

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以上言文體之變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僂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以上情韻之文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以上義理之文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以上考據之文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後世言義禮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

正必稱引及
之者是湖源
法為必不可
少之筆
運歸法字滴
謂羅君深明
考據不尙繁
博必如此文
義方足

者乎。以上言湖南之文兼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
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
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
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瀦其偏。其猶
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以上言文徵所甄之文首義
理次情韻而考據則極少

文正欲通三派之閩。一則曰文之醇駁。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再則曰
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此皆平日常持之論。直欲合
程朱許鄭班張韓柳為一手。此篇文字之源流。略具意在。合三派而一之
以救偏勝之弊也。

羅君研生。名汝懷。清湖南湘潭人。官內閣中書。以宿學客文正龔。因持此
衡彼二句。假令逆笑。嘲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陞陞。則易言之矣。
思言之矣。此所謂無一字相襲也。若管晏尚功。利商韓尚刑名。書然分也。
莊列尚虛。無孫吳尚兵法。荀子尚儒術。此所謂各自成體也。畫然此畫
麥字胡綴辭。綴連也。猶今簡策。尺短者半之。凡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

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乃書於策。闡幽顯，闡幽也，易繫激宕，激宕亦過直為縛，音辱也。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闡幽顯，闡幽也，易繫激宕，激宕亦過直為縛，音辱也。

自東漢至隋，東漢三國晉，儻語儻六，即四六語也。駢四文人秀士，固張衡班

郭璞六朝，如謝莊、鮑照、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晉如潘岳、陸機、左思、

郭璞、李商隱、唐如張說、蘇頌、魏徵、陸贄、王韓、李翱、駢體，周秦以至六朝，文章

勃揚，燭盧照、騰駱賓王、皆工儻語。王韓、李翱、駢體，周秦以至六朝，文章

今分為兩體，歐陽曾王，謂歐陽修、曾安石也。大儒，如周子、程子、鄒魯、孟、微言

各為專家，歐陽曾王，謂歐陽修、曾安石也。大儒，如周子、程子、鄒魯、孟、微言

謂精微之言也。前漢書藝文，自元明至康雍，如金履祥、許衡、薛瑄、胡居

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自元明至康雍，如金履祥、許衡、薛瑄、胡居

清聖祖年，雍清世宗年，鴻生碩彥，王念孫、王引之、諸人、枕物曰枕，大江

號曰康熙，雍清世宗年，鴻生碩彥，王念孫、王引之、諸人、枕物曰枕，大江

即揚子江，發源岷山，薄迫此字，作五嶺，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

東至於海，一山之限，黔秦置黔中郡，蜀秦置蜀郡，今羣苗，唐虞時號三苗

耳，別標名，則有五焉。黔，今貴州，黔中郡，蜀秦置蜀郡，今羣苗，唐虞時號三苗

種苗，其亞也。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仕楚，懷王為三，周子，名敦頤，字茂叔，亦

人有通書太極圖，甄江左諸儒，為吳諱，故音真，今相承已久，反不識為帝

說大有功於學，甄江左諸儒，為吳諱，故音真，今相承已久，反不識為帝

矣，說文，漢許慎撰，託音古，今異言，禹貢，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

音說文，漢許慎撰，託音古，今異言，禹貢，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

之紀綱，後世言與地者，宗之。

第一編 序錄之屬 湖南文徵序

谿音序 江西南豐縣南有百丈嶺與建寧一屬福建省一分界亦名百丈嶺有谿水出谿道故曲迤迤至楊林筠園一梅崖之兄一家焉所著詩因名

音谿

朱仕琇 字斐瞻號梅崖清福建寧人乾隆辛未進士其為文奇辭與旨有周秦漢魏之風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起數行絕似子厚山水記

入筠園點清
颯之主腦
風雨四至
雞犬鳴吠
七句舉有十
者描寫得天
花亂墜

咸會於谿句
蓋謂谿之音
包有衆音此
處祇寫谿音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歷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溪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名而谿上羣山多松楸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闌而奏箏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抗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續斷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以上說谿音道染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

而筠園之妙詩
 已預伏衆妙
 再插點筠園
 顯之主腦益
 顯聞之感而
 輒聞二句題
 寫之神理已
 之河長江均
 爲豁明託
 學藝至明志
 六句再推開
 園身法作十
 說家忌作靈
 文語也作十
 成語也作十
 拍到筠園倍
 覺得筠園倍
 得領之勢句
 關鎖一勢句
 應前詩意即
 句作結意即
 點出法意即

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澗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
 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
 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
 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以上言筠園迴翔谿上之樂余嘗敍筠園詩。
 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
 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
 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
 觀羣怨。而未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
 予得詳其原委云。以上言筠園詩之益。遠舉得於谿之所助。

古奧錯落妙在極雕琢極自然以視王元美李獻吉之學古而徒爲險澀
 者不啻上下牀之別

池音以地勢限也。按說文玉篇廣韻皆有阨無阨故正字通云。阨音
 池斜延曰迤。阨音然左傳孟子皆作扼亦未可以爲俗字也。阨音
 喧聲。霹靂雷之急擊者爲霹靂此惴慄懼也夷平櫛音講音郭音註似柞子可食

從江水說起
以浮瀨江
故浮瀨處
出浮瀨處
以浮瀨處
龍眠諸勝陪

彌望彌遠也猶鬱然詩秦風鬱彼北潦音老雨激越謂發闕音缺蕭屑應

物對春雪詩春抗二人註女奴能春與抗者詩大雅生民或春或抗今

詩作愕倉卒驚太學筠園會入貢太學澗漫澗音炭漫音洶湧水聲駘與駘

起湯動迴翔禮記三年問過高岸深谷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為谷深谷

塞故琴操古樂府也筠園邃深遠效陶效陶潛之體無懷葛天乃在神

懷氏之前陶潛五柳先生傳無與觀羣怨學論語陽貨篇孔子曰小子何莫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事與觀羣怨學論語陽貨篇孔子曰小子何莫

左仲郭浮渡詩序浮渡山在安徽桐城縣東九十里上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峯

歸成詩一編以質之惜抱惜抱因作此字也

姚見第一編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

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

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瀨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

起點綴有致
側重浮渡亦
猶永叔有美
堂歸到錢塘
也歸到錢塘
然吾聞至得
其意七句精
深之至活潑
則未至三句
遇眉睫三句
爲下文作勢
抑令至有句
而發四句是
自負語不待
寫仲郭也
出仲郭編
奇勢異態三
煙雲中滅盡
句上文有畫
土石歷空
濼同一段波
法余至笑而
不應一段波
瀾壯闊全是

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以上歷敘江山大勢再落到浮渡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性情闔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日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以上先敘遊者之衆再落到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以上序詩由來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垂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游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太行。大岳。富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

追。溯。往。事。所。關。懷。之。古。著。幽。情。流。至。中。夜。更。醉。十。舉。酒。乘。流。十。句。投。色。布。景。賦。得。子。瞻。赤。壁。北。海。而。歸。十。東。海。而。歸。十。三。句。從。太。史。公。自。序。梁。苑。以。歸。一。段。得。來。情。抱。會。遊。秦。山。而。尺。浮。波。未。嘗。往。所。有。上。文。往。染。處。皆。從。此。際。著。想。解。此。便。有。生。發。

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仍。落。到。浮。渡。嗟。乎。設。余。一。日。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間。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開。說。仍。落。到。仲。郭。

文如長江大河波濤萬狀又如層巒疊嶂引人入勝此惜抱文之最

有氣勢者

江水 謂揚子彭蠡湖名所謂鄱陽湖者是也。在江西境內。九江今江西德

江要 漫衍浩汗之貌。壽春今安徽壽縣。合肥今安徽合縣。淮南臨江

地。傳連也。淮陰即淮南一帶。潛霍北峯曰潛山。在懷寧縣西北。司空太

東北。山極高峻。山半有洗馬池。龍眠山名。在桐城縣西北。宋李公三楚

古司空原相傳。唐李白避地於此。龍眠山名。在桐城縣西北。宋李公三楚

舊名江陵。城為南楚。吳。睫。旁毛也。濡須水名。源出巢湖。曹操北江。口以

而稍北。亦鳩茲。古邑名。在燕湖縣東。四十磯。音機。水。音奇。曲。薄。音博。若

然。發聲也。春從容。舒緩貌。此河指黃。泰山古稱東嶽。在山東。塞城。指長

恆山

古稱北嶽亦作常山(避漢文帝)太行山名在山西省山脈特長北自平

太岳山名在山西岳陽縣東北首接霍山南至嵩山名古稱中嶽在河南

曰少華山名古稱西嶽在陝西華陰縣南一名太乙山在陝西

室下皆漢唐岷山名在四川松潘廳岷山名岷山也

建都故地也岷山名在四川松潘廳岷山名岷山也

眉在縣東西極言極西之三峽七百餘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不見日月洞

庭湖名一名青草湖在湖南巴陵長廬山匡廬山在江西德化縣霍山名

南嶽衡之與霍間執讀去聲執塞也左傳儔之口

詩集自序見復著有詩草詩無意求工自餘道沖(名思)賦三都成自以沈確

不著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見復詩集不求人序而自為之者

蓋未肯為太沖也開府曰並有著書成

陳祖範字亦韓號見復清江蘇常熟人雍正元年試禮部中式不與殿試

重者以經學薦授少司錄居官生平以天爵自

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人而能為詩夫詩而皆有係

第二編 序錄之屬 詩集自序

歸之水以海爲
古之制至太
史之采十句
以經術發爲
文章是匡劉
一派

詩人對針上
文男女

無真性情無
真比與對針
實上文情真義

謂詩體升降
由於誠偽醇
醜是推原法
反尋其本至
工拙不計七
句是題之正

於時也。古之制田功既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采。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此風詩之所由興也。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以上言風詩之興可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既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以上之詩人無性情比興之可言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弊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醇醜之判也。以上言詩由於誠偽醇醜之故，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以上存

面却以數語
了之自序須
如此立言

鄉人爛笑句
從永叔蘇氏
文集序時人

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見復詩頗餘道氣知之精故說之透也

三百篇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按節南山章自言家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餘大抵不表田功既舉在九十同巷儀禮集傳何

巷相從夜續至於夜中故老而無子四句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一

國之事謂一國之政一人之本一事一詩一人之言也比難言聲顯陳託

物連類以興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格律唐殷璠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中

形之也興借物引懷以抒之也格律唐殷璠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中

派別有建安派有三傑派有江西派時代漢魏六朝唐醇也醜音醜用適已事武漢光

寶融書自適已事而已

方靈臯稿序靈臯名苞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善為古文辭學者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清安徽桐城人康熙己丑進士少負奇氣不可

集事所著南山集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蓋網羅明代逸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為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姍

笑居久之方君靈臯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臯兄弟亦余鄉

頗其非笑之
句得本
插入百川從
永叔蘇氏文
集序而其兄
獨與其兄才
翁句得來
始靈臯至莫
可涯淡六句
追溯靈臯少
時是文章步
驟上文妙遠
不應上

論古人至不
能自已二句
極情極激
昂極
靈臯至維挽
救正三句
永叔蘇氏文
集序不牽世
俗趨舍句得
來

人而家於金陵者也。以上點始靈臯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淡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潛發其心思一以闡發義理為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臯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余心靈臯卽自毀其稿而靈臯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臯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臯一家之文也。以上言靈臯之孤行側出靈臯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居金陵與靈臯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簪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尤甚乃靈臯歎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蘼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臯遂發解江南靈臯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臯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臯屬余爲序而行之

當路至多見
收探三句從
永叔蘇氏文
集序近古句
得來近古句
應上登單
兄弟上登單
應上登單
應上登單
救上登單
應上登單

於世以上言靈車之嗚呼。自余與靈臯兄弟相率刻意為文而侘傺失志莫甚。於余回首少時以至於今日已多歷年所謂冥心獨往者至今猶或貽姍笑。今幸靈臯以其文行於世而所謂維持挽救正之者靈臯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謂賴以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之以上言靈車

脫胎永叔恣態橫溢已開桐城派矣此真是摹擬三昧

冥心林鴻詩冥心三十姍笑王表秦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百川名舟望溪

名天下為望溪講諸經金陵雜寶以厭天子氣故名金陵訓詁名也望溪

於六經皆有撰述所尤史法揭夫以史才自負嘗著子遺錄以見

吐制義明清因之以取士葵菡言氣骨不振而徒發解

一歲也侘傺失志貌楚語也間執見姚鼎左仲郭

感舊集序阮亭以風雅號石海宇學所尊為漁洋先生者也輯平

朱彞尊字錫鬯號竹垞清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

披覽家居十有九年藏書八萬卷著述不
倦詩名尤籍甚人口有曝書亭集八十卷

以新字陪起
舊字先見主
意
蘇尊至吝嗟
歎賞一段設
長喻起愈瑣
屑愈奇偉隨
手拈來皆成
文章此境良
非易到也

取以喻天下
之才句轉折
明快有千鈞
力
先人應上文
友應上文
客應上文
通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以上泛言新不如舊蘇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椅棹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以上言瓷盃酒杯之屬新不如舊。皇居帝室之所尚。不如芳草鬪雞之可貴。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

猶之宣德成
化嘉靖萬曆
年物也
知名士猶之
景總鎮之姿
登也
應上文無足
異上文吝嗒
款賞
仍願喻意作
收更不說明
正意又是一
法

無存矣。新以上言交遊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余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彙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可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以上言阮亭感時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怨者耶。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耳。以上設為問答

從感舊二字上著想識踞題顯理超象外昔東坡之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殆近之

章此殆近之

王父母爾雅釋親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猶今言祖母加燕與通驪明宣宗成化明憲宗款識陽字是挺出者識音志嘉靖明世飲也宣德年號密子兒時尙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密酒杯每對至博號萬曆明神宗

起首便提出
物字全用反
跌之法莊子
首段從象聲
凡有物象聲
色者皆化而出
句脫化而出

銀百金予為儻從儻音款待從也唐書封樞樞反若厄區之屬景德鎮西
吐舌不能下儻從常清傳奏儻從三千人
景德鎮陶器特精常販倍蓰子滕文公篇或相倍蓰十兩也燕今稱直
運四方以供全國之用
齊省亦曰齊魯省亦曰魯吳省曰吳楚今統稱湖南閩
今稱福建粵省曰粵東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論漁洋山清
省曰閩粵省曰粵東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論漁洋山清
為一代宗有考功即西樵山人名士祿字子底阮亭之兄也順治壬辰進
漁洋山人集考功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亦工詩與阮亭齊名有西樵集
為郎阮亭會官禮部員何居猶言此義何處居讀如字不必改音基縹音
說文青
白色也

物外閒吟序

汪

宋之問詩歸來物外情負杖閑巖耕白居易詩惟有詩魔
降未得每逢月下
一閒吟子嘉刺取二詩之義以名其集
琬字若文號鈍翁清江蘇長洲人學耆稱堯峰先生順治乙未進士
因文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康熙十年文運之衰
七年應博學鴻詞授編修有堯峯文集

盈天地間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戶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
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冊几杖之屬皆物也厭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
阻益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嘒蟲號所覩者層崖飛瀑異花

順勢落到子嘉是緊接法

從屋說到酒從書說到詩

倘所謂至物之外二句作一惟至偶焉子與十一句筆墨之飄灑機趣之活潑從莊子逍遙遊篇脫化而利推崇子嘉而己之身分亦在言外是

名藥與夫麋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之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爲達人之觀則吾之一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以上言天地間無往非物是故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安焉夫然後不物於物而能游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頽然長身爲人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孑然杜門者幾四十年今年壽七袞矣華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椽破書數千卷紙窗土壁煤幃塵榻若自得者頗善飲酒酒酣輒發之爲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蕭疏遠寄味之別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閒吟予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歟以上言子嘉之詩遊乎物外先生少娶於周予門周子子瞻者先生之室之姪也數過邱南乞予一言爲閒吟序予惟先生胸中浩浩焉落落焉俯仰天地古今視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苦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爲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託興而已以上言子嘉之詩非以苦吟相矜世之人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十沈九浮碌碌風埃瀕洞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哉

讀是吟者。蓋以吾言求之。以上言子嘉之高。曠非世人所能知。

筆之所至妙理環生神似南華非襲其貌也

軒冕莊子繕性篇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物之儻來寄也瀨音賴水流吟音弄鳥峴音危

貌音岳說文山羊方外七啟雍容暇無錫屬江頤音祈長貌詩齊析分

子單杜門杜門不出已八年矣七裘是白居易詩年開七裘也郁其色郁郁

幃音儀說文邱南居於此浩浩大貌落落不相空華花本作華圓中花花游

雲成公綏嘯賦飄野馬遊野氣曰塵埃也日光也莊子逍遙吹也錢帝

探首山之銅始鑄為刀軋音扎勢相傾也莊子人湏洞湏音乘

石汀子詩序詳見本篇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清江蘇宜興人康熙己未試鴻詞科授檢討其為文用六朝體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注堯峯曰自開寶後七百年

無此等作矣至散文於盲左腐史不名一家亦自有光餘不可磨滅者有湖海樓詩詞文集

以奇字論定

石汀是史筆

有盛時氣象

石汀子。姓奇。人奇。詩益奇。其死亦甚奇。以上提明石汀子姓名質。字無疑。江南宣城管村人。姓奇。庚辰。石汀館余家。授余仲弟書。是年余十六。駭稚好

下下笑字與
 射是掩映法
 甲申二字轉
 出與亡之感
 忽哭忽笑奇
 態畢見從史
 記刺客已傳
 相樂也來
 相泣句得來
 寫字已兩見
 從史記魏其
 武安侯列傳
 寫坐一段得
 來
 形容石汀之
 詩運插數喻
 便覺奇氣溢
 於行間
 此惜字承上
 如不愛惜來
 文不委地用
 但書甲子用
 陶潛法

弄間則從里兒爲意。錢白打彈。棊格五賭。跳諸雜戲。余雖未執贄師。石汀。石汀
 顧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且罵。至頭頸盡赤。然余是時。又已竊爲小詩。石汀偶
 見之。又大以爲工。提余所爲詩。笑歌去。後五年。爲甲申。余粗涉世事。益日夜發
 憤爲詩。曾與石汀一再相見。石城互讀其所爲詩。讀已哭。既笑曰。已矣。今世誰
 知我兩人者。以上奇別去。又數年。石汀竟死。其死也。以詩故。死於獄。悲夫。石汀生
 平頗兀鼻。與世率齟齬。性又褊隘。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終日搯擢腸
 胃。佶曲聱牙。作爲詩如健鶴擊物而鷲鬼搏人也。如項王戰戲下。喑鳴叱咤。金
 鐵皆鳴也。淒淒然又如羈人之寒起。而寡婦之夜哭也。其才如象犀珠貝丹砂
 翠羽。瑰奇斑駁。絕可貴重。而天顧不甚愛惜之。而使其流離不得志。以死。石汀
 又不自愛惜。嘗警譏訕。無所避忌。詩歌篇什。漫漶牆壁間。都不自收拾。人復不
 甚愛惜。石汀死之日。曾以詩託其友某人。而某者庸妄人。或則以其詩投糞溷
 中。於是石汀竟死。石汀死而詩之存者。僅僅數十首。嗟乎。可惜也。以上詩奇死奇然而
 石汀傳矣。石汀長身瘦軀。結喉。面窄而微黧。著短幘。形如方屋。己丑正月。石汀

敘詩獄處妙
不說盡無限
感傷用昌黎
張句丞傳後
敘法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子詩獄起在獄中挾史記一編日夜讀旁若無人者羣獄囚相顧嚇曰囚何得讀書石汀怒且詈益疾讀不止愈綬云以上補述瑣事

豪宕兀稟妙有吞吐之致得龍門之神髓矣

咎姓也出蜀郡宣城今安徽宣城縣治庚辰庚辰是時江南承平如故也仲弟

名維嶠諸生定生之次疾語切音意錢後漢書注何承天纂文曰詭憶

子而迎陵之仲弟也疾語切音意錢後漢書注何承天纂文曰詭憶

白打蹴踘譜每人兩踢名打彈棊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以而不勞者奏

之劉向奏彈格五後漢書注行棊相塞謂之鑿鑿有四采鑿四甲申為明

懷宗十七年是年李自成石城之金陵城也吳改為石頭城稟與傲通齟

齟齬音咀齟音語說文喃喃語聲揜音叨揜也擢音濁擢也韓愈信

曲聲牙皆艱澀貌韓愈進學解鶻音摺鳥項王名籍字羽自立戲下戲音

西臨潼縣東暗鳴作隱懷怒氣叱咤音嗚咤音斑駁純色之不訾音子

也聲音警謂辭漫漶不分別貌糞溷唐李賀歌詩為其表兄投於溷中故

類結喉韓愈石鼎聯句詩序彌明白鬚黑黔音箝也積如屋積音責獨斷古

引左傳史記
是高一層陪
綴法
引歷代史家
是低一層陪
襯法

通願上文左
傳史記乃有
照應
以下參用四
言句鑰字鍊
亦是一格

曰莽頭禿幘如屋已丑正月時為清世祖順治六年晉罵也俞綬與迎陵同

荀悅漢紀序荀悅字仲豫漢潁川人獻帝時官秘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辭難

皆重其書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明信陽州人弘治一孝宗年號進士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屹然為一代山斗云歷官提學副使有大

集復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躋雜而不可以觀。以上先敘左傳史記及歷代史家以引起漢紀之作。余於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卽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

章實齋曰六經皆史也又曰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政典也意殆本此

點出得書之來歷亦不可少之筆

校正者刊布者例得附書

素。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探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以上言漢紀為良史之才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勿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記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紀事者。苟非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以上言經史皆紀事之書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慙於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刊布焉。以上言漢紀之刊布

簡明典切大類史通王子衡謂大復之文稽述往古式昭遠模信然

左傳 孔子既著春秋而左邱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 編年紀事 春秋以提綱傳以述事必繫年故左史記生於龍門一作上起黃帝下窮漢武傳一家為編年家法之祖也 史記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一字子長作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八書十歷代史家如吳均之通史崔鴻表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

六書故序

戴

者通其指義也。用前漢藝文志魯故之例。此亦自序之故。有易書內外篇等書六

北史凡此諸作皆史蹟音義舛也。或屬類比方。謂以同類之名義如紀王
始建國元以後。則云其二。其三年。以至其論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
謝承曰。羊祜。梁。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讓。劉。炳。曰。論。東。觀。漢。記。
官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倫鑒。謂有人倫。墳索。十二年。是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班。之。貌。良。史。之。才。如。司。馬。遷。班。固。論。者。條。貫。董。仲
邱墳。索。皆。古。書。名。也。九。班。之。貌。良。史。之。才。如。司。馬。遷。班。固。論。者。條。貫。董。仲
舒。傳。豈。不。同。條。共。貫。易。書。詩。禮。春。秋。至。秦。焚。書。樂。經。亡。存。者。五。經。而。已。徐
與。實。者。聯。絡。貫。穿。也。易。書。詩。禮。春。秋。至。秦。焚。書。樂。經。亡。存。者。五。經。而。已。徐
子。容。大。復。於。端。陽。日。過。江。頭。登。瞻。辰。樓。題。有。浮。關。中。東。有。函。谷。關。南。有。蕭
關。居。四。關。之。中。呂。仲。木。侍。郎。有。志。聖。賢。之。學。德。一。武。宗。年。號。一。進。士。官。至。禮。部
中。故。曰。關。中。呂。仲。木。侍。郎。有。志。聖。賢。之。學。德。一。武。宗。年。號。一。進。士。官。至。禮。部
夏。訪。呂。子。居。乃。在。北。高。陵。用。漢。書。高。陵。西。省。時。翟。清。為。高。陵。令。恰。好
城。陰。為。仲。木。作。也。北。高。陵。用。漢。書。高。陵。西。省。時。翟。清。為。高。陵。令。恰。好

第二編 序錄之屬 六書故序

先人有言
此段自錄
學妙不露
張痕跡絕
司馬談之
令也

欲訂許氏
失亦猶司
談欲論著
文也
自是八句
太史公自
所謂小子
敏小子何
姑藏家塾
史公自序
侯君即太
君後世聖
君子

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性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以上皆仲達先人之言。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隳。爰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以上言六書故之成。

論次舊聞以志義方之訓。此法本之子長文之曲折。清挺亦有西京氣象。

先人永嘉戴氏在宋時為詩禮望族。按仲達之先人當是戴蒙也。蒙字養伯。後更名塾。紹熙（光宗年號）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於武夷。仲達之家格物窮至事物之理也。謂取數禮記取數六書契以代結。細學有自矣。

先敘真人之
孝慈文便嚴

之政書制有六。一象形。如日月之類。象人在一形體為之也。二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指事。如上下之類。象人在一形體為之也。四會意。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五轉注。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六諧聲。如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參伍相伍。音駢三參伍。以變長辭。觸類而長之。繫十年禮記內則十居宿於外。學書計註外傳。教學小學。謂文字為小學。漢時已由秦而下。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變為古文。古變為大篆。變為小篆。律有呂黃帝之所作也。盲篆變為隸。隸變為草。經五變而古意幾亡矣。律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音韻釋名。盲茫也。度丈尺許氏。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三十卷。悉隊古通。音韻。無所見也。度也。尺許氏。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三十卷。悉隊古通。互撫取輯。與集家塾。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

吳張高風圖序

詳見本篤

虞

集字伯生。元臨川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天性孝友。弘才博學。世萬稱。邵廡先生。累遷奎章閣學士。一時大典冊成。出其手。平生為文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

重有法

插入雨潦是
渲染法處與
上真妙掩
映寫得詭幻
續綿神理都
有畫意已含
以學士之子
傳語可知子
文從兒子上
非開筆也字
及真地作去
從家記留之
段得來石一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微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惟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以上言吳欲見張而張不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以上言張欲見吳而以

敘畫圖處祇
兩語以上二
段已將畫意
寫透也可悟
行文詳略之
法高下之不
可及在此
以孟子南華
陪襯妙在切
合是文之旁
敲側擊法

以子思孟子
構渠陪襯作
者自古身分
非浪費筆墨
也

主張為
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為圖以傳觀。而託僕敘其事如此。以上總言二人之圖及所以作
敘之
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
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
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
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
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
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
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以上
客難題
蘊畢宣

淡事濃敘情景逼真江上峯青遠神不盡

秦定元秦定帝年號吳公名澄字幼清元撫州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杜
生曾從之遊天寶宮麗正門張真人為漢張道陵之後世稱草廡先生伯
且為父執也張嗣成嗣堅白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戰
之按元史秦定時張嗣成嗣堅白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戰
為掌教伯生此篇當指此人堅白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戰
國時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

譽論語衛靈公篇如有所試矣有史館是時草廬方修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高門

縣寺也此易以寺字凡府廷所高門縣簿無寺也濼音老說文芒屬履履晉

刷臺笠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臺禍葛盤衣也才纔通國史院元宗

年陸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上馬石有上馬石也閩人掌守王宮中門

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其文直其事若翁唐韻古音古人讀若字為汝

者史記項羽本紀云吾翁即若翁麗正門元順天府為中都城方正六

三里所猶言三南華號為南華真人所著書改為真經橫渠傳宋史道學

橫渠先生

集古錄日序詳見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幼時得力於母教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

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自號六一居士集

物必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

能致之以上虛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

起筆挺特
有力不好
不能致之
句接法緊
四至

象犀虎豹至
數十百人十
六句語實而
厚兼有錯綜
之致

彼錯綜之筆
用嚴整之筆
用嚴整之筆
此筆法轉換
之妙
去人不遠至
句與上聚九
互相映發之
妙
又添一字句
法精細
力雖未足曲
筆一筆正補
一

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好之而皆有力。則物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不好而無。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為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序。而無時世之先後。蓋

起法嚴重

此意自他人
出之必作威
憤語氣此獨
渾灑流轉

推論文章政
理之盛衰是
文章開法

傳襄十古文倉頡所造籀篆即史籀大篆李斯增分謂八分書也隸自程邈以
九年注隸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顯與專

蘇氏文集序蘇舜欽字子美又號滄浪翁易簡之孫也少慷慨有大志尋舉進士好爲古文歌詩與梅堯俞齊名世稱蘇梅有文集十卷

歐陽修錄見集古目錄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傳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

古文始盛於今句爲下文伏案

蒼到子美是文章合法

收筆凝重

應上文古文始盛於今句

論贊子美處是結穴

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發揚子美之文章。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

結處惘然不盡

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美以上慨惜子

低昂頓折典則森然諸序中匠心之構

杜公號中為相封祁國公號清白宰相子美之外舅也唐太宗高祖次
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乘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梁陳隋也韓李愈
李元和唐憲宗酒食之過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
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為會請館中諸名勝而分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於是盡招兩軍妓女作樂爛飲作歌而王勝
之益柔句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王拱辰輩專探伺伊
闕才聞此句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城
中喧駭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
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
之語杜公亦罷相下坐除名為民永不敘赦免放也天聖年宋仁宗聲
有詩曰不及雞竿下時以詩賦詔書仁宗慶曆三年詔天下州縣立學行
偶謂聲律偶對之文所誇尚也詩賦詔書仁宗慶曆三年詔天下州縣立學行
才翁名舜元任氣節亦善詩名脩字伯長祥符一真宗年號一初
脩為之倡為一三大臣王拱辰欲傾范仲淹及杜衍乃
文學參軍為一三大臣王拱辰欲傾范仲淹及杜衍乃

第一編 序錄之屬 蘇氏文集序

第二編 書牘之屬

與人箋集用紙矣與入箋同輩相告者如張慮奉箋於劉琨是也有下告上者如柳

惲上箋於梁武帝是也有人告鬼神者如荀林宗投箋於河伯是也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盦又號羽琇山民清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進士爲

雄也官禮部主事有定盦全集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

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以上述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

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熹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

矣累矣。以上述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

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筭鑰之。百物爲我

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以上言古人文學

氣息純乎古人非寢饋周秦諸子不能驟臻斯境

考訂即考據也乾嘉以後學者趨於考據一途別立職志名曰漢學遠於

爲考訂家突
下詞章家突
爲詞章家突
下詞章家突
爲詞章家突
下詞章家突
爲詞章家突
下詞章家突
爲詞章家突
下詞章家突

居亭主至酬
應我曹十八
句無一句不
精悍讀此爲
之快然

使受者至外
不得直二句
沈鬱之中彌
見激昂之致

聖人之道以誣漢吻透也口治俊態也汪洋言深廣也韓愈之文汪洋鬱
人漢人不受也憲省作喜瑣小也筦鑰匙也禮月令慎管籥言渾渚
栗堅也冲夷安也憲省作喜瑣小也筦鑰匙也禮月令慎管籥言渾渚
法言聖人之圖存氣質沈作詰寓簡爲文當文儒後漢書列傳分文苑儒
辭渾渚若川圖存氣質沈作詰寓簡爲文當文儒後漢書列傳分文苑儒
皆習考訂者也文苑載邊讓禰衡等皆工文詞者也又晉書總文詞考訂
儒林傳序逮於孝武崇尚文儒文苑儒林亦得省作文儒也總文詞考訂
而一之也

與人箋
與中題曰

龔自珍見前與人箋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
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
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駸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義前後不相屬能勸說而
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否時流善忌人
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勦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
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

結語蒼勁入古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九四

死而謚。愍悼者。哉。以上言忌人及受忌者。

小小結構氣概亦復凌厲無前

名家史記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

官居亭主相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

願曰居停主人勿復言獷獷音礦獷惡之貌前秦燧亭守烽者也端端之貌

駢指會以第假準也駢獷獷音礦獷惡之貌前秦燧亭守烽者也端端之貌

駢駢幼疾也凡人物勦說取他人之說以為牢騷騷愁也驚馳也亦音務

妍黠妍黠子方言自關以西謂之好曰諛而懲惡禮檀弓死諛周道也勸善愍悼

與人箋集中題曰與人箋與

龔自珍見前與

吾子必改之學子必改之學子必改之學子必改之學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妻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嗟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為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以上受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

從吾子之行
至坦夷酣嬉
三句學孟子
句法

乃全吾愛。愛之道。全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為偽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以上引書經論語以告之

以上三箋第一首似與江子屏第二三首似與王仲瞿箋與洞關自成字宙者也

夷坦平也。酣嬉樂也。機械巧術。婁同屢煩數也。婁婁書婁舉。婁音嚮莊子。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註。闕音域門。無險易屯元亨利貞注。大有町畦。畔陸機演連珠目之察也。無滓音第澱也。東方畔有畔。而眈周天壤之際。無滓朔像贊澁而無滓。剛而無虐。二句見書經。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君子敬而無失。四句見論語。織夫織小也。細也。猶。佻人佻偷薄也。子。與方希原書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也。經如君爽及左傳鄭子家叔帖是皆。

戴

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清安徽休寧人乾隆乙未進士先生起自孤寒獨以文學受特達之知出入著作之庭晨夕討論靡間寒暑有東

集原

先從歧途二字虛籠起
古今學問以
下七句從歐
南公徐無燕
而歸序脫化
東原所謂理
義制數文章
即措抱所謂
義理考據詞
章

此正喻夾寫
法以根株榮瘁
以虛籠下文所
謂漢宋之得失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為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
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易入歧途。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
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堅
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為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
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
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上言馬班韓柳之文循本末之說。有一末
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
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為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
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
學問功深而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
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

復狂雖若一
意然一節深
此借喻作斷
法

再用復筆上
就馬班韓柳
言此就希原
言亦借喻作
此亦借喻作
斷法妙即前
意而推衍之
文情變化

未段意境絕
似韓公近人
為漢學者文
多允齊惟汪
容甫戴東原
獨工耳

收筆倚奧而
有味

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觀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為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縣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上言文之本。未榮瘁。則彼諸君子之為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以上言漢儒宋儒之得失。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為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為也。以上言己之近況。

古來文字善設譬喻莫古於書經說命篇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後來惟子瞻最以譬喻擅長即如戰國任俠論可見此書陳義甚高摘辭居要其難顯之情輒以譬喻明之皆巧於

構想亦入子瞻之閫闕矣

札爾雅釋器疏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中庸方歧途孔穎達文

義即宋儒義制數詰之學也子長漢司馬遷字子孟堅漢班固字孟堅退

之著韓愈字退之厚唐柳宗元字厚泰山在秦安縣城北五里

北海不相及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屬青州牛縣殊徐鉉曰此本縣挂

今俗加心別作懸無所取漢儒融玄皆是宋儒如周子二程子鄭

君汪君按漢學師承記東原汪時學方希原或即方矩也一作方根矩

動盪貌搖動況謂情會聲講官議問

復魯黎非書然非名仕驥又名九臯清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性嗜學儼

其文沖夷和易著有山木居士集

必君子傑士
方能爲古文
此古文之所
以有宗派也

會湘鄉曰陽
剛之美此天
地之義氣也
陰柔之仁氣
也又曰文仁
之美者約有
之曰雄剛之
美曰雌柔之
麗曰遠柔之
皆取遠柔之
說也如電如
如雲如雷如
如喜如悲如
用二十六喻

姚 鼐見第一編
李斯論

桐城姚鼐頓首。黎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竄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以上先敘相。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淸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

風馳雨驟 揮斥之致 難在機關 活音節鏗鏘 長短虛實相應也 樣字新穎而確切 又用野人孺子之聞樂一喻與前之二十六喻相應 姬傳之文亦近二公

通乎神明 四知字非極深 焉能得道得須窺得 者要須窺得 四字曰竊識曰妄 評說文之虛 懷若

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笙歌絃管之會耳。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以上之陰陽剛柔。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以上言文之至。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章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過人處。恨不識其人。耶君令甥皆美才。未

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
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以上言黎非之文並及梅崖聲光嗣光碩士諸君子

以歐曾之韻味兼韓柳之氣勢視梅崖答黎非書有此深美無此浩瀚也

程魚門名晉芳號賦園清安徽歙人著賦授中書擢周書昌山東歷城

謂文拙不存稿亦不著書自願言之如漢之揚雄司馬相臆度臆胸臆也此

剛如唐之韓愈柳宗元其文皆得於陽剛之美者也陰柔深美吞韻味

出之如漢之劉向匡衡宋之歐陽修杲音縞明也詩衛鏐黃金之馮音憑

淪爲淪漾水搖貌寥廓空虛也遠遊上溲音杲杲出日藐遠也切音暝音煖愀音

容色糅女救切音五音宮商角徵羽十二律前漢律曆志律有十二陽六

變也糅雜也會公會鞏廉肉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識此識字音

也歐陽修也會公會鞏廉肉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識此識字音

記梅崖見第二編耶君黎非生四子肇光拔貢生嗣光壬令甥爲陳用光

碩士也黎非門著其學授之舟文集且使

與翁止園書望溪曰以止園之清介而鄉人每反其事以相謗傷流言已

方苞見第一編原過

從題前說起是大家意境

信其無有即信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之意
信之意
時蘇公為媒
嬖望溪蓋深
怪而隱痛之

遘禍以下云云至誠之言可以動物

先說到自己身上方入止

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道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為不稱。故敢暴其愚心。以上先敘致書之由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母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以上言止園與親戚生隙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為媿嬖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為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為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為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閒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以上言士君子之行身倍宜加慎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

園此儒行微
辨之法
於前所聞結
束前篇於
後所陳結
後半篇章法
極密

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為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忤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規過之義。以上言勸善。

宅心之厚與人之忠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

吾子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秦穆公。遘禍連被。遺下江寧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時稱去聲。暴此暴字音。錐刀。左傳昭六年。錐刀之末。將隙。此四十四歲也。稱副也。暴。僕露也。錐刀。盡爭之。註錐刀。未喻小事。隙。此字作怨。噴。至也。噴。有頰言。蘇子有言。見蘇軾上。媿。音薛。前漢五行志。夫孺音獨。周語。陳侯棄其伉儷。而徐詒孫。京師。即與詒孫善。其才足以立事。而淫於夏氏。不亦賸姓矣乎。徐詒孫。名念祖。清。安徽青陽人。辛未。望溪至。於仕進。泊如也。望溪有徐詒孫。哀辭。而於叔孫豹事。見左傳。昭四年。初。魯叔孫宿焉。後婦人生子曰牛。豹召而見之。遂使庚宗。魯地。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叔向。事見昭二十八年。晉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即夏姬之女。所嚮猶言意向。莊子。其母以夏姬淫亂。不可娶。既而生子曰伯石。卒滅宗。所嚮猶言意向。莊子。可得忤度也。詩小雅。他人布此布字作也。忤。有心于忤度之。陳字解。

與友人論學書
亭林歌介絕俗。目擊明季心學流弊。故言之彌復切實。此書當作於關中也。

第三編 書牘之屬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清江蘇崑山人明亡後遊母夫人遺命無事二姓先生雙瞳子於書無所不窺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每出遊必載書隨後下居華陰有亭林全集

百餘年來至不得其解三句說盡通篇主意領起下文
歷引聖賢之言確有所見與文士大別

今之君子至直接心傳十之九皆心學之流弊妙有筆態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以上言學者空言性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以上舉孔子顏

享林剛介之節得諸孟子者尤多故有味其言之也

彼時講學諸君子多如君高顯諸公乃是高顯諸公乃起而救之教尚名節與力挽狂瀾與同林所見略同愚所謂一原道用昌黎法收束

嗚呼一接文氣愈厲

子夏之言 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以砭學者。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以上舉孟子之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

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以上總束全篇

亭林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故能於學者下手工夫。親切指示。議論正

大文筆淵懿卓然。明道救世之文。

比此比字音往來南北亭林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有詩云。舊識中官及

孝陵長吾上聲論語先進篇子曰以問道於盲見蘇子瞻日喻。盲音言心言

性如龍溪何心隱即梁汝元一派遂非復名教之所能羈絡矣命

與仁子見論語性與天道治見論語公行已有恥子見論語好古敏求見論語危

微精一惟微惟精惟心允執厥中允執其中三句堯曰篤下學上達見論

問博我以文子見論語明善博學見中庸第二十章博學二句見論語多學一貫見

語衛靈公祧音挑遷東魯謂孔二帝謂堯萬章孟子公孫丑齊人孟陳代

孟子陳臻孟子周霄魏彭更孟子千駟一介萬章孟子恥之於人句謂恥者

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萬物皆備句謂大則君臣父子小則

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反身而誠見孟子起予謂起發我之志意也論語

內也見孟子盡心篇反身而誠見孟子起予謂起發我之志意也論語

也論語

主骨主氣二語已盡行文之旨

此以秦華譬

此以江海譬

此以用兵譬

與任王谷論文書王谷名元祥清江蘇宜興人諸生神采認誤橫視一世與朝宗文字論交獨傾心下之

侯方域字朝宗清河南商邱人性豪邁多大略發憤為古文辭信韓歐學於舉世不為之日慷慨悲歌推倒一世有壯悔堂集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以上言頗聞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風危嶺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規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峨於中流也以上言秦漢八家之文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

又以無篋無翼一譬

其言固是然
閒漫纖碎處
過多易落禪
官窠白便成
衰節齊一史
記不善學即
朝宗亦間有
過碎處
此以虹隼譬

此以春花譬

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以上言六朝之文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以上言王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化。轉更夭矯。足下以為何如。以上言行文之旨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如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買君開宗。徐君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買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

也。自上朝宗
自言已文

皆自寫得力處所謂披裘覺煖握冰知寒取姬傳復絜非書比而觀之可
悟行文之訣矣

六經孔子治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老聃著書上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
五千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左傳既著
餘言韓老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左傳既著
春秋而左邱國策不知何人所作其文章之美在乙國語明史馬遷記司
明受經作傳國策部中自左史外鮮有能及之者
漢前漢書班固撰後八家歐陽三蘇會王為八大家柳泰山謂泰華謂華嵐
漢書范蔚宗撰後八家歐陽三蘇會王為八大家柳泰山謂泰華謂華嵐
山氣蒸騰登去聲登蹶也。明文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毅擬班固進而擬
潤也。蒸登之聲也。蹶失脚。明文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毅擬班固進而擬
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為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字獻吉明慶陽人
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李夢陽字獻吉明慶陽人
一十才子之一以進士官至鳳凰中。嗟峨岳嵯峨而連岡六朝如宋
江西提學副使著有空同集。鳳凰音懼海中。嗟峨岳嵯峨而連岡六朝如宋
纖巧梁陳之刻飾崇選體文選一書出於梁昭明所集自賦騷銜枚杖狀
尚駢體其氣索然矣。選體文選一書出於梁昭明所集自賦騷銜枚杖狀
口橫街之纒結筏音伐海中。大船編。杜周漢南陽人。為廷尉延年輩皆至
於項以止語也。筏音伐海中。大船編。杜周漢南陽人。為廷尉延年輩皆至
大官累葉尊顯。張湯。漢杜陵人為廷尉。用法深刻。入酷吏傳。凡翻縷委
與西漢相終始。張湯。漢杜陵人為廷尉。用法深刻。入酷吏傳。凡翻縷委

第三編 書牘之屬 與任王谷論文書

也。左思吳都賦。嗟難。吳伯喬字謹伯。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賈開宗。字得而醜。縷。觀音驛。子。商邱人也。與朝宗為忘形。徐作肅字恭士。商邱人也。之友。又自稱為野鹿居士。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癸未為明崇禎十六年也。阮大鍼。號圓海。懷寧人。以蜚語中朝宗。朝宗避於宜興。本傳謂有與

光祿書。即此書也。大鍼得書。怒。日夜謀殺之。及大鍼得志。大興黨人之獄。朝宗走依高傑。得免。

侯方域見前。與任王。見前。與任王。

其後至不必
僕言三句黃
光祿而不明
言愈含蓄愈
刻擊

語不及執事
句冷酷刺骨

用一棋筆小
雜談諧矣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為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為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余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諷。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

亦過矣句作
忽一至小庶
稍漸乎十七
句插寫小人
伎倆如禹鼎
象物温厚燭
怪

歛容謝之至
無益光祿九
句婉而切足
見言語之妙

合怒不已至
無所逃罪二
句揭出大鐵
報復陰險之
心已伏欲置
之族滅而後
快句
與左有舊句
激昂磊落句
何文織之深
句頓宕有致
豈為晚乎十

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以上言阮氏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為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為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積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以上言阮氏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屬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滅族。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而僕豈有是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以上言阮氏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

七句寬一步
意緊一筆
筆筆盡
是文家妙

萬一得志至
酬其宿所不
快三句可謂
先見下士句
使天下士句
應上婉折

儻。一。日。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
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
見。天。下。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
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
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
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
而。義。婉。也。以上深賈阮氏

朝宗此書幾瀕於危妙以曲折之筆寫婉切之思斯真絕唱

僕自謙父行於父爲輩行也神宗八年號曰萬曆大人漢人稱父曰大人
部尙書朝宗爲恂之第三子也相得甚歡阮大鍼僉壬凶險願少有俊
憶其故阮大鍼爲魏忠賢乾兒明思宗鑄天啟四年魏忠賢與東林
方七彌日彌終也猶求友金陵崇禎十二年朝宗應南京試交書
歲也崇禎十一年成勇官御方孔炤楊嗣昌劾奏下獄刺名於奏
雪戒成勇史崇禎十一年成勇官御方孔炤楊嗣昌劾奏下獄刺名於奏
途

撇開才德轉入不爭之病

曰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王將軍阮大鉞既為清議所斥，宜與陳貞慧、貴池、吳應、刺、方、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與、朝、宗、游、有、李、姬、者、名、香、俠、而、實、酒、賈、晉、世、之、勸、朝、宗、絕、之、朝、宗、稱、善、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賈、酒、賈、晉、世、記、高、祖、紀、嘗、從、阮、光、祿、卿、故、曰、阮、光、祿、陳、定、生、名、貞、慧、與、人、吳、次、尾、名、應、箕、滿、王、媼、武、負、貫、酒、阮、光、祿、卿、故、曰、阮、光、祿、陳、定、生、名、貞、慧、與、人、吳、次、尾、名、應、箕、滿、音、煎、手、楊、文、聰、字、龍、友、左、將、軍、鎮、荆、襄、是、時、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欲、趨、辭、也、

金陵旋封良玉子與有舊邱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熊尚書熊明遇為寧南侯也

報劉一丈書

是時嚴嵩及其子世蕃僭攬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謔百累遷兵部尚書左兵抵江州且夕至明遇請朝宗往說之朝宗乃即署中為書以付明遇馳致之良玉良玉旋得書而止

宗

卷十五

臣字子相明與化人嘉靖一號七才子官至提學副使有宗子相集

是一篇持論
之根
託上生下法

又不敢不來
句曲一筆刻
畫盡致曰處
韓昌黎曰處
穢汚而心不
此曰客心恥
之非真能恥
其也種正以
耳是種種難
法是加倍受
又得所贈金
句是文之著
眼處以見前
所袖上金未
怒欲為此也
主者曰進至
十五六揖始
禮主法用寫
者絕妙見故

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為下文發議張本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上言伺候奔走之態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

彼之早已心
 領也
 伯郎曰欲得
 卿曹拜耳與
 此大喜正同
 寫馬上語神
 情通官
 上相字句
 應前作結冷
 絕是撇上起
 下法是撇上
 一刺句應上
 持耳閉目躍
 馬疾走與前
 袖金立厥者
 不同
 結者自見身
 分處

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願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以上言氣節之宜重。

敘上下相孚處故意描摩可謂窮形盡相未結出正論有峯迴路轉之奇

滴滴歸源之妙

長者此長字音掌齒饋遺饋音匱以物與人也與餽同遺去聲投贈也。稱此稱字去聲語此語字去聲告門者如公羊無人門焉者是刺音此書姓名於廐音救馬盥音貫深手也以音節理亡此亡字與無字同古李斯又變林為四點之亡匍匐匍伏地也壽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壽歲時伏臘楊惲報孫會宗書田褊衷褊急也衷方寸所壽

答劉主簿書

古人答書筆筆與來書針對觀於吳質答曹丕

陸

游字務觀號放翁宋山陰人才氣超逸平生善詞章語典故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皆有建白

封渭南伯有渭南文集

卒幾二十至
何如也十
四句謙抑處
正其自寫心
得處

是與言古學
可與言起語
特提出此書
下文此法稱
將主簿照此
諸公之一德
法本之楊德
祖吳季重

某才質愚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為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以上言遭罹多故。又無師友於古學。不敢自信。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為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賞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為非。則不可。以上極贊主簿文學之美。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文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尙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為畦畛。甚狹。已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為不足學。排

抵窮經詆博學南宋之風氣如是

務觀詩集中每起從戎之與此處忽拈出耕戰二字知不欲僅以文學名世也足下之所已得至惟所決探九旬生平交遊都歸味剛絕業故味長應上文前輩文法周匝

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註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為君子。嗚呼陋哉。以上言士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賅衆長。要為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血力。彫頓齒髮而為之。豈可易哉。以上言今之士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停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沈痼。豈細事哉。屬兩目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以上言交換知識

說情事真實可味有次第有變化是書記佳境

避兵放翁詩有云避胡猶記建炎年。又云生長兵間。此中字音老太平。蓋宋高宗南渡時。放翁纔十餘歲耳。中此中字音諸公如曾蘇王中原喪亂行而中原從此陸沈矣。北畦音攜說文田音軫說文

之所收形句作
 一收東矣句
 十九年矣句
 用開宕之筆
 求天下奇聞
 壯觀是下
 四段綱領提
 聖有力領提
 秦漢故都至
 句俱是麗上
 天下一應上
 數百里三句
 與實士大夫
 遊句與遊者
 居所與遊者
 二句
 轉到太尉妙
 無痕跡此真
 氣以激發志
 足矣是暗應
 上文法至雖
 人之學法雖
 又用開宕之
 筆何為三句
 將終南嵩華
 黃河歐陽公
 重說束信
 勢折下何等

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壯觀為養氣之資過秦漢之故
 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
 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
 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
 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以上言奇聞壯觀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
 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上
言奇聞壯觀之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
未得者是主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
 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言上
見之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
 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

第三編 書牘之屬 上樞密韓太尉書

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以上自明求教之意非為求祿而來

子由之意固欲求見太尉前後卻均言為文用意一層進一層無非擡高太尉以太尉為宋第一流人物非是不足以形容之文勢亦極雄偉深得

行氣之妙雖極誇人自寫身分亦不凡也

浩然之氣句見孟子公孫丑章太史公漢司馬遷官太史公自序周覽四海句二十而南遊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十九年十

之郡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屋因鄱彭城過梁楚以歸終南山

九舉進士與汨沒汨沒音骨避暑錄今人言故都秦漢建都故地為終南山

城南五十里安縣嵩山名在河南華山名在陝西華黃河長七千二百里歐

陽公嘉祐元年歐陽冠此冠字去聲為方叔召虎皆周宣王時人方叔將

帥師伐淮待選子由少年不願仕歸以待選聞

答劉蒙書蒙字子明宋渤海人恥為詞賦不肯舉進士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

甚乘朋友誅其行號曰正思先生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宗時遷為翰

筆力從孟子及國策得來觀字應上壯奇聞蓋大觀而無憾句將上齊收拾真有千鈞之力樂字應篇首好字益治其文應篇首養氣為文收句著一又歐陽公在

引伯松文淵
成語妙於情
事切合爲下
文伏案

千銖之實
人之先插
兩喻而下
之氣息已透矣

期待之厚至

爲真宰相。哲宗立。拜左僕射。兩宮虛已。以聽。遂夏使必開。光起居及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有傳家集八十卷。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以上言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太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夔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以上言劉蒙之相顧。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以上來

駁且疑三句

總提作柱下

文分疏自柳

子厚賀王進

胎來火書脫

承寫期待之

厚

此即孟子親

親仁民之意

所由異於墨

子之學也

應上婢婢

承寫不相知

之深

承寫不相知

應上陳孟公

杜季良

承寫駭

語中 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

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以上言期 光雖竊託

迹於待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

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

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

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

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

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以上言不 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

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以上 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噉菽

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

能無疑乎。以上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

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

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

不取錙銖則
不受覬覦金
之可知溫公
處高於昌黎
尤不可之大
句是斬絕語

即以退之語
作收如自己
住法又是一種

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
也。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
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
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以上又摘
來書中語
而加以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
辨駁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囊而
歸。足下亮之而已。以上言不
克承命

摹仿子厚閒架更加充拓直吐胸臆殊有光明俊偉之象

張伯松五句伯松名棟孟公名遵漢哀帝之時俱著名字爲後進冠孟公嘗語伯松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
自恣淫滎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願不優耶伯松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三
句文淵名援漢扶風茂陵人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遠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
之重致之願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重之願汝曹效也按季良名保伯高名述
父喪均京人齷齪局歷京師今河南省會益音逸千溢二十四兩也通作盜荀子儒效
兆人齷齪局京師今河南省會益音逸千溢二十四兩也通作盜荀子儒效

第三編 書牘之屬 答劉蒙書

寶也。訖竟直傳。食糶羹何不還他。價值也。王鬻音育。五十萬本位。五十萬
 指錢昇音比。抵也。擧桂炊玉也。擧音竄。竄也。炊音吹。擧音廟。米不精也。又
 數言昇與也。抵也。擧桂炊玉也。桂言薪。玉言米也。擧音廟。米不精也。又
 同。裁與總通。受其厚謝二句。退之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
 帶觀於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義侯碑。志隨表阡。一字之價。輦馬並白玉。則
 所得潤筆。誠可謂厚矣。又唐書劉義傳。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山所
 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此結髮儀禮。士冠禮。將冠者采衣。錙銖。古人言較
 又散之親舊之一證矣。結髮儀禮。士冠禮。將冠者采衣。錙銖。古人言較
 輕微也。按說文。黍為黍。十黍為兩。微生高句也。微生姓。高名。魯人。醜。文
 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微生高句也。微生姓。高名。魯人。醜。文
 章五句。均韓退之語。見亮與諒。

第四編 傳志之屬

蕭孝子祠堂碑文。詳見本籍。○碑者乃葬祭之際。所植一大木耳。後人易之以
 來。碑碣。一方者曰碑。圓者曰碣。一雲起如蔡。

邕孔融。最工碑文。初學記曰。碑以悲往事也。
 姚 肅見斯論。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割脅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
 愈而孝子死。居及孝子之名。里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禮行危殆。為孝是固然。

此段間以議
論用史記伯

夷屈原傳法

寫虞氏處而
孝子之行愈
見在彼者此
有文在此而
意在妙者此
深得其妙又
反矣六句自
別生論總
以孝子論
荷割肝一事
故用旁觀虛
寫非獨體異
史傳也伯嗜
銘詞似伯嗜

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為。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為。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為。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為。善。亦。若。小。人。之。為。不。善。也。發。於。至。情。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去。常。解。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以上言孝子感動其妻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以上敘孝子祠墓並補。敘。其。時。代。桐。城。姚。鼎。為。銘。之。曰。親。吟。於。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瓦。罌。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徇。名。德。衰。恩。薄。以。忍。為。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言簡義正可以闡幽可以勵俗須看其下筆不苟處

第四編 傳志之屬 蕭孝子祠堂碑文

一二五

曠音擴曠切。江都屬江蘇省。割音奎割也。刺也。紂在位三十二祀。暴虐無道。武微

子三句子微箕二國名。父事見論語。微子篇。武王三句武王已平殷亂。天

齊恥之後。卒餓死。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求仁二句見論語。衰此衰字音

服也。禮喪服小記。經音羹。麻在首。在要。皆康熙清聖祖。梅花嶺在揚州。明

斬衰括髮。以麻。經曰。經所以表哀成也。康熙清聖祖。梅花嶺在揚州。明

此。於朱使君謂朱孝純。吟呻苦貌。蹶然蹶音蹶。禮孔子問居。子夏蹶

裂也。指到九鼎此譬其母。瓦罍此譬孝子。徠來古文。

羅臺山逸事詳見本篇。○逸與軼通。史記管晏傳。贊論其軼事。大抵

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清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為翁

羅臺山有高人。嘗察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

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以上敘臺山奇氣。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

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

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遊。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沈。墜處石

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以上敘臺山。舟子竊窺視。

從史紀荆卿
好讀書擊劍
得來

如百萬金寶
至囊以縑帛
三句是著眼
處道篤文字

皆從此生出

烏乎可三字
為下文翁無
罪也句伏案
還就枕三字
寫出臺山之
鎮定是急脈
緩受法
喜字直下
文哀呼二字
是反映法
寓明三法
見翁之不在
其細見文
心之細見
舉刀之故
驚人之筆
驚人之筆
如酣臥狀
句寫其計
井井不驚
色在不至
余在此拾
刀擬項八
寫得有斬
色殊有斬

以為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為翁子。一為傭者。二子及傭者。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以上破舟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日享神介福。願以餞餘為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鵠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傾杯大嚼。瓮幾罄。偽醉據榻滅燭寢。以上敘臺山偽醉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為之。如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以上敘臺山舉勇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踞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

發何衆從極口妙被戲句占前
洩一唯容自中均應二姑百之知
殆生唯唯然說從層偽與萬句應
盡謀十刀出臺枕不醉爾金無種
儼三至故山句洩捲費實金而

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既。不敢有貳。以上敘舟命

筆法得自龍門雅潔無倫不落袁簡齋一派

江右金人故曰江西。拳勇骨秀出於衆者。則告有司。彝鼎也。權律器也。奇章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列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按牛僧孺南宮稱南宮好蓄奇石。癖好石良。是一癖。蜀省曰蜀。川瞿封奇章郡公。南宮稱南宮好蓄奇石。癖好石良。是一癖。蜀省曰蜀。川瞿塘。寰宇記。瞿塘在夔州東一里。連崖灩澦。寰宇記。灩澦堆。周圍二十里。相對山川。考峨眉一山。在嘉州縣東南二十里。兩劍閣。水經注。小劍。戍北山。絕險。飛閣相通。比孟子比其反也。縑。音兼。即今抄。音抄。手傭。猶言雇。故謂之劍閣也。比孟子比其反也。縑。音兼。即今抄。音抄。手傭。猶言雇。蕙。音衆。畏屬。注也。餞。音俊。祭畢食。鴛。音沈。毒鳥。食蛇。其去聲。馨。此馨字。作炬。火炬。晃晃。光明。斫。音灼。中。著其中。曰中。拽。同。拖。點。金。答。洪。堅。盡字解。

哈生爲何人
 作者心知之
 而不明言之
 愈見其妙之
 釋哈生處是
 夾注法從史
 記屈原賈生
 傳離騷者猶
 離憂也句得
 從哈生出石
 芝接法入神
 霖雨句是渣
 染法從史記
 項羽本紀天

石哈生宋石芝傳詳見本篤○傳去聲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其紀載之公者自
文書如靈丹一 點鐵成金也踞小踞 季指儀禮少年饋食禮挂
粒點鐵成金也 踞小踞 季指儀禮少年饋食禮挂

館之所
 未及也

彭端淑號樂齋清四川丹稜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濳無好也獨肆力爲古
 文辭其詩質實厚重不爲靈悅之習文亦如之官肇羅道有白鶴

集堂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
 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
 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
 也以上敘 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遊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
 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
 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軍張勇助之
 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既至旗軍見之舞掌笑曰是
 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

第四編 傳志之屬 石哈生宋石芝傳

一一九

寒大雨旬得來

賊所恃至平
賊第一勳二
十四句熟於
地勢參以敵
情言之左腐
全從官史得
史得來

第用悉如計
三字少以開
文已備言之
文可悟行文
也略之法
又從石芝出
哈生妙極吞
吐之致極之
二人故國之
感於其大哭
見之迎陵之

謀。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溪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溪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敵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溪。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以上敘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以上敘石芝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某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坐。僻地跌坐。對飲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輿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

敘石汀子壺
 夫之傳一壺
 先生皆用此
 法大驚駭至
 衆大會駭十
 一從史記大
 信陵君傳一
 會資客一段
 得來其爲
 卒莫測其爲
 何人句用一
 復策無限低
 收感悠然不
 盡
 哈生爲故明
 宗室子至論
 贊中乃微露
 之是點睛法

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革冠草屨，褐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傍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盃豪飲，傍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交情之密，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以上敘二人，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以上敘石芝之隱。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敘二人處忽插忽散，忽合極牽引縈回之妙，此法本之子長。

秦今稱陝西蜀今稱四川扛鼎史記項羽本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西安屬陝西富平屬陝西

滇今稱雲南吳三桂三桂吳襄之子也明封平西伯後降清封平西王專制滇中十餘年散財結士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

循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清聖祖十二年七月疏請撤兵聖祖特允其請徙藩三海關外命下愕然三桂即與其黨聚謀陰勒土馬禁過郵傳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商善藩記作尙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年蓋髮易衣冠旗幟皆白班第按勘定三善上命貝勒尙善為貝勒自清太祖肇基即曰國語定班第按勘定三安遠靖寇大將軍張勇督張勇不附三桂清以爲靖逆將軍旗軍即八旗第其不同歟或譯張勇陝西威寧人也隴右相繼失惟甘肅提旗軍兵也音之冠士道服之道士服諜反間也中問道前漢高帝紀註問空也諸藩王黃冠之冠道服之道士服諜反間也中問道前漢高帝紀註問空也諸藩王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大音膺也劇談漢書揚雄傳口時謂之後三藩相繼謀變旋就削平大音膺也劇談漢書揚雄傳口帳也軍旅無常居虛左此指席中之位言尙左故虛左也史記信華山故以帳幕言之虛左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華山

廖氏傳

詳見本籍
彭端淑見石叻生
宋石芝傳

傲獸賊變四字是史筆

荆棘叢生至以草爲衣六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皇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以上敘廖遲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宅池邊種

句此等事實頗不易敘妙在簡潔無贅詞

歸訪舊里至

一斬竹伐木十

寒鴉無非慘淡之色抵得一

此段從陶潛桃花源記得來

結處有照應

穀續之。以草爲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以上敘廖氏不知成勳消息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某。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滿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以上敘成勳歸訪舊里數日。望其宅頽欹尙存。大樹如圍。自屋中出。微煙出沒。異之。固不計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忽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奮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視。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容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妾夫耶。妾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禱。與妾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意者。卽解衣擲樓上。須臾。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勳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人。偕至鄰家。以上敘成勳歸里後復與廖氏相見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以上敘成勳入黔挈妻子

第四編 傳志之屬 廖氏傳

曰天幸曰不可測極詠歎以致楊氏作陪史點超生委亦法家寄傳之

老死母亦有天幸歟。向使迫於勢。一死無餘。世必無有知者。事固有奇異不可測。若此耶。余丹縣南竹林寺楊氏女。與母同居。事母孝。母死。不字。入山採黃精食之。體輕能飛。往來樹間。父老猶及見之。後莫知所終。其事固與廖氏類歟。

自范氏創列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爲之。率以奇特相勝。苟以新耳目而止。如此篇雖亦奇特。而皆至庸至難之道。得樂齋以表章之。廖氏爲不

死矣。尤妙在不下斷語。只以援引作斷。風格絕高。真得史漢三昧者也。

蜀石芝傳注。江津屬四川省。舊獻賊之。明末流寇張獻忠入蜀。破重慶屠

都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民。遲此遲字音黔。今稱貴州。倩暫雇使令

九十八萬。又遣使分屠各州縣。遲待也。黔省曰黔。倩亦曰倩。使令

禽答字。禪音昆。合襍。齧音黎。瑩音瓊。單音也。丹稜也。丹黃精。博物志。太陽之草。名

奇奴傳詳見本籍。馮景字山公。號少渠。清浙江錢塘人。國子監生。爲邵子湘高弟。年十七

以古文名者。有解春詩文集。禮浦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踞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

點清家奴所
以諷刺有位
者至矣
此段言外亦
含諷刺以起
第三段

用史記陳涉
世家語如自
已出
此段應第二
段此敘事必
當補者插入
問答中便無
痕跡

此段一筆一
轉立言得體
惋惜處正是
諷刺處

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以上敘事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以上敘監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以上敘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已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以上少渠評論

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昔人所慨而至奴欲言之。則尤可慨矣。然奴非言事者。齋夫利口張釋之。以爲未可矣。況奴耶。少渠此篇惋惜中含有諷刺度。

奴之所言亦必有可采也

甲子秋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也時短後張協七命與臺蹠也小蹠輦御輦

若也汝比部刑部取校勘亭而也杖打自六十至一百為五等流封事

後執付所可按律衝突儀仗妄伍伯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烏喇音喇

行奏發近邊充軍故曰流也伍伯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烏喇音喇

揀為流人安蓋之裸音卯赤臺省唐書百官志官司創音瘡

地即寧古塔也裸音卯赤臺省唐書百官志官司創音瘡

一壺先生傳一壺先生蓋

戴名世靈泉稿序方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

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

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以上敘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

其家問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

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

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

踪跡不可知
為後文伏脈
此傳全用虛
寫之法只飲
酒是其實事
所點染而為
一篇流涕為
歔歔流涕為
伏脈
曰非常人曰

敬事之不必
 點明令人得
 之於言外此
 筆山行光景
 歷如繪是景
 極意傳神之
 筆來爲先生
 此局特點出
 年分鄭重有
 法得悽壯妙
 收餘韻一波三
 贊語無限低徊
 折無七十所
 點明其爲遺
 老也

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以上敘先生生。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恹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闌數日。竟自縊也。以上敘先生往來。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當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禍夫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遺事。此傳全用虛寫之法。贊中以補鍋匠

雪菴和尚擬之。則虛者實矣。其文筆之妙。真不愧良史之才。

何許陶潛五柳先生傳先角巾晉書羊祜傳祜與從弟琇書曰登州府

東萊萊州府也勞山句東一勞山在勞山歔歔歔歔者悲泣

古文辭奇字
又應上文

又後其命英
氣索然

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祕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為預己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為七負才不得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為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遺其僕寄予時來蕃在坐共詠之蕃愀然曰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為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塘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為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歎曰嗟乎人生有命胡為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以上雜敘軼事

史家體例紀傳之後有贊然史記有不用贊者如伯夷孟荀貨殖等傳是也漢書亦有不用贊者如循吏傳是也西河此傳不用贊是其有意擬史漢處通傳不下斷語令讀者自思之筆力超絕至其運氣行機之妙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

邑人西河蘄山人與沈崇禎明懷宗年號在位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城已懷宗十七年同縣故曰邑人浙上軍清順治二年六月孫嘉績熊汝霖肅樂張煌言張國

史記伯夷列傳開首以許由下隨務光太伯作陪客起此傳都是空

號西永興晉有永興縣今之 陵軍永興浙江蕭山縣也 之 柢柢按前漢禮樂志民人抵冒注抵柢也 流

林地名鍵鑲器 十三經古者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其後有稱七經者

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 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孝經論語也 有稱六

經者易書詩禮春秋 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是也 有稱十二經者六

秋左氏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孟子爾雅是也諸子如老子墨子管子晏子

子韓非子淮南蔡五十一用杜子美高三十五元 毛姓即西河先生蓋包

二先生包乘遊時山賊起西河竄身芝塘地名 搯音厄拊音撫也 鮮此鮮字

也骼骼音格多骨 錢塘縣名屬浙江省今 期月謂周一歲之候靈素有三

皆言切脈也戊子清順治尺寸有寸關尺三部也 劇戲也 愀然愀音變貌

邵山人潛夫傳詳見本篇

陳維崧見第二編石汀子詩序

林山人古度邵山人潛年皆八十餘皆六十年前詩人余皆見之先朝神宗御
字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南中為陪京重地人士僑寓者尤多
李本寧曹能始徐子卿諸先生先後官於南能詩歌喜賓客爭招致天下士

中作勢極文
章離合之妙
起首點明神
宗絕有慨想
深情

則字娟娟用
史記字法極
述林之言極
力反振筆氣
內轉用筆如
天馬行空神
龍戲海

林之言用實
寫法邵之言
用虛寫法極
文章夾互之
妙太息曰泣
下為下文伏
案

之通輕俠負才氣者爭歸之如潘景升王百穀梅子馬王太古陸無從柳陳父
冒伯慶諸君日日樛捕貼屣之會積錢隱人自諸王孫細侯都尉以下擁篲迎
道左爭結驩諸君惟恐不得當諸君夜則衽服而宿北里鳴珂巷中今所傳南
中倡樓社諸君是也兩山人年少時則已竊從諸君游矣林山人之言曰往者
東南倭寇之亂威大將軍繼光擁重兵開府海上一日置酒城樓大會客酒半
大將軍慷慨大言曰今者一孝廉將之燕一將軍將之秦諸先生有能為文以
送之者文成當出千金及他物為先生壽坐客遂巡莫敢應先府君初文先生
年甚少適在末座援筆立成數萬言大將軍讀之且讀且拜立獻黃金二十鎰
白金二百鎰貂襜褕十名馬二他璫瑁火齊珊瑚明珠悉稱是當是時城頭白
月如晝一軍驩呼余每聞其言輒太息而邵山人亦常雜述先朝盛事往往至
泣下陪起以上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邵於州為著姓先世有官廷評者
居及其先世山人生即聰敏異常兒願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
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間操筆為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

日誌其日大項
 喜從本史記
 一段得來書
 史記有以列
 字爲一軍者
 如李將軍列
 傳之遠軍傳
 字清積列傳
 之薄字皆以
 此字爲一用
 一字爲古法
 漢書字法亦
 也字搖曳亦
 用史記字法
 既無婦句去
 上文婦既去
 句給之曰立
 曰給之曰立
 性皆應上治
 生又不善治
 著此一段頗
 合全傳生色
 先著一曰觀
 察而下一曰
 卿與民長孺
 自然伏線

實貧。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僅僅拾橡。剝薦以自給。性下急。與人語稍牴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間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里兒既多。警警山人。山人亦不樂居里中。以上居里中雜事則跳而客游。居南中。爲李本寧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穉登。談詩。一晝夜也。居無何。山人念客久。鬱鬱不得志。間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且蕩析。久則轉徙於阜之委巷中。而是時山人亦已老矣。以上久客思歸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媪。給舖食。室中止度數十卷書。門無牡。戶無屨屨。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累數千金。貸諸胃脯瀝削家。息子母錢以餬口。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常饋以金。一夕爲小偷跽篋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以上不善治生產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所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籀篆。善李潮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著書數十萬言。多爲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詩則冒觀察爲。錄之粵中。以上著述書法觀察與

以林山人起
以林山人結
文律之細如
此自願姓名
袁宏斐子野
法毅中舉其
論毅生委亦
點毅生委亦
史記法也

范靈卿於山人里中。最相知深也。山人病且死。而給其醫藥者。觀察之子巢民先生。死之日。經紀其後事。則長孺黃先生之力居多。先是山人患滯下。踰一歲矣。一日語陳生曰。嗟乎。足下僕已矣。顧千秋萬歲後。誰知有邵山人者。余悲其意。心許為立傳。而未以告也。乃今而山人竟死矣。山人死而林山人尚與其子居。漂水之乳山。尚健飯。而林尚在。

陳維崧曰。山人八十時。維崧適居東臯。為文以壽山人。多序其生平軼事。傳故不載。或曰。山人性下急。善罵。維崧居東臯。七八載。山人每過。維崧輒溫語。竟日。山人早過。而維崧尚臥未起也。則坐待日旡耳。然則謂山人善罵人。豈信然哉。生見國家太平之盛。以一布衣為諸侯上客者。垂六十年。老而癯。獨以死。悲夫。

迎陵之文以氣為主。又有真性情流露於其間。此其所長也。此傳敘懷傷。往以風流跌宕之筆出之。斯真寢饋腐史而得其神髓者。

林古度即錢牧齋集中所稱林茂之者是。福清人。明之遺民也。自稱乳山道人。士會攜萬曆（明神宗年號）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之詩。屬王阮亭論定。清新婉。神宗名翊鈞。穆陪京。明人稱金僑。寓曰僑居。六朝。綽有六朝初唐之風。神宗名翊鈞。穆陪京。明人稱金僑。寓曰僑居。六朝。綽有六朝初唐之風。

衛李本寧明雲社人詞林宿素也邵山人每追述生曹能始名學俊明侯
 未進士迴翔棘寺游冥治城賓朋徐子卿詞一作徐子仁以輕俠傳少時通
 過從名勝延眺此金陵之極盛也徐子卿詞一作徐子仁以輕俠傳少時通
 輕俠借潘景升名子恆明王百穀名稱登明長洲人以布衣梅子馬名蕃
 客報仇潘景升名子恆明王百穀名稱登明長洲人以布衣梅子馬名蕃
 宣城王太古一作盛太陸無從江都人柳陳父明布冒伯慶如阜人嵩少
 樗蒲賭具也晉書陶侃傳貼履註履與履同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貼謂
 輕蹻猶漢言四都尉績文獻通考明駙馬都尉位在伯上凡尙擁篲
 之也細侯姓小侯也都尉績文獻通考明駙馬都尉位在伯上凡尙擁篲
 傳如燕昭王擁篲先驅列袂服吳王書核服臺之下北里張華詩北鳴
 珂巷湖海樓文集金陵鳴珂巷昔日所倭寇年號一而倭患尤劇自江浙
 以至閩粵沿海皆受其毒蓋海防疏略奸戚繼光將備倭浙東破倭於台
 民外通徐海江直之徒乘機句引故也威繼光將備倭浙東破倭於台
 州平海衛等處咸燕今稱直隸秦省今稱陝西初文曆元年章林山之父也萬
 家軍名聞天下燕今稱直隸秦省今稱陝西初文曆元年章林山之父也萬
 陵以抗疏捐軀徐錡音逸鄭康成曰三十四兩或貂膾榆張衡直据禪衣也
 與公爲立傳錡音逸鄭康成曰三十四兩或貂膾榆張衡直据禪衣也
 贈我貂火齊開色黃赤如金齊音重疊而稱去聲相揚舊屬江蘇省通州屬
 蘇志音惠橡音樣羽實也音書庚衮剡音銛斬薦也卜定三年郝莊公卜
 省志恨也橡音樣羽實也音書庚衮剡音銛斬薦也卜定三年郝莊公卜

第四編 傳志之屬 邵山人潛夫傳

群敘卒之月
日是墓誌一
定之例

痛哭言曰四
字從漢書霍
光傳尚書令
讀矣曰一句
得來二字突
破而起更不
然而來歷是
發明來歷是
死從大處落
墨從其父之
方敘其父之
言忽以感泣
流涕作一頓
挫從漢書霍

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墓中以
防異時陵谷變遷也。有銘則曰墓誌銘。

王猷定

字于一號軫石清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為人倜儻自豪晚寓浙
江西湖僧舍為文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榑檟盤礴
旁枝得隙突然干
霄有四照堂集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
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
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
文弔之。以上火葬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
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
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
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以上老人欲又言曰。嗚
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
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
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

光傳太后曰
止至王離席
伏四句得來
忽接又書曰
三光從漢書
令復讀尚書
句得來二字
兵城破字遙
接門外情形
寫然紙此
躍然紙此
等敘事惟史
記有之
難禽烈女臨
轉法形是急
益悲應上感
泣忍不銘此
上乞銘至此
便為全篇結
束
補敘父母小
作餘波
銘詞有聲有

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且。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歛。定。聞。益。悲。忍。不。銘。女。以。上。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以上補敘
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軫石少卽能文東南主壇坵者嘖嘖稱道此篇沈雄閎肆激鬱纏綿八家無是也直當於史漢中求之

揚州舊府治屬卞忠貞卞壺字望之晉宛句人官至尚書令蘇峻攻青溪柵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盱亦赴敵死峻平追

伏下妾鄰婦
提出孝字作
大主腦
伏下為我一
突石楠之下

贈侍中諡步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鎮江舊府治屬宏光北都既陷明
曰忠貞
位於南京乙酉破之明督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史可法等死焉城破三句
可法駐揚州先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及清兵薄城下用
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
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割頸也
以刀綴音泣絡音視音根直濺濺音
遇害城中死者凡八十餘萬劉音景也倉卒匆遽貌此閱閣也一云
水疾流此比字音避漬音恣縊見前傳倉卒匆遽貌此閱閣也一云
而激也此近鄰之稱漬音恣縊見前傳倉卒匆遽貌此閱閣也一云
端直貌詩小榘音挺同鯀死而三光白虎通天有瘞音說麗此麗字作
雅約之閣榘杖音挺也甦更生也
重離謂日月也

湯琵琶傳琵琶樂器也本出胡中推手前曰

王猷定見前錢烈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以上湯之邑里及貧無妻事母
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葑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
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以上湯世廟時李東垣
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

養母孝一

於重句極爲
湯占身分

思母孝二

此應上貧無
妻

託妻事母孝
三洞庭秋思九
字從祖原四
歌得來頓覺
音調悲涼煙
波無際啼此
五伏下猿作幻
境從東坡後
赤壁賦孤鶴

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呼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間得周藩之深賞。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闕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箏篋。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箏篋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以上彈琵琶於嘉峪張掖酒泉諸地足令壯士殺賊。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上彈琵琶於洞庭感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動異類。致失琵琶。

橫江一段脫
 化而求
 省母孝四
 猿啼戶外
 哀此應石老
 神號軒上之
 事無所怪於
 故有此種文
 一筆奏石楠
 應上石楠樹
 負母鬻食兵
 間孝五
 兩軍決戰至
 爭項王聲十
 六句有顛挫
 有變換觀是
 奇絕如觀埃
 下之戰
 同母至桃源
 孝六
 不知所終句
 有曲終人杳
 江上峯青之
 妙

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吾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
 不聞。郎琵琶聲。儻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
 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以上彈琵琶於妻墓。慰逝者之意。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
 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
 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
 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
 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
 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
 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繼而恐。終而涕淚之無
 從也。其感人如此。以上彈琵琶於兵間。聞者流涕。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
 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以上湯不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
 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

予遇君至已不復見二句大有岐王宅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凄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昔江州之詠琵琶也。曰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又曰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合此四語。可以盡此文之妙矣。宜一時競相

傳寫推爲絕唱也。

邳州屬江蘇省石楠木名。出江南。花有紫碧白三色。世廟謂明世宗也。名厚。陳州舊治屬周藩。明太祖第五子。藩開封。一河南省會。一封周王。考

口銜切陷入其中。胡笳十八拍。蔡琰出胡笳十八拍。胡笳本自出胡中。緣

餘分思。大梁河南省狹邪古樂府。長安有狹邪道。狹不容車。王將軍當是王襄毅。一崇古

未窮。嘉峪關名。屬甘肅省。張掖縣名。屬甘肅省。酒泉唐有酒泉縣。今

也。榆關在鄂爾多斯左翼處。屬齊齊哈爾省。亦曰悲栗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其

紀。栗有類詣音羿。往也。孀婦音霜。若汝也。襄王襄王翊。銘也。爲楚陽。屬湖北

於筵也。類詣音羿。往也。孀婦音霜。若汝也。襄王襄王翊。銘也。爲楚陽。屬湖北

予遇君至已不復見二句大有岐王宅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凄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在所以高潔者

過宋將軍句法
是史記句法
貌甚寢八語
類楚聲入句
是左氏句法

寫大鐵椎之
忽去忽來劍
俠之概羅然
紙上從史記
游俠列傳乃
夜去不使人
知一句得來

止字是漢書
字法

雞鳴月落至
百步見人三
句百忙中忽
寫夜景是文
章渲洩法否
則敘事便嫌
其直矣

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以上先敘宋將軍及高信之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以上敘大鐵椎之形狀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榻上矣。以上敘大鐵椎之去來無迹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宋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鬻策數。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

譽極愉悅離
 去字以妙一
 爲句法亦史
 記三鐵力其
 至房鐵推然
 人客恨望天
 陪祇此兩望
 推祇外有無
 窮期望也此
 傳之重復深
 收處意也長
 歎意味深長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勝謂之拱揖陸機辨亡論楚聲湖南湖北扣他本問也榻作炕辭宋將軍
 脊也拱揖陸機辨亡論楚聲湖南湖北扣他本問也榻作炕辭宋將軍
 曰他本辭宋將軍曰下有吾始聞強此強字上響馬切齊之間走馬長其
 汝名本辭宋將軍曰下有吾始聞強此強字上響馬切齊之間走馬長其
 羣此長字音掌築土爲管篋見前湯琵琶之猶言縱馬奔下有客曰奈
 何殺吾兄言從容此從字音赴偃屏此屏字音息爲一息一吸股栗兩
 未畢十字從容衝舒緩貌也偃屏此屏字音息爲一息一吸股栗兩
 股戰子房漢張良力士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博浪沙年秦末東遊
 栗也客狙擊之博浪沙中按博浪沙在河陳同甫名亮後更同南宋永
 良與武縣南今有博浪沙中按博浪沙在河陳同甫名亮後更同南宋永
 南陽武縣南今有博浪沙中按博浪沙在河陳同甫名亮後更同南宋永
 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端中興遺傳大將若岳飛等其三曰死節若
 平(理)宗年號(初)諡文毅(中)興遺傳大將若岳飛等其三曰死節若
 李若水等其四曰死事若陳師中等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等其六曰能將
 若曲端等其七曰直士若陳師中等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等其六曰能將
 邵公序等其十曰義勇若孫東等其十一曰俠士若李勝等其十抑用之
 二曰賊臣若徐乘哲等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其十抑用之
 自有時與他本抑用之自今四時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
 六書也

徐作霖張渭傳

參並錄而非儒類也
 詳見一本篤○此合傳也於史法爲變體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
 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
 類儒也

出張渭奇特

正提張渭處
行文潔而宕

寫張渭處淨
鍊有神采

寫徐作霖處
文筆變化與
寫張渭不同

兩寫袖文借
實事敘中有
虛景

侯方域見第三編與任
王谷論文書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以上敘徐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以上敘張所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以上敘二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蹇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以上敘二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爭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以上惜張

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之際遇。

嗟歎署上勢
 爲下文作勢
 特而下相二
 字而無可逃
 蔽實無筆
 矣是深一步
 張非文士
 是深一步
 寫二子怒
 極林似頓挫
 之致似頓挫
 魏其武安侯
 罵坐一段
 打入兩吳之
 語有鴻已之
 水霜準虹空
 徐之死盧寫
 張之死盧寫
 此可死盧寫
 虛實之法右
 手至真寫止
 四句真寫止
 妙手折臂也
 乃手折臂也

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
 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以上措徐 庚辰。作
 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
 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
 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
 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
 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
 去。以上敘二 閔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
 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
 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以上敘
 節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
 臂之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啞。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以上
 死敘張之 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黽猾者。不數

已伏於上
折其左臂
矣何等慘
行營此可
法文線案
張有子而
子徐無子
有弟姪此
尾餘波也
應有之筆

月皆盡無所得。張之上子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以上敘徐

才情橫溢變態無窮直摩子長之壘

賞也。音貽財。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負才兀稟。知兵好奇計。嘗蘇合切。躡音權不。袞袞。音書王戎傳。裴頠論。萬元吉。字吉人。明。南昌人。天啟。一。時。官至。春官。放榜。詩滿。城。桃。李。屬。春。官。薦。紳。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劇。賊。巡撫。李自成。張獻忠。揭竿。陝。秦。省。日。秦。蜀。省。日。蜀。晉。省。日。晉。西。謂。流。寇。四。川。山。西。河。南。等。省。也。秦。省。日。秦。蜀。省。日。蜀。晉。省。日。晉。西。今。稱。河。南。傳。冠。字。元。甫。明。進。賢。人。天。啟。二。文。震。孟。字。文。起。明。吳。縣。人。以。溫。省。日。豫。體。仁。字。長。卿。明。烏。程。人。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馬。周。字。賓。王。唐。在。新。豐。逆。旅。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舍。中。郎。將。常。何。家。為。條。三。餘。事。帝。問。何。武。一。安。能。入。此。日。家。客。馬。周。為。之。召。與。語。大。悅。監。察。御。史。真。觀。中。書。侍。郎。後。選。中。書。令。吳。伯。裔。字。讓。伯。舉。孝。廉。慷慨。負。大。志。好。獎。引。拜。一。明。懷。宗。年。號。吳。伯。胤。字。延。仲。伯。裔。之。弟。也。早。舉。明。經。風。流。文。雅。死。十五年。以。城。破。死。節。吳。伯。胤。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亦。以。城。破。死。節。宋。城。破。李。自成。悉。衆。攻。商。邱。破。之。年。濁。音。混。也。宏。光。墓。誌。銘。烈。女。宗。伯。禮。

第四編 傳志之屬 徐作霖張渭傳

亦稱宗伯。廉也。頤面類髯。冉平聲。在頤曰髯。俗禮檀弓。其言吶吶。會合市人者。即買。賈之居間人也。古借用會。賈。子朗切。藏上聲。牙。作肅。字恭。士商邱人。

郭老僕墓誌銘。詳見本篤。〇奴婢輩之以文傳者。如韓愈。乳母墓銘。方孝孺。蕭侯方域。見第三編與任。

開首便點出
昌黎往用
此法皆從
曰皆從
手挽鐵索
焉三用從
三樣寫法
似老道士
敝老道士
文處字

曰飲曰酣
曰嗜酒
老僕嗜酒
有意無意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齎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以上言老僕。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

之間絕妙

下獄句應上文道士言

老僕前曰四

句描盡世事

不飲酒句是

呼應上文是

親朋至避匿

去世又描

初世至偽

七句從黎

王適昌黎

來婦一段得

以酒食交歡

諸有義者不

但有義而老

侯非尋常嗜

酒者嗜飲酒

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駢軒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為常以上言老僕平日嬉酣之狀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詎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上痕常滿以上言老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

云云通願上
文作一結東
以勸忠義句
氣流墨中聲
動簡外
銘詞借老僕
以抒感慨

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緹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
名播兩河云。以上言老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侯子之文傳誌最宜淋漓頓挫事奇而文足以稱之以飲酒在在點綴作

煙波與司成公家傳同法

主人即朝宗太常公卿朝宗之祖也太常司徒公名恂官至戶部尙秦今稱

省曰涼今甘肅省武黔方今稱貴州曰黔也苗天啟以熹宗年號之二

黃花居庸黃花鎮在昌平州一屬直隸省一北八十里居庸關在昌平州

師昌平拔偏裨尤世威為大帥識華山古稱西嶽在陝西豐多也有益齋

左良玉於卒伍使將兵援河華山古稱西嶽在陝西豐多也有益齋

有不足腰圍玉明史與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一太祖年號難此義字去

之義腰圍玉明史與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一太祖年號難此義字去

毫臺說文年九十曰鹿邑縣名屬戊辰崇禎元年也魏忠賢伏誅詔起司

六等野音預吳人謂鼻聲烏程謂溫體仁也體仁烏程人以崇禎三年入

治罪野為野又臥息也烏程謂溫體仁也體仁烏程人以崇禎三年入

繫七年按司徒公以崇禎九年入獄韓城謂薛國觀也國觀韓城人以崇

獄七年按司徒公以崇禎九年入獄韓城謂薛國觀也國觀韓城人以崇

先伏大姊爲
下文畫大姊
三字地步

絃孺人言語
亦一定之例

生以弘治元
年卒以正德
八年然則孺
人年祇二十
六也隔書壽
年另是一法
諸兒見家人

所爲素饗
東林者也
緹校官猶
音題校音
效武散
誦音覓刺
燕今緹直
隸音覓與
同

視師崇禎十五年汴國急起司徒公河南兩河之兩河也

先妣事狀爾雅釋親父曰考母曰妣鄭注妣之爲言媿也媿於考也又曲禮生

因其請緇史錄或乞考妣○他本題曰先妣事略事狀者亦行狀行述之類

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盡矣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嘉靖(其神理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僕丞有震川集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瘍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擊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書工書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以上生卒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

泣至二子皆
 母九句一字
 一景是兒時
 情淚是兒時
 此段敘門人
 行皆絕特
 庸行無絕特
 可驚之迹而
 尺水與波無
 氣勃正幅無
 事頌之美也
 反失之誣章
 此便之文章
 工拙之分一
 可實之章一
 真字在之一

收處語從
 肺腑中流
 更覺沈痛
 追溯情景

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尚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綬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以上敘名字世系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以上敘孺人死後之事

立法簡嚴直追昌黎全以至性爲文不虛美不繁稱熙甫所謂下筆輒爲

哽咽者也後來張臬文先妣事略卽由此脫胎

弘治明孝宗年號名祐襟憲期此期字音姬謂不易漸卦婦娠身懷孕

同輦輦輦與輦同輦與媪於去聲老螺一作贏爾雅注贏大者如斗數

字音朔暗音陰失聲不能正德明武宗年號名厚照孝縣城指崑山賞音

財也媪音幼和音木棉樹名江南多有之可取以爲繡音盧練其麻曰

熒熒燈燭之光夜後漢書光武寐累亦不絕之貌暴此暴字音紉音人續也

綴音綴補不輟猶言筵音捶擊馬策也楚音餌音耳餅齟音齟音齟音

音咀齟羊狗之病羊狗之聲蓋所謂痲疾也姨音夷母之歸願氏願氏

王三接官至河東都轉運使

筠溪翁傳詳見本篇

歸有光見前妣事狀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

一起超忽純以神行

第四編 傳志之屬 筠溪翁傳

展書應上文
贈書
編摩應上吟
賦翁貌至加
少二句應上
文頹然舊白
此段敘事以
議論行之歎
溢於言語之
外

以或曰作收
妙不說繁學
史記孟子荀
卿列傳收法

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頹然舊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以上與翁相見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澗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以上寫別後之思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憊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以上發思舊之感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煙水閒。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以上斷翁為高士

熙甫之文雖出自太史公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可謂大雅不羣者矣

任俠是生之
眞面目開首
提明以定一
無之局

安亭熙甫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之安亭江上讀頎然頎音祈長貌又

也晉昭二十年有君子白也左傳淪煮也茗蜀茶也一名莽自秦人取無恙

謂無愛也恙蟲善食人心風俗通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

故相問勞曰無恙如戰國策王亦無恙文選季重無恙音書布帆無恙皆

問勞之南澥浦一作南澥浦松江之南大浦二編摩貢師泰詩太平

辭也音姑小憭慄悽愴貌楚辭九辯潦慄兮若晡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

兒聲老婦濫音棊奄東坡士宋眉山人居方山子晚乃遜於光黃間人莫識

也見其所著帽方山子吳淞山青浦等縣太湖為三江中之最大者自崑

而高因謂之方山子吳淞山青浦等縣太湖為三江中之最大者自崑

浦上海界合黃浦而注於海

南宮生傳季迪未冠時即與宋克定交為北郭十友

高啟字季迪號撻軒又號青邱子明長洲人洪武一明太祖年號一初

不讀尤遠於羣史文雅淡有思致詩雄健渾涵自成一家洪武七

年以魏觀之獄連坐得罪年僅三十九也有鼻齪岳鳴扣舷等集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

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尚俠逮壯見天下亂思自

自少而壯是順敘法

吾將柔之矣句是左氏句法

類如此句作一敘事一定之例
藩府不能致生高風卓識於言外見之明非吳士之比也
此段時露任

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沂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以上欲奮於兵

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齟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惰。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以上能以氣服人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以上抗直多辯

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

俠之態餘氣
猶勁逸接周
養賓客摩豪
此段剗年光
習是晚涉
景遙接博涉
舊傳句
結處方點姓
名是倒裝法
唐宋大家往
往有之仿史
記論贊全仿史

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而
賢過之以上周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視唐雷
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
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以上刮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以上補敘生之姓名里居
及所以名南宮生之故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未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
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
異矣

敘事詳明論贊精確買誼班固之流使假以上壽其所詣庸可量耶

吳今江蘇任俠見第一編戰國彈此彈字音博局戲贊音異財逮及天下
亂元順帝至正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從此方國珍劉福通徐壽輝郭
月明太祖起兵滁洲恩威日著豪傑歸風后史記五帝紀注風握奇風后
必率衆渡江遂以平羣雄而天下後風后黃帝三公也注風握奇風后
奇經詳考其文蓋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而依陳軍伍行列也梗阻塞解
託爲之然其言具有條理爲談兵者所祖

沂音逆而上曰沂。大江即長江金陵今江寧金華山在浙江金華縣城北。相傳金星

會稽山在浙江會稽縣東南。上有石匱。晉僧竺法真立千

富春江入於海。有山居浙江中。潮汎通作具區。澤敷具區。疏其南曰揚州。澤

兩車有兩輪。故稱兩車。虎冠惡虎。冠者。冠去聲。駟音照。醉疎敬

摺與舞介也。紹介詣音往也。數此數字作。靳音其。藩指張士誠也。至正十六

羣今蘇州。據之。不能致。惟季迪及宋克而已。雋通作。僑獲其勝也。戰勝者

蹶挫也。猶中音衆。昭音食也。樂此樂字。款曲也。療謂醫治也。江湘郊會。疏

樓君卿名護。漢元成間人。為五侯。饋餉之。君卿乃合五原

巨先名涉。漢南陽太守。父死。讓還將迎。心若鏡。不將。之用。度音詭。閑也。周

舜養宗廟常器也。如召父。蔡百乳。蔡龍。蔡蟬。蔡發。漢視漢時有鐵硯

致可雷氏琴。著籟。籟音商。裴也。一。蔡等皆周彝也。漢硯漢時有鐵硯

桐草造也。鍾王均工。此體所。隸體。王變。秦隸。鍾善書。名若飛。鴻戲。海舞

鶴游王冠其最。為後世少。所重者。蘭亭記。樂教論。黃庭經也。闕謂之不。發。刮

日抱雞云云
正而寫博雞
賦此一句文
筆雅潔
臧氏之子
爾笑之辭
未起下文
傾素名勇
若藉食屏
徒從吏記
陰侯傳得
此非寫博
者與自下
變與自下
漸所謂言
此而意在

磨韓愈曹成王碑刮自將漢書倪寬傳寬為人温良有廉智藏器易君子
磨磨豪習委已於學自將自將注將衛也以智自衛諺也藏器藏器於

書博雞者事此以闢雞為局戲故曰博雞不知其姓名故曰博雞者○孫樵集中

高啟見前南宮生傳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以上任氣好鬪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曠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以上使者誣太守一日博雞者遨於市眾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賞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褰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摩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

也。玩其序事處
有生氣

使君杖汝受句
應上文嘗受句
守杖是為怨
敢用從漢書
望句得來
霍光傳句使
君使能守句
上使能守句
君使能守句
己文及奪其
官兩層之結
乃釋之句
穴大畫屈字
曰張屈字
總以見元政
案弛也元政
結太守官句
刪使太守句

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難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以上折辱豪民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問。蟻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以上府佐陰縱不問博難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難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難者以義聞。東南君之屈使。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難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任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盜之士。哉。第為上。

結穴絨新貴
以義聞東南
者博雅者事
之博雅者事
荆龍門先生
之公孫季功
董生也於論
贊中揭出本
見立言有正
結出不漸字
論之必亡以
元睛之法是

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政治紊弛無過於元者季迪借此發之文亦峭潔得史法

袁州府治也無賴史記高祖本紀曰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抱雞子抱雞公三詩馬至正元順帝守太職亦稱達噲齊蓋古語也部

使者遣放曰部使者所按郡舉劾之權有易輕惰之意異中音乘杖者

荆杖犯罪用大曠此曠字與銜字同猶恨也史記外戚世家景帝獄以財

枉法相逮捕之故謂之逮遯音敖遊也後漢劉盆讓此讓字作若汝藉此

謝也音籍屏弱也閭左史記索隱閭左謂居貧弱之左遮闌昨沒切持

蹈音嘔以亡逃此亡字作禡音牙奪自衣聲此衣字讀去策所以創傷難

毆杖擊也亡逃此亡字作禡音牙奪自衣聲此衣字讀去策所以創傷難

去聲作鳩此鳩字作聚取義於聚能要劫字作篡奪取數責此數字作間

字音諫躓音蔑汚貸未白猶言冤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行御史臺

元置江南行御史臺兼監江西金陵生傳注牒亦曰牒辭史館季迪武初

第四編 傳志之屬 書博雅者事

修元史。故陶先生名徵。字中立。明台州人。洪武初。以三尺書寫法律。故俗

謂舞文為弁髦三尺。今賊蓋前漢書膠西于王傳。以三尺為刑具。非也。

秦士錄景濂表章伯翊借奇士之不遇以見元之不能用人也。錄記也。如王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幼英敏。強記。入龍門。山著書。臨十餘年。太祖召濂。見除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

德。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正德。明武宗年號。中追諡文憲。有全集三十六卷。

以力雄人。四字為一篇。骨折鬪牛。力雄人者。一力雄人者。以手持石鼓。以力雄人者。二以素見輕賤。為苦表明。伯翊大非凡品。伯翊博知。歷史此文。章跌岩處也。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以上敘鄂。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攜

今人服儒衣
七君等休矣
至以憐元季
翊以浮華之
習出語傷快
轉到兩生如
疾風捲箨是
若不知句是
自負語口吻
盛氣與前兩
氣字應

公奈何不禮
壯士其盛氣
灑然紙上再
複一筆愈轉

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以上敘鄒泰定末。之知書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捧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

愈快文之機
軸從史記淮
陰侯傳脫胎
連用三疊古
峭整齊絕似
國策齊絕似
虎吼至血形
溶滴七句氣
容一溢濁古
可一溢濁古
神筆之章法
摹王之筆亦
用相應章法
丞相有隙不
格其奇事不
遇元之奇事
用元之奇事
無限可憐不
盡見然不
尾是神龍作
補寫中原亂
後情景無重
出所端推此

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塑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瘴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涿涿。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以上敘鄧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之。以上敘鄧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元代宰相不用漢人。一時英偉之士。莫不埋沒蒿下。篇中痛快淋漓。出以警關之筆。遂使伯翊之奇。橫互宇宙。足分班馬之席矣。

種深得太史公論贊之法

秦今稱陝西紫稜恒溫眼如紫石稜稱拳其脊句拳擊牛脊也言折仆地句
 此折字音舌損筋骨也昇也亦音舉又音豫義並同使酒復有言其勇
 言牛脊折而倒於地也昇也亦音舉又音豫義並同使酒復有言其勇
 使酒媚樓媚亦作倡賂賓王亡命史記張耳傳嘗箕踞謂申兩腳其形如
 難近媚樓媚亦作倡賂賓王亡命史記張耳傳嘗箕踞謂申兩腳其形如
 傳雅此雅字作涕唾之意輕棄速此速字作四庫唐置集賢書院知書官八
 集四七經七經之目始於漢時外加以周禮儀禮也傳即也傳如易經注
 類四七經七經之目始於漢時外加以周禮儀禮也傳即也傳如易經注
 書漢孔安國傳詩禮儀禮俱漢鄭玄注疏周禮儀禮俱唐買公產疏
 晉杜預注禮記周禮儀禮俱漢鄭玄注疏周禮儀禮俱唐買公產疏
 歷代自三皇五帝以下歷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騷索胡繩壓倒日壓倒元白矣養氣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奄奄無生
 之纒纒繩壓倒日壓倒元白矣養氣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奄奄無生
 兒撫小兒也嗚吟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氏泰定孫鐵木兒在位四年德
 王知是史諸王表第有安德王宣德王懿德王及保德郡王耳不執法御
 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西御史臺即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德元成宗
 治得失故曰執法也西御史臺即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德元成宗
 西行臺延祐中元仁宗年號治書侍御史等官闡卒守門之關中秦函東
 立有大夫御史中散關北有音伺倒隸也揅入也揅昨沒切之鳥夷本指日
 關南有曉關西中散關北有音伺倒隸也揅入也揅昨沒切之鳥夷本指日
 齋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躋於地也隸也揅入也揅昨沒切之鳥夷本指日

第四編 傳志之屬 秦士錄

終元之世日者近也。鄞，縣名，今浙江西南諸蠻當指安南、緬占、爪哇、黃屋。本未嘗臣服。間者，猶屬浙江。西南諸蠻，當指安南、緬占、爪哇、黃屋。天子之車以黃繪為左纛，以雉尾為之。在左，騶當。制曰：制書之言十萬橫。蓋裏故曰黃屋車。馬步軍都指揮使景延廣不與稱臣於契丹，但致書磨劍稱孫而已。契丹怒，詰之。景謂契丹使者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若早來，矛用兵器長柄者有刃。鐵鎧用金謂之鎧。雌雄劍不成，其妻莫邪斷髮則早來。矛用以刺敵者。鐵鎧用金謂之鎧。雌雄劍不成，其妻莫邪斷髮。將陰曰莫邪。所謂雌雄劍也。干，同。槲，矛也。虎吼如虎之聲，辟易。羽，本紀。赤泉侯人馬俱驚。易，舊處。洿，洿血下。髀，音俾。驢，又與驢同。前漢董仲舒傳：驢然有恩，勺又飲器數里。注：開張易舊處。洿，洿血下。髀，音俾。驢，又與驢同。前漢董仲舒傳：驢然有恩，勺又飲器也。勞，此勞字去。王鐵鎗，後梁王彥章字明，鄆州人。驍勇絕倫，每戰用二。人謂之永相。按元百官表：泰定之末，右丞相為倒刺沙。有隙，言有嫌。格，此格字音。王鐵鎗，永相。按元百官表：泰定之末，右丞相為倒刺沙。有隙，言有嫌。格，此格字音。也。前漢梁孝王傳：袁盎銅筋鐵肋，猶言猛魁偉。槁死，言枯槁也。蒿下，言蓬有所關說。太后議格。銅筋鐵肋，猶言猛魁偉。槁死，言枯槁也。蒿下，言蓬下。王屋山，太行山脈，西南一峯，在河南。史官裁得相如奉璧，御大亂。句，見前高啟南。玄鳥也。怒髮上衝，入秦視秦王無意，假城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李疑傳詳見本篇

首段破空而
來。潘氣內轉
一作爲下
作反背之勢

尙義二字是
一篇之骨

延就坐視上
文輒遺出者
異矣尙義一
汎除明爽室
視上文僅可
楊者異矣尙
義二
徵醫師至不
少見顏面十
句視上文卽
興棄之者異

宋 濂見前秦
濂士錄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眈眈未瞑。卽輿棄之。而傲其賢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以上逆旅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以上李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日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

矣尙義三
封囊賸貨視
上文致貨者
異矣尙義四

遊事將育之
婦視上文揆
不含有異矣
尚義五
李事景淳是
實寫婦事可
妻是虛寫實
悟文章虛實
相生之妙如
疑事景淳五
字省卻字句
不少也
補寫讀書祇
以數語了之
詳略有法
羣史記留侯
世家贊絕相
揭明立傳本

乎。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以上對於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以上對於耿妻之尙義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以上李之得名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敘李之義勇處難在事正詞平不比任俠之多所偏激也一節之美便足

千古餘則從略是龍門傳管晏昌黎誌椰子厚之例

金陵見前高啟南逆旅後漢書郭泰傳每行宿逆旅輒躬濯掃及去後人

館僅可之辭俯俛同盥音貫以盤水洗沃日詆誚責也暗相視貌腹也目

攸古奪字輦明初建都金陵以天子之車輿所在故曰通濟門建初

曰通濟秦淮水由此入城也六物左傳公曰何謂六物推推人貴賤壽夭

起或曰天休也咎祭也金華縣名屬浙江省吏吏部句吏府史之屬吏部舊為六吏

吏部故曰汛除汛音信灑也糜煮米使糜爛也滋甚猶言溲也便矢

一飯三遺矢浣音換濯滌音狄脫此脫字為籍以記錄之也識此識字音

聚寶山在金陵聚寶門外東巔贖音燼送行者平陽明山西有平陽府

籍隸浙械桎梏逮捕號大呼也太史氏亦景濂姁音煦姁音煦

姁音願謹舉世二句史記伯夷列傳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王冕傳元章號煮石山農通春秋讀古兵法者

宋 濂見前秦

紋辟言極肖
婦人口吻為
下文迎母還
里伏脈

以佛像辨惡
作點通之筆
情景逼真

已卸下冕父
周匝而輕捷
著意寫其母

是筆法相應
處曰拒曰
長嘯曰羞為

奇才俠客至
慷慨悲吟四
劍氣貫珠光

於十年前默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以上聽諸生誦書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獐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性時。以上卒為通儒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以上淡榮利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生。北遊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

料世變卓識
具眼高絕流
豈此傳神之
妙也
再提天下將
亂極精神極
鋒銳
種豆至梅花
屋十句寫出
隱居之趣具
以伊呂自期
則免之非元
可知矣是文
之著眼處

一一如冕言
句照應上文
是文章結法
結處一語抵
人千百

太史公曰觀
張良貌如婦
人好女項羽
重瞳豈舜苗

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以上歷遊淮楚燕灤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干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諷之。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以上隱居之趣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以上惜其早卒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篲。穿

奇皆於論贊
中別加他語
無所謂事無
重出者也越
有狂生云
即用此例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羆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矣。

明祖起於淮西而開國。文臣多出於浙東。如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四先生其尤著者也。而諸暨王冕獨不幸死矣。景濂以純深

之筆致痛惜之意。情辭曲盡。莫悍無前。自是偉作。

諸暨。浙江省屬。踐田。左傳。宜十一年。牽牛以已。而高帝紀曰。已而史記。策書。長明燈。如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色變。土偶。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以土木爲之。偶類。獐。惡怖也。恬。音甜。安陽。屬河南。韓性。字明善。元。紹興人。於人也。亦音耦。獐。惡怖也。恬。音甜。安陽。屬河南。韓性。字明善。元。紹興人。四方學。者多受業於門。隱居不仕。而卒。蓋莊節先生。一家。越城。元。曰。紹興。路。指。紹興。府。城也。訕。刪去聲。李孝光。字季和。元。樂清人。至正。卽。元。順帝。年。號。明。曰。紹興。府。城也。訕。刪去聲。李孝光。字季和。元。樂清人。至正。卽。元。順帝。年。號。有。文。集。二。十。卷。并。官。雁。山。十。記。行。於。世。府。史。屬。皆。有。府。史。畊。音。義。有。別。宜。讀。上。武。足。迹。解。作。中。音。衆。東。吳。蘇。境。大。江。江。也。淮。楚。淮。北。舊。稱。西。燕。都。今。之。國。都。北。京。蒙。古。初。置。燕。京。路。至。元。泰。不。花。氏。舉。進。士。授。集。賢。修。撰。與。

誇談二字樹
一篇之骨
有王國之術
誇談一
為楚王師誇
談二

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陸禮部尚
書兼會同館事後死方國珍之難諡忠介
武林稱武林也亦灤陽屬直九

里山按魏書彭城縣有九里山不知即此地否然薤音械菜
也似非梅花屋畫梅

以臙脂作沒骨體長安貴人爭求之乃自畫一幅張壁間題曰冰花箇箇
圓如玉羌笛吹他不下來或以為刺時遁歸攜妻孥隱於九里山下花箇箇

為梅花伊呂謂伊尹也聳懼也差等也汝穎兵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
書屋蔡真陽確山諸縣皇帝謂明太祖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

山汝寧府乘至十萬皇帝祖也婺州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縣
陷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延鬚髻在頰曰髻宋音漸下物竹器袂袖

儒士與學校無不忻悅鬚髻在頰曰髻宋音漸下物竹器袂袖
翥楚辭遠遊駕鳥軒翥駕前漢武帝紀聖駕之馬聖方勇切聖

言琴爾雅用此例也
玄琴易法言琴論語方
言琴爾雅用此例也

燕書元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喻以風以陳質往舊開今新此燕書之所為

宋濂見前秦

濂士錄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
王國之術翩翩然南秦至楚迨至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我來
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

非大夫所知
曰長談三不拜
曰呼楚王寫
得加倍出力

一爲卿而楚
且指天誓
日以明之
談四以空言
不可談五曰
白誇談則曰
然再則曰然
正與上文作
反激之句
三月無異句
一轉便醒文
筆銳甚怒何
如曰王之針
笑須看其在
路之

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答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卽命爲卿。爲其所動。王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主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剽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卽止。談賈禍。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也。使晉兵不卽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剽。非不幸也。宜也。以上論斷

曰囚曰劓
談者之結
如此極淋
之致用筆
捫鼻句絕
尖刻句絕
不絕句絕
峯絕句絕
歷考往三
未歸令後
句歸到正
足以警醒
少以醒不

楚王似指張士誠尊盧沙似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輩語類隱謎雜以
詼嘲與方正學吳士篇同一機軸健筆縱橫置之國策中幾無以辨誠不
愧爲一代文宗也

秦省今稱陝西尊盧沙名也此設爲古人之名也沙誇談實之謂楚今統稱湖
楚按春秋戰國時楚奄有兩湖江浙及河南南部也翩翩輕舉迨及繫執拘寘音解納之
兩漢文字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遺其姓者此有意擬古也兩漢此數字音趣
促督迫也吳越今統稱江浙吳越齊省曰齊山東晉省曰山西刑以刀牲豕犬雞
謂之六牲始養之珠槃玉敦槃同盤敦音對周禮天官掌舍若合諸侯則
曰畜將用之曰牲珠槃玉敦共珠槃玉敦註敦槃類古者以槃盛血以敦
食奠枕猶言安枕瞠音撐直平先不平而今始平也鼻代肉刑之一至漢文
帝十三年賈禍言自取其禍君子曰稱之景濂用左氏之例蓋自謂也以
始除之令後句未有善也謂矯盧者

元無人傳敝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也○文爲僂幽憂不能
淵明五柳先生之類

鄧 牧見第一編名說

西湖二字是一篇之睛睛
士二字是一篇之骨
自稱元無人
似號大奇殆
其言曰三字
直貫全傳始
末以難故遜逃
山谷間八字
一篇之感慨
在此
寫天地人三
物虛虛極起
盤妙之極千
態萬狀奔赴
犀牛一喻鑄
語似子

西湖之陽有崎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以上點其言曰：昔予祖父所出，與少所學業，具能識，以難故，遜逃山谷間。予心惴懼，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上，空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天。有物在吾下，廣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之麗乎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罔乎廣廣前者，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與吾並，交交然，憧憧然往來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三物者，入吾胸臆，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與予心鬪。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而與予夢為接。予怠且病。以上怠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自安有。雖有二物，子安從知。今子既生，子形日與三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瀉水以泥，則惡得無累。犀牛之角，豈有月哉。得月而翫之，月生其角，欲復為完角，不可得已。今此三物，既生子胸臆，安得復為完心。曷不及子未生，明不得而見，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予病愈。以上行歌而去曰：元無人，風為馬。

應上文意且

結得飄然舉
頭天外有心
粉雷透開世
界手提日月
上山川之概

兮。霆。爲。輪。上。天。下。地。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臂。爭。
紛。紜。折。股。裂。喙。隕。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愴。然。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揖。大。鈞。
百。千。萬。世。名。無。聞。名。無。聞。元。無。人。歌。而。去。

突然而起悠然而結摹五柳先生傳而參以莊列諸書放曠之中仍有雄

直之氣誠字宙間奇文也此可悟寫照之法

西。湖。錢。塘。縣。有。明。聖。湖。漢。有。金。牛。見。湖。中。人。言。明。陽。穀。梁。傳。水。崎。音。奇。異。
聖。之。瑞。故。取。名。焉。以。在。縣。西。故。又。名。西。湖。

羈。殘。也。以。難。故。謂。蒙。古。之。難。也。難。陽。里。華。子。疾。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
零。餘。也。以。難。故。謂。蒙。古。之。難。也。難。陽。里。華。子。疾。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

忘。在。塗。則。忘。行。麗。謂。日。突。謂。山。培。同。坎。謂。交。交。往。來。憧。憧。意。不。定。也。易。威。
在。塗。則。忘。行。麗。謂。日。突。謂。山。培。同。坎。謂。交。交。往。來。憧。憧。意。不。定。也。易。威。

紛。芬。如。上。林。賦。緘。密。也。司。馬。相。滌。音。骨。惡。此。惡。字。解。汗。犀。牛。六。句。如。犀。牛。望。
紛。芬。如。上。林。賦。緘。密。也。司。馬。相。滌。音。骨。惡。此。惡。字。解。汗。犀。牛。六。句。如。犀。牛。望。

月。月。初。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聚。蟻。句。蟻。聚。則。鬪。故。鼠。肝。蟲。臂。莊。
月。月。初。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聚。蟻。句。蟻。聚。則。鬪。故。鼠。肝。蟲。臂。莊。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肝。乎。喙。音。顛。隕。音。離。壞。也。愴。然。貌。莊。子。翕。然。而。往。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肝。乎。喙。音。顛。隕。音。離。壞。也。愴。然。貌。莊。子。翕。然。而。往。

混。沌。揚。子。太。玄。經。渾。沌。無。端。莫。見。其。根。大。鈞。賈。誼。鵬。鳥。賦。天。鈞。播。物。今。
混。沌。揚。子。太。玄。經。渾。沌。無。端。莫。見。其。根。大。鈞。賈。誼。鵬。鳥。賦。天。鈞。播。物。今。

鈞。之。造。器。也。又。虞。喜。志。林。大。鈞。造。化。之。神。

第四編 傳志之屬 元無人傳

巢谷傳詳見本傳

蘇轍見第三編上樞密韓太尉書

讀書為師樂括谷之生平

陡接韓存寶古健絕倫

非君莫可句
語甚鄭重存
寶亦可為知
人矣從三國
非劉豫州莫
可以當曹操
者句幾來句
會赦乃出句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以上名字先
大概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
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
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
與為金石交。以上棄舊學而習武藝與韓存寶友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
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
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
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
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以上不予以
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
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

起後半篇文字知其可託句筆氣至此少駐大夫至既然四句說到己身脫口沈痛述遺書語氣極慷慨非復昔日文修句應上文幼而識之我自際至無止我兩句可感泣鬼神可感閱其囊中至病死八句寫得慘苦激昂益見谷之義烈動人極推重語極推重語忽插趙襄子一段所以疏文章之氣也收處纏綿有

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二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慰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囊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以上訪蘇氏兄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其不遇予方雜居南夷

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以上補敘原名及作傳之意

品題無溢美。而神態畢具。此文之以謹嚴勝者。足與父兄鼎立矣。

眉山縣名。宋隸成都府路。今隸四川。校此校字音效。學宮名。夏曰中。此中字。驍音澆。勇冠

衆之首曰冠。秦鳳路也。西秦涇州名。宋隸秦鳳路。今隸甘肅。原州今隸甘肅。築借

爲築字辨名。韓存寶。熙寧十年。存寶官涇原副總管。討蕩五金石交之堅

記。萬人曰築。熙寧十年。存寶官涇原副總管。討蕩五金石交之堅

固也。漢書韓信傳。足下自熙寧。宗長子在位十八年。項英。河州。今隸秦鳳路。將

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熙寧十年。存寶官涇原副總管。討蕩五金石交之堅

此將字去聲。熙河。秦鳳路。今隸甘肅。瀘州。蠻地。宋史謂烏蠻王子得蓋

統兵之將也。乞弟。簡恕之子。簡恕老厭兵。以事屬乞弟。元豐。亦神宗年

居其地部族。乞弟。簡恕之子。簡恕老厭兵。以事屬乞弟。元豐。亦神宗年

最盛者也。乞弟。簡恕之子。簡恕老厭兵。以事屬乞弟。元豐。亦神宗年

中震恐。數日乃引去。五年。遂以衆命存寶。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略

拒官軍。王宣與一軍皆沒。事遂張。命存寶。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略

-7 255 43 827" data-label="Text">

存寶得罪。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逮。捕江淮。徽安。紹聖。哲

宗年號。名煦。神宗第。謫居諫。哲宗覽奏。不悅。謫循州。居住。三年。又謫化州。

六子在位十五年。第。謫居諫。哲宗覽奏。不悅。謫循州。居住。三年。又謫化州。

別駕。雷州。安。筠州。宋隸潼川府。雷州。名。宋隸廣東南。循州。名。宋隸廣東南。子瞻

置。移循州。安。筠州。宋隸潼川府。雷州。名。宋隸廣東南。循州。名。宋隸廣東南。子瞻

起筆一句伏
案一為一篇
好俠下論用
之網馳聘當
世及古今成
兵

子由之兄名軾即東坡居士也亦以復行惠州名宋隸廣南昌化縣名宋
新法初貶英州未幾惠州安置再徙昌化惠州名宋隸廣南昌化縣名宋
西路今元符亦號梅州路今隸成都府道言字解作南海東路今隸廣南
隸廣東元符年號梅州路今隸成都府道言字解作南海東路今隸廣南
儋昌化故儋耳跡古文強聲勉強也新會縣名今隸廣東新州東路今隸
廣趙襄子名無恤晉懿公時知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晉陽山
東太原知伯名瑤知瑤子也本姓韓康子魏桓子懼乃奔保晉陽山
縣也知伯名瑤知瑤子也本姓韓康子魏桓子懼乃奔保晉陽山
灌其三版八尺高恭廣曰一作高共徐張孟談孟談私於韓魏曰臣聞唇亡
城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韓魏乃陰與難去南夷州等處也張
則齒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難去南夷州等處也張
方山子傳陳慥字季常青神人也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丘子有隱名以
來倡和為作方山子傳○生
存作傳韓柳集中皆有此體

蘇軾見第一編
蘇軾留侯論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
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

第四編 傳志之屬 方山子傳

敗仍未離俠氣也。岐亭見下過。而適見伏。季常生好。佛持揭摩居。蔬食四字以。見來山中句。往來山中句。伏下姓名又。既其字傳是。綴游俠傳其。郭解法重鉞。人爲所在此。何余所出至。問此三句。彼此似驚怪之。詞似一景。見光景二句。俯仰行徑寫。態死然行。盤然異之。便起波瀾下。獨念一轉。後追前寫得。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壯而老及其得號之由。余謹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翼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留宿。適見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以上追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以上敘自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託作收。

紀傳之體必敘其世系與平生行事。此正局也。此篇第敘其游俠隱淪而不及世系與平生行事。此爲變例。以生存作傳與尋常傳體不同也。寫游

十分豪縱游俠之態如畫
然字一轉跌
而字一轉再
跌自筆自得句
有聲譽
收處除波宕
漢實烘託極
寫方山子之
異人處

不以地傳不
以名傳取號
甚奇
通篇用問答
體似七發七
啟解嘲答賓
實未用之紀傳
實未有之創

俠處神態畢具寫隱淪處姓氏俱沈謂為傳神能事信然

光州名宋隸淮南黃西路今隸湖北朱家士以百數專趨人之急甚己之

私自關以東莫郭解漢初軹人字翁伯短小精悍始以遊俠匪毗殺入後

不延頸願交焉折節改行以德報怨救人之命不矜其功解音蟹

著入方簞方屋方山冠後漢書與服志方山冠似謹居元豐二年子臆以

詠槍詩獲罪貶黃州矍然後漢書班固傳矍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環堵

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矍然後漢書班固傳矍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環堵

岐下在陝西省騎兵也勳閥史記功臣表人臣功有五洛陽隸京西

北路今隸河南指黃河伴狂垢污賤之狀也

六一居士傳此是永叔貶亳州後所作自號六一居士託以言志也○古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

六一居士以上敘居客又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

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

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敘六一客笑曰

例也。以己與五物。並列之意。或子。補物之義。一。隻。則失永叔之。本意矣。樂。為志字。樂。即五柳先生。傳以樂其志。之意。樂且適。六。樂開立論。一。篤精神。在。方寫其樂。又。慮世曲。折。前日將退。休。此日將退。休。境是懸想之。曰又多憂。曰。幸無患。實。有。無限感慨。歎。收拾全篇。

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逃名說。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並發明所志。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兩相比較。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

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貧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以上

言必去榮祿以遂其志

永叔蒙被垢污而遭謫貶常人之所不能堪即君子亦不能無動於心乃

其言温厚和平蕭然自遠此等襟懷過於柳子厚遠矣

謫永叔上疏指斥羣邪於是其黨益恨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其罪。滁山環滁皆山也故曰醉翁永叔有醉翁亭記謂飲少輒醉。穎水源出河南登。滁山在今安徽省醉翁亭記謂飲少輒醉。穎水封縣東南流。經開封許州陳州合大沙河又東南入金石永叔有集古錄。莊生即莊周。安微潁州合小沙河至壽州界入淮。目序節謂此也。莊生戰國。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著書十。謂責。太山在山東泰。餘萬言大抵寓言洗洋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解也。太山安縣城北。五里古稱東九奏凡樂作謂之奏九奏乃終。洞庭樂子至樂篇成池九韶。嶽亦曰岱宗九奏謂之九成樂終謂之闕。洞庭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涿鹿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涿鹿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黃帝為指南軒裳劍俠傳榮珪組侯伯所執組冕纓也。晉書張軌傳論骸骨願骸骨歸佚同訖終也。分聲熙寧宋神宗。縮緊葉之珪組骸骨願骸骨歸佚同訖終也。分聲熙寧宋神宗。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養晦堂記孟容名其居曰養晦堂者取詩周頌遵養時晦之義按文正此篇成於道光三十年冬十月也○此為雜記體也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

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曾國藩見第一編五篇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閤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莘。絜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以上言辭晦者從對面入。吾友劉君孟容。澹默而嚴恭。好道而

起筆寫辭以
者句形容足
墨義始足至
其義短中忽
凡論對面九
句從對面忽
不入正妙在
是平妙在論
秦漢至毫毛
無異數行仍
就沈鬱頓挫
此沈鬱頓挫
之筆方足以

壯歲至外富
 黃二句此寫
 孟容養晦之
 根引莊子揚雄
 之言以喚醒
 世人之道
 君子之法最
 此種接法最
 宜深玩
 一旦至不可
 得二句說得
 十分痛切力
 透紙背

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
 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以上言孟容昔周之末世。莊生闕天
 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為書戒人。以閤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
 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
 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
 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煇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
 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謂高明者哉。以上比較晦與不晦之余為備陳所以蓋
 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以上作

曾文正名其居曰求闕齋。意在使留其缺陷。劉孟容名其居曰養晦堂。蓋
 寓不欲居顯之意。先哲於一居處之間。皆以寓其志。克己省身。得力為有
 自矣。此篇視求闕齋記尤覺深切。著明讀之。愼然所謂痛癢語也。

翹然特出惡此惡字去聲。翹望也。赫赫顯也。幽默靜也。闔然隱也。齊景公
 三句論語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李平表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注駟四馬也。首陽山名。李平表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養晦堂記

死曰荼。藜音攝。厮音斯。使賈豎之利。此賈豎宗書。方穢賤。販貴逐什一。營不暇。草草勞心。澌音斯。劉君始隸諸生。後從會文正。國藩。戎幕官。

至巡撫。罷職後。終老於家。澆音傷。深也。澄壯。禮曲。壯三泊。然無為。抵致莊。

生一見。第四編。六澆。同作。澆字。與耽。汨。浮。沈。董梧。徐無鬼。董梧。有道者也。莊曰。

戒之哉。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宜僚。李也。名熊。楚人。莊子。山木篇。

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吾願君。列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又。曰。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又曰。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遊於大。

莫之壺。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也。莊。子。應。帝。王。篇。除。君。之。憂。而。遊。於。大。

而委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好。書。炎。炎。四。句。見。揚。雄。解。嘲。炎。炎。者。謂。

蛇。鬼。瞰。其。室。惡。其。盈。索。此。索。字。解。作。滿。也。瞰。音。闕。視。也。索。此。索。字。解。作。

餓鄉記。文。世。匪。鄉。記。與。王。績。醉。鄉。記。同。一。手。筆。管。同。字。異。之。清。江。南。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工。古。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梁。麥。菽。牛。羊。鷄。彘。

魚。鱉。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

起筆從韓昌黎送天下之窮處也。得來

然然開朗至
儻然自適十
句行一片寫去
神行一桃筆從
陶潛桃花源源
記得來中道
遠世至六句寫
而鄭重一此篇
主意在此

餓鄉句作一
顧筆以開下
文後春秋時
其下有錯落之
事以見未許此

以誤入是鄉
者作一波折
以見未許此

然始極苦不可耐。疆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
經營絕慮。不待奔走干調。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
擲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儻然自適而已。以上餓鄉
每萬方圖維。以靳弗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
之士。不得至是鄉。非疆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
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
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
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
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
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
以上言餓鄉非
夷齊輩不能入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
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
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

輩問津也

應上文夷齊
輩極周密極
跌宕

再應上文夷
齊輩步步迴
顧殊有姿態
子窮於世句
是點睛法讀
此可知古人
寫照手段

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數君子。立志自入者同乎。哉。以上言誤入餓鄉者。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得以夷齊輩比。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以上言後世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如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游焉。攷始末而為之記。以上言已將遊餓鄉。

通篇摹王績醉鄉記。雖是寓言。而章法謹嚴。議論正大。即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意也。

蕩然。大似粟而大。有黃青白。菽。衆豆之。鼈。甲。屏。此屏字音丙。導引。導氣。和引體欲其柔。漢書張良傳。良從入辟穀。葉人間事。欲從赤松子。一古仙。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道。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儻然。儻音敞。人。遊耳。乃學。謫音摘。擲。揄。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儻然。儻音敞。辟穀道引。輕身。謫音責也。擲。揄。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儻然。儻音敞。斲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靈輒。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初。宣子。趙盾。不食。田於。按薇而食之。遂餓死。

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士也）倒戟以齊有餓民（禮記檀弓齊大
 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之餓人也（以袂蒙面也）輯屨一言困憊而行
 蹇也（一）賀賀然（一）垂頭喪氣之貌（一）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顏名回字
 不食而死曾子曰微與（一）平聲（一）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顏子淵家
 貧一簞食一瓢飲人不曾名參火子與家貧躬耕十原憲字也爲人狷介所
 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一）居蓬樞甕牖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非病也踵於陵地名於仲子陳仲
 決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絕振襟則肘見非病也踵於陵地名於仲子陳仲
 人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孟子譏
 矣（一）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孟子譏
 之（一）廉充仲子雖然仲子惡（一）平聲（一）能捨紳所以自紳約也饑饉無穀曰饑
 梁武皇帝（一）姓蕭名衍太清二年侯景叛陷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帝
 趙武靈王（一）名雍後自號爲主父成兌圍主父欲出不得趙幽王呂太
 后令衛國守之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一）或條侯因不食五日而死（一）鄧通曰當貧餓
 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乃餓死（一）或條侯因不食五日而死（一）鄧通曰當貧餓
 死漢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君子
 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景帝立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君子
 句中唐君自無入求仁二句論語述而篇曰怨羹勝字君實王莽司空圖
 遇表聖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卒謝枋得而直稱壘山後再拜慟哭不食莫

逆交北史司馬膺之傳膺之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為莫逆之交

遊小盤谷記謂之小盤谷者別於太行之盤谷也亦以其環四山之間故曰盤谷也

梅曾亮字伯言清江南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紹姬傳之緒有柏視山房文集十六卷

求之無有是
題前一層虛
步通篇波瀾
皆從此生出

大谷至山麓
十句正寫小
盤谷中實景
全在無意得
之筆筆空靈
名手之不可
及在此不聽
空響至耳聽
妙句狀物精
四須看其精
匠經營處處
茅庵閣法皆
然託之寫神
則凡拙寫神
則貌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上
之。前遊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
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為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
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警欸不得他逸。
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以上正寫小盤谷中實景由寺北行至廬龍
山。其中眇谷窪隆。若井竈齷齪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
團瓢。皆當其地。以上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
影摩盪。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
矣。以上從登眺中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
凡六人。同遊者。

工如登山循
城一段從高
處一望信其
爲小盤谷眞
文化之筆上
意亦有照有
末點諸清六
人上諸人
句方有根據

先以館堂陪

會湘鄉嘗惜古文家少恬適一種獨許柳子厚山水記非他家所可及此
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足當恬適二字子
厚不得專美於前矣

江寧屬江蘇省盧龍山在金山門外亦名獅子山晉元帝初擬北地盧龍多歧路列子楊子

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聞犬聲二句必有犬聲知熟五

斗米頃句可熟五斗米也計其時除於谷中險阻道也或訓作壓者非也陔

隨此陔字音坡亦音婆仰大孟句孟盛飲食之器仰大孟者貯也馨欬

欬聲也輕曰馨重曰逸散字作山麓也此陔字讀窪去聲低隆高突

齷齪齷音內上肉也齪音下肉也茅庵編茅爲庵團瓢小茅屋摩盪動搖

江亭消夏記北京南城之西有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瀟

灑出塵之致云

梅曾亮見前遊小盤谷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遊小盤谷記 江亭消夏記

起逼出江亭
來是文章正
範

射種行酒之
全雅力寫
古非觀三
亦非書代
兩漢之集
不豈酒有
此豈酒有
譜之射有
前寫射獲
酒處意匠
營此寫憑
周流此用
活動此也
不之可變
上之故得
二句為水
會應

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以上渾寫江亭大意。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懸。褫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發而飲者十數人。以上射酒酒殺既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絳。疑其下有波浪。瀚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軒感觸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以上補出

給諫之圖

極尋常景物入先生文中。輒令人有無窮之思。眞化工之筆。王益吾極推重此文。誠不虛也。

都中今北燕飲之醺此燕字與醺通。醺陳設名。樂此樂字音編修廉峰院肆之意。優也。樂洛喜樂也。編修翰林院

以餘雁名開
出桐城姚郎
中之手他人
不辨此也
俯視花木至
近寂遠聞歎

鉢山餘霞閣記
鉢音撥亦作盃鉢山在江寧城西十餘里北接四
望磯遙連石頭接盧龍山蓋江山環翼之區也

梅曾亮盤見前遊小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借羣弟讀書
所也因山之高下為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入題俯視花木
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鉢山餘霞閣記

二〇七

編修頗工吟詠所交給諫中故齋官給事觴飲人以酒亦曰觴戰射覆於覆
者皆一時名士也射之故云射覆前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令酒之
下而置諸物令孟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令酒之
家射覆置守宮孟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令酒之
猶古時飲之立監史也後漢賈逵嘗作酒令唐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鶴
螺碗之句不一宋歐公作九射格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而已鶴
禮射義棲皮曰鶴註鶴之言格媒謀合也相因縣褫二句蓋言其幻也故
格直也言人正直乃得中也
使媒之與鶴綴連枝荀有歧解之義又有拒禦之義易曰中疑者其辭
不可黏合也綴連枝荀有歧解之義又有拒禦之義易曰中疑者其辭
項羽本紀莫敢枝梧管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愕驚遽殺與香同豆實菹
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此枝字兼此二義於愕驚遽殺與香同豆實菹
食之饜飽也軒而周迴者葭葦茂盛坡陀參差絳縹蔡縹音灌縹音
曰殺饜足也軒而周迴者葭葦茂盛坡陀參差絳縹蔡縹音

行極刻畫極
空靈可謂善
於狀物者如
讀名家畫稿

文章之事云
云應上讀書
曰有所待曰
無失機皆至
精之語此文
歸結到閣字

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縣縣縉縉。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以上渾寫餘。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霞之衆景。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以上借論
文作收束

文筆之妙正如雲物煙景變幻不窮可稱逸品

江寧見前遊山得其半句明祖建江寧爲京師更新城闕乃益廓而大之
長陶子靜江寧人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嶺一作環
拱周匝升降高下淮水即秦淮相傳爲秦始皇所築繞莫愁湖外昔有妓
盧莫愁家炊音吹引相牽挹挹即挹注縣縣縉縉散惟微風始有此態也煙
近寂言近處不聞也決泄也分版壅水春秋左傳僖公五年凡分至啟閉當

環三面皆水
句從六一醉
翁亭記得來
娛逸二字爲
一篤之綱乙
自庚辰至乙
酉凡六日晝
甲子不晝日
數此古法也
一線到底朗
若列眉宿文
第一夕宿文
會室之勢且
雨之漸寫而
雲之以滿布
起以至詭變
空中極詭變

此當字去聲合也

遊廬山記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二十里德化縣南二十五里高二千三百

藥芳林之香不能徧舉按子居此記作於吳城也

惲敬字子居號簡堂清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治古文得力

世所稱爲陽湖派者也累官吳城同知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一卷言事二卷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滴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以潭寫廬山大勢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穡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峰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栢橫五老峰之麓焉以上記庚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合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峰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

之觀含有畫意

前日望此曰
回望總見五
老峯爲廬山
盡處
第二夕再宿
文會堂
第三夕宿秀
峯寺
自白鹿洞至
栗里皆在廬
山之陽詳略
先後皆有章
法最宜細參
第四夕再宿
秀峯寺
第五夕又宿
秀峯寺
蘭雪一微隨
筆脫卸妙雨
盛山天將雨
則有白云或
冠峯巖或互
中嶺俗謂三
山帶不出於
日必雨觀於
是夜大雨則

至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峰。而。下。窺。玉。淵。潭。憩。栖。賢。寺。回。望。五。老。峰。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以上記辛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峰寺里所。即見瀑布在天上。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眺香鑪峰。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以上記壬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頭陀。以上記癸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躡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峰。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峰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以上記甲申之。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峰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徧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弁之。其上。下。仍蒼。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而於雲獨記

此語爲不虛矣。點清五日作一。又寫雲起。又落筆無定。白雲千法。其筆無前。卻大雲千。則則白雲一。此則白雲一。縷也。前雲起。用筆之變。換起。也。情逸性。娛文。海。觀才大於海。心細於髮。

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語後之好事者焉。以上記乙酉之遊。是

下筆不受古人牢籠。而能直到古人山重。重復之勢。峰迴雲轉之情。讀此

直當臥遊。可識廬山真面目矣。

澤陽。江名。在德化縣。彭蠡。湖名。在德化縣。蕩。水名。在德化縣。滴。音聿。亦音決。嘉慶。清仁

號。宮亭。山名。在星子縣境。彭蠡。湖名。在都昌縣境。以臨彭蠡湖。東。橫。或

著。岸也。星子。縣名。屬江西省。白鹿洞。在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五老

峰。在廬山上。石山骨立。兀凌霄。如五老峯。小三峽。當即三振。鑰。門。鑰也。蓋

文會堂者。巖扉岫幌。局鑰。頓。宿食所也。隋書。煬帝紀。萬。初。生。貌。麓。山。足

甚。牢。故。須。振。鑰。而。入。也。頓。宿。食。所。也。隋。書。煬。帝。紀。萬。初。生。貌。麓。山。足

三峽。澗。水。行。石。老。峯。之。西。澗。受。大。小。支。流。九。派。李。氏。山。房。在。五。老。峯。下。

李。常。少。時。兄。弟。讀。合。鄱。嶺。廬。山。之。半。面。鄱。湖。若。隧。道。也。詩。大。雅。太。乙。峰。在

書。於。此。蘇。軾。有。記。合。鄱。嶺。廬。山。之。半。面。鄱。湖。若。隧。道。也。詩。大。雅。太。乙。峰。在

峯。殊。最。爲。名。勝。南。昌。縣。名。屬。江。西。省。進。賢。縣。名。屬。江。西。省。湛。湛。然。貌。頃。之。俄。頃。

三。峽。澗。中。有。潭。曰。玉。栖。賢。寺。南。齊。參。軍。萬。杉。寺。唐。名。慶。雲。院。宋。時。有。僧。秀

第五編 雜記之屬 遊廬山記

峰寺在廬山南麓舊名開里所猶言里許史記留侯瀑布流三四百丈飛

湫於林峯之表望之若懸素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李白青玉峽賦

飛出兩白龍即指此也峽音第目香鑪峰在廬山西北其峯尖圓音貫

也龍井源出黃龍山有測太白讀書堂唐李白避祿山亂隱居五老峯瞻雲

寺名舊名歸宗晉白鶴觀唐時建名勝為廬右軍墨池會稽一在臨川觀

池矣右軍為晉王羲之也栗里陶潛隱居處晉簡寂觀舊名太虛觀劉宋

以名一微頭陀之頭陀天竺言頭陀抖擻煩惱以歸吳蘭雪子居之廖雪

鷺蘭雪之沙彌僧落髮後稱沙彌七歲至十三皆名驅朗圓沙彌之排闥

中闥小門也前漢樊黃巖一本黃巖下有側足逾文殊臺俯玩趾蹈也漢

陽峯在廬山絕頂望數百里極目江漢故九江舊府治屬醴音驗也團團貌

又團結音奄覆不解貌衿蓋也

半閣記

語見本篇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清安徵歙縣人諸生舉孝廉方正為劉海峯弟

生委
逆養至徒居
三句轉折分
明仍是追溯

迴視至不伴
三句應上文
倘伴及樂之
兩層
曰惓然見曰
愴然閉語有
至性一字一
應上文塾字
應上文竹字

一結無限低

養。先考久疾畏囂。亦徙居半閣。念足弱艱行。乃以閣之西偏。分五尺之廣爲房。
 朝出而夕入也。蓋日夕困於尋丈之地者十年矣。索居每望客至。以病塞於辭。
 客有言。口不能答。而頤輒解。然往往涕笑相半。不自禁也。其後病益虺隤。亦遂
 不思客至。定或粉飾鄉里俗聞。強笑以道之。或率羣兒嬉戲以娛之。老人當此。
 亦覺歡然。已復不樂。回視大父。棲止娛老之情。大不侔矣。以上記父定既居憂。
 以前軒爲廬。以望半閣。如逮事先考焉。每拾級以升。惓然見先考。瘦削之容。舉
 手戰慄之狀也。俯躬立焉。愴然聞先考吐詞。訥不克和。調之聲也。憂除。乃復
 讀書家塾。圃生蓼蠶而竹亦凋殘矣。近則士之從游於塾者。日寢成羣。諸子弟
 亦皆翹翹勃興於學。事親之歡畢。而相導秀髦開牖子弟之樂興。自古及今。盛
 衰聚散。大抵皆然而少壯者忽不覺老且死矣。可歎也。以上盛衰聚散之感。

者

先大父 謂祖父也。殿麟大父名正通。世有隱德。家貧甚。賴其子之脩脯以活。云。 穎溪 在歙之巖鎮。 塾 門側堂也。禮學記古之教

先出日觀峯以其最高也
 是以射鵰一
 線字是手一
 揭明南麓以
 見僅登山之
 便迎刃而解
 東西南三天
 門處秦山最
 勝專寫清東
 谷疏極明斷
 分據極精確
 考據極精確
 曰迷霧曰冰
 滑皆為雪字
 作皆為雪字
 二月寫雪景
 又寫雪景結
 一負思不到
 便寫日出不
 將寫日出仍
 帶佳風雪何
 等細密至
 稍見雲中至
 而皆若積山
 二句雪積山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以上渾寫泰山大勢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鄆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以上登里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以上記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搏。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僕之始出。日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使

無。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足。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

無齋記

海峯以無名其齋蓋取老莊虛無之旨也

劉大櫚

海峯集

追字昌黎詩格亦高為文名所掩姚姬傳實從其遊世遂有桐城派

行宮

高宗乾隆時所建也

顯慶年號

漫失

可模糊不釐之裂縫也

石

岱祠

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祠

觀東側

博具也

羅合湘中記

絳赤皜白

音吳

駮色

儂俯也

名迎旭亭

博具也

羅合湘中記

絳赤皜白

音吳

駮色

儂俯也

頂燭也

徠徠山名

在泰安城東南

四里

詩云

徠徠

在德星

入盤道

經水龍洞迴

馬嶺等坊

凡二十里

至南

天門

即三

而南曰

明堂泉其經流曰

天門所謂

天門者

各立二

石以表

志之

此源於

西谷上納龍嵒之水

經黃峴嶺入

泮歸汶

總名

東谷

北來

源於

西谷上納龍嵒之水

經黃峴嶺入

泮歸汶

總名

東谷

北來

吾無身吾有
 何患開首即
 引申其義也
 老子曰不見
 亂無目無心
 無無口無耳
 至無心則乃
 可欲之思則
 立而自去深
 有食矣至萬
 祀再不暢其
 說妙有變化
 一筆不滯從
 昌黎原道得
 見其有令人
 轉折處引經
 語以明之亦
 典雅亦風致
 此劉子政法
 也幸不幸兩
 亦從原道得
 來

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閒而吾事畢矣以上言無
 目二足之民。蒼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為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
 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
 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
 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
 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
 豈有終窮乎。以上言歆羨其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為之歌曰。隰有萋楚。猗儺
 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為樂。
 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顛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為
 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
 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
 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
 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猶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

應上樂子之無知

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饑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為無知。而因以為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以上言無之足樂。意

文境似老莊文筆似韓柳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桐城諸老皆以神

味勝海峯則兼以才氣勝也

足患一作患橫目莊子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齋音茂無樂此樂字竿長四尺二寸管筑

狀如瑟以竹擊之故名曰筑賓貢句如秦皇漢武長生久視二句如秦皇漢武隱有萋

楚四句見詩檜風萋楚子如小麥亦似桃荷音嬰雛音娜柔願也天少好

默其不如草木之顯音專子息東觀漢記此蓋我啼饑號寒韓愈進學解

寒年豐而妻啼饑

遊三游洞記語見本篤

劉大櫚見前無齋記

出夷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

起數行先將來路說清句法適鍊野趣橫生

雖然一轉大
似柳州亦其
自爲寫照處
一結天外飛
來手不著紙

而地得因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以上引古人
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
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就山上
感川慨作

前半寫面貌用古峭之筆後半寫神理用輕圓之筆此種布局最易學步

夷陵州屬湖北省今下牢關在夷陵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下牢戍舊

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其上絕勝湯波動之狀詩大雅江漢湯湯厓水邊山邊

顛山頂也巖古皆借韻音際以繩於上聲穹穹達達然鼓聲也冷然水

也冷靈縷縷音僕連白樂天名居易唐下邦人元和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

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幸甚後徙爲忠州今唐屬江西南道忠州唐

刺史與元微之會於峽口停舟夷陵凡三日云江州今屬江西道忠州唐

屬四道今元微之州司馬徵還爲膳部員外郎詩與白居易稱元

白號元通州唐屬四川道知退名行簡與白居易稱元

密歐陽永叔名修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論事切直貽書高若訥謂黃

飄然而起

冥然塊然至
若忘若迷九
句是黑甜之
真趣耐人玩
味

曰莘莘曰汲
嚙曰呻吟哈
言擲筆空中
無窮喚醒世
人不少

睡鄉記文亦寓

戴名世見第二編方
靈臯稿序

魯直名庭堅宋洪州人元祐一哲宗年號一
中爲太史嘻歎也一陳公陳
視學湖北海峯伯思仲思嚴君詣楚州我亦來參幕府遊之句相與倡和
會參其幕府也
文字論親炙必章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交舊矣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初之始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
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以上言睡鄉隨處而有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
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
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
慕睡鄉以上言睡鄉之可慕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
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
往往呻吟哈嚙噫夫其呻吟哈嚙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
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

以莊周作收
旨趣益然是
善學南華處

一起已說盡
舖其機軸從
狀其機軸從
荀子賦篇得
來插入韻語
古趣盎然
陸沈鼎沸二
句一篇著眼
全在於此

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以上言不善遊睡鄉者

隱現空虛一筆不滯胸次蓋別有寄託也是無中生有法

太初謂天地未分以前六合天地四方也莊子齊物論冥然幽暗塊然特

貌酬酢主人曰酬酢音昨擊擊與夜同勤呻吟禦寇篇呻吟也莊子列吟

睡語也列子周穆王篇臨中戰國蒙人著書十萬餘言號南華經

蝶也俄而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

醉鄉記唐王績有醉鄉記此反其意而為之也

戴名世見第二編方靈卓稿序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為之易位。日月為之失明。目為之眩。心為之荒惑。體為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倘以祥。是謂醉鄉。以上虛寫醉鄉嗚呼。是謂醉鄉也歟。古之人直欺余也。吾嘗歎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沈。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為可以解憂云耳。夫憂

夫字一轉一筆
氣旋折出
英爽之至
應昏冥頹靡
不入而迷榻
夫自謂細味
造語自見
靡荒惑敗亂

一語橫題筆
力老橫
竹塔以詞章
而兼考據故

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況。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未。足。解。憂。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徧。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頹。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為。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以。上。亦。有。不。

深思高舉卽三閭大夫醉我醒之意亦憤時嫉俗之論也而寄託又是

不同合前篇觀之最足開濬思路

徜徉也。戲蕩。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放情肆志。嘗以納字宙齊。阮籍字嗣宗。人任情不羈。嗜酒放曠。聞步兵廚。神州中國曰赤。陸沈指懷帝愍帝之降。有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而西晉鼎沸。喻亂意也。殆指劉淵樂此樂字。遂亡也。鼎沸。喻亂意也。殆指劉淵樂此樂字。

游晉祠記語見

朱彛尊見第二編
感舊集序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以上點。清晉祠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

此段全以考據行之。可分四層。一記風俗。一記金石。一記形勢。一記一筆不滯。在一有關係。

爲客至無聊。十句離題。發揮氣勢。厚最擅一。此數行若無。既至祠下云。

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漑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率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以上記祠之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位置及古蹟。香泉冽。灌木森沈。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

云收到本題
圖轉如意
文之有法
乃有合此
局處神妙
足收然不
悠然不盡

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豈非理有固然者。與川以上記山爲之記。不獨志來遊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告也。記上作

雅潔淵懿根柢槩深論者謂竹垞之詩學博而才足以運之文之所長亦

正在此

唐叔虞周成王之弟也。封於唐。故曰唐叔。太原屬山。海經作於禹益述。行於漢。明也。凡三四篇。懸壘山。石在太原縣西南十里。一名龍山。腹有巨魏。鄆道元也。知四者。懸壘山。石在太原縣西南十里。一名龍山。腹有巨。山晉水。在太原縣西南。源出懸壘山。叔虞水。名在太原縣東。自陽曲縣。水會西南。入清源縣界。或謂彼汾沮洳。見詩魏風。汾水名。沮洳。王威高。之南川。以流經太原之南也。彼汾沮洳。見詩魏風。汾水名。沮洳。王威高。君雅。是時爲太原副留守。高祖欲舉兵。二人不附。欲因禱高祖。唐高祖姓。隋爲太原郡守。進爵爲王。尋臺駘二句。駘能業。其官。宣汾洳。帝用嘉曰。臺。今聖母廟之南。尚有臺駘祠云也。唐太宗也。在位二十三年。宋太宗名。趙。義。太祖之弟。在鄆道元。見前姚鼎登智伯。汾水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是時。位二十二年。鄆道元。泰山記注。智伯。汾水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是時。

李氏宦遊所
載者獨三鶴
實有無限之
概以極簡之
筆出極神之
理究極之妙
之妙

為周威烈王晉陽縣也太原宋太祖趙名匡胤事周為殿前都點
二十三年也晉陽縣今太原宋太祖趙名匡胤事周為殿前都點
定北漢

宋開寶一太祖年號一二年親征太原晉二水灌其城北漢及
句汾水尋陷其兩城太平與國一太宗年號一四年伐太原駐蹕汾東
必爭之地也晉時北漢主為劉繼元蓋太原有封彭郡公天龍山龍
也洌音列水灌木周集於灌木儵音由小魚也莊子雲中峰縣在山西

十里音米塵稅桑乾故名源出山西馬邑縣桑乾山淳沱河名源出山
里昧迷視也雁門山名與句注同隴相接以山形句轉水勢注流
定南門淖泥也雁門山名與句注同隴相接以山形句轉水勢注流
及晉州淖泥也雁門山名與句注同隴相接以山形句轉水勢注流
之巨防在五里金天氏帝少皞也左傳昭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馮憑
西北三十五里金天氏帝少皞也左傳昭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馮憑

陳將軍二鶴記陳將軍為歸德參將即重修演武廳事者為之記
侯方域見第三編與任李氏遺鶴陳將軍乃養之侯子為之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象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
器幣以行。而遺鶴來。歷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是夫。願謂
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借之以來。既而曰。是驢鶴也。吾尤李氏而驢焉。其
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

不遇句不盡
 既而一轉筆
 勢觀忽極肖
 左氏句妙在
 致必專必妙
 勁妙至瘦深
 是日必至堂
 五句舖敘極
 下句尤宜注
 意尤宜注
 以昭法好馬
 映將軍法發
 是陪襯法發
 雖正論筆意
 出於自然筆
 嚴肅論筆意
 甚哉一轉持
 論殊妙轉持
 不瞬句妙轉
 間居至虛鍊
 八句插寫所
 以策士者似
 國策似史者
 養糲至掉臂
 三句一波三
 折跌宕生姿

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譙其容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以上陳將軍之養鶴。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以上從養鶴。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鳥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敷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

作復樂收束
大悅句幻
收句應前享
其士於堂下

有泣者以上就養鶴養士分辨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侯子之文多痛快淋漓此作又極頓挫飄逸之致

沙隨今河南寧陵縣西有沙隨城春秋成公十有六年秋沙隨即此地也參音官湖湘謂

南音奴與孛也驥音彥傷也問也廡堂下周廡也米考此考字

也怒通妻子也驥音彥傷也問也廡堂下周廡也米考此考字

鏡鼓弗鼓弗考清商所謂清商也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曰此何聲也清徵

酣飲酒而燕昭王名平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黃金臺燕昭王致

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在今易水之東南也好馬一旬絕城未至馬已死用五百金市千里馬於

而還天下聞之以玉為好馬於華亭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歎遼東神

是未葦年乃有獻千里馬者三華亭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歎遼東神

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歌曰仙有鳥空塚令威去驍勇捷

目動厭此厭字作飽字六博局戲烏秦聲關中舊有此曲前漢楊

掉徒弔切搖也史記孟嘗君微解此微字作無字侑觴酒后音又佐也觸劇飲

猶音屢劇飲劇飲猶音暢飲

吾廬記陶潛詩吾亦愛吾廬季子榜曰吾廬更以自號蓋以陶潛自擬也

宮字意極極
古音節極
可知不精
好斷不能
下波一鳴字
赴於筆底是
鍊字法
二句似左氏
首句以談笑
冒險以再
寫北游之冒
險收住燕
筆如疾風捲
左腐得者深
矣史無死句
從唯紀越世
笑日來公獨
笑日吾固知

魏禧見第四編
大鐵椎傳

季子禮既倦於游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
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
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
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聖以蜃灰光耀林木以上敘廬之緣起及其風景
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
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癩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
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素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
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
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
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惟子言之
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遲遲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
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游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

引僧言領起
筆力老橫作
者所擅長
點明春日爲
下文未嘗春
見之也伏筆

海市記語見

與花聖音惡先泥之。蜃蛤之大者其殼燒爲灰色白性燥與石灰同。灑毒斗峻也崖壁峭絕懷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懷與安實瘡癩謂有山。及惡疾也與陡阡並通懷安取名謂懷人之寵安已之居也實瘡癩謂有山。瀨本音癘大風也。讓此讓字作選選往古文選選南夷傳議者選選復。守和議音輓。趨音欲前又卻貌趨。腰舟鷗冠子注壺瓠也佩之可強勉強。也。衽席單席也。志士不忘句此孔子歎美虞人之。伯兄名祥改名際瑞字善伯一曰伯。家翠微者講易其中號易堂諸子伯兄子性敏善強記著文集十卷。卷五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一曰伯子清江西寧都人邑諸生博極羣書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析源委性慷慨死於難有文集十卷雜俎五。卷。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不溢云。是爲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是日也。春初霽。草木之華。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於是大中丞范

此段形容海
市一門窮盡
變幻靡窮
五花八門之
妙令人如親
觀其景

鐵山至人皆
可至四句學
龍門描寫三
神山法以標
當見於秋而
見於春亦猶
登州春市當
見於冬也似
東坡海市詩

公遂以次日齋定。巡行於海甸。予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於海。緘水成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遣騎來言曰：海之北樓臺出矣。以上衆皆騎而往。則有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堞者。於是若堡者變而爲亭。林木者爲檣。山若鞍城垣。雉堞長互而爲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屏者。析其角而矗然爲單峯。如筆於是而亭者復爲芝芝爲蓋。蓋爲盤。孟皆有附承之業。業然如籩豆。檣之山半析爲二。一伏一踞者分焉。於是與盤孟皆又爲亭。而正方之矗然者爲亞字。又爲員。又析爲峯。而盤孟檣山之爲亭者。又爲腰鼓。而橋不可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析爲峯者仍正方也。諸爲腰鼓者爲飛蓋矣。正之上爲人。獨立焉。市之形狀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先爲堡。爲林。爲城。堞者曰鬪牛。山人皆可至。然則是山也。何以變。且其或有之也。亦見於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於是乎自午以至於未之末。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丞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反且萬里。沾淫雨。暴驕陽。飯蔬嚙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遭災傷

此說陽山沒
見碧海而已
亦似海而詩
謂海所以天
地公之所賦
范詩又即海
汝亦已豐之
意亦已豐之

者。為數百有餘萬。一旦蠲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於是乎不愛其奇。矢以相貶。予從公之後。而以得此巨觀也。於是乎為記。以上引客

寫景處分明皆是幻影實與東坡海市詩同一機軸古人謂杜少陵之詩絕似史記通於古文之法讀此可證東坡之詩亦通於古文也至於羣仙

出沒貝闕珠宮等字絕不犯其筆端則又伯子之謹嚴過於叔子處

海鹽縣名屬去聲登之可以遠登州屬山東省即蓬萊縣治也登州海

見之有庚戌九年也范公名承謨字觀公清瀋陽人順治一世祖年號

擢聖祖年號七年巡撫浙江名承謨字觀公清瀋陽人順治一世祖年號

都城過百雉注三堵曰雉一堞城上女音音安器之狹而長者曰橜器

音音安器之狹而長者曰橜器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也堞城上女

業業動貌此暴字音驕陽言日飯食也猶與齧咬並同一年所猶言一

錮除也范公撫浙禮伯子為上客會杭嘉湖水災買米平糶并請錮

九百畝有奇伯子施此矢字作賜也

點滄浪亭提
明來歷記以
提明舊記以
見景物之勝
已詳於舊記
也故不必再
述吳承祜是
引孫承祜是
王孫承祜是
湖題之源落
想甚遠
園變為亭復
變為庵復亭
易起時有變
感引起下文
史記河渠書
贊余上始蘇
望五湖此絕
妙用其語絕
合挽庵與亭
寫得森然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滄浪亭記

蘇子美官湖州長史既放廢寓於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亭名滄浪本孟子儒子歌及屈子漁父篇是亭景物之勝甲於東南都會積水

彌數十畝旁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也

歸有光先見第四編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記之。由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祜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以上亭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以上古蹟。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以上亭文

雖然至一時
之盛九旬極
頓宕之美
而子美之亭
句綴轉之亭
則有在矣句
在一篇主意
在於此全

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以上僧之得號滄浪作結

通篇記所以為亭之意婉轉情深履其地則思其人思其人則必慨想其生平此記者之微旨也

浮圖釋氏之稱也通作文瑛僧也蘇子美名舜欽見第二編注子美之記美

文集有自為滄浪亭記一首大吳越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為吳

至宋太宗太平廣陵王璩元孫承祐承祐治園於吳中池館極一時之盛

與國三年國亡廣陵王璩元孫承祐承祐治園於吳中池館極一時之盛

以錢四淮海王八十六縣獻於下執事宋帝封俶為淮海國王姑蘇臺

在吳縣西南姑蘇臺五年乃成高二百丈或曰闔廬所築五湖即太湖也尚

軍吳王築姑蘇臺五年乃成高二百丈或曰闔廬所築五湖即太湖也尚

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巨區太湖有五湖源流湖射湖貴湖及羣山靈

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也羣山靈

巖五塢支硎雞籠虎邱洞庭太伯虞仲周古公三子長曰季歷太伯次曰仲雍

鄧尉諸山皆稱吳中名勝太伯虞仲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太伯次曰仲雍

名采藥遂之荆蠻以傳昌一今吳縣一國民君事之號為句吳闔閭仲雍也為

稱吳夫差闔閭吳王子胥名員一晉運一亡楚逃吳佐吳伐楚五戰入

吳人憐之為立祠種姓文子禽種其名也為越大夫越王句踐字少

第五編 雜記之屬 滄浪亭記

伯益其名也。佐句踐滅吳稱錢鏐。見前吳漸。晉斯。霸後乘輕舟以浮於五湖云。

項脊軒志以軒北向故取義項脊也。○他本

歸有光先妣事狀

寫小鳥處情
景逼真
三五句有秀逸
之致可憐
起一篇之局
追惟其母得
之嫗言以幼
年來倍覺沈痛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關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以上修葺老屋闢為斯軒。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

追惟大母又
用筆變換法

以蜀清與孔
明並舉引古
奇史淡也

時至軒中至
何謂閣子七
句情思入神
憶舊悲切以
增新感切增
結處交接哀
安仁之述哀
不是過也

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以上雜憶舊事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以上自比古人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以上傷妻作結

古人以觀火觀花喻作文之法必無徑犯正位之理如此篇從可喜可悲

著筆則界限便寬故有枯窘題目無枯窘文字也

滲音昇也漉音祿也楯關也冥然忘機兀坐不動斑駁廡雜珊珊聲也龔音窳音窳音

煮嫗之稱先妣也母死曰妣故曰先妣瓜音瓜音兒音驪聲娘音稱音母音曰音娘束髮束

謂成童大戴記保大母孫夏氏太常祖夏景之象笏音明音史音與音服音志音象音牙音太

常公音名音昶音曰音日音當音居音上音改音昶音為音景音以音文音學音為音一音時音名音庶音官音至音太音宗音寺音卿音宣

德音也音名音瞻音基音在音位音十音年音子音項音脊音生音謂音也音蜀音清音三音句音寡音婦音清音其音先音得音丹音穴

婦音而音客音之音為音築音女音懷音清音墓音在音永音安音縣音東音北音七音十音里音一音為音貞音劉音玄音德音正音備音於

獨音為音昭音曹音操音不音篡音漢音追音尊音武音帝音也音子音諸音葛音孔音明音臥音隆音中音畧音無音意音於音當音世音昭

烈音帝音也音三音顧音於音草音廕音也音埒音井音之音蛙音埒音同音坎音莊音子音秋音妻音震音川音元音配音魏音氏音光音祿音凭音平

中音途音許音以音馳音驅音也音倚音亭音亭音貌音豎音立音

夜渡兩關記兩關者一清流關一昭關也均在今安徽境

程敏政字克勤明休寧人登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有篋墩文集

過午不欲已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

的是游子歸
程景一歸
文字皆從此
點清流關

忽寫星月極
忙文字偏向
極人處正神
他事於鋪寫
實不事向反
此是夕陽反
照法檢載
以趙點檢載
住遠懷舊之
蓋念發思古
之幽情從永
叔樂亭記
得來
曰無復置慮
曰方以為喜
是欲擒先縱
法昭關
前真遇虎前

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以上歸程情景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
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
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巖峩。悉下
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
暴起。燎束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戛發。山
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
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
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以上清流關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
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
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
池。方以為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香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
遇老叟。問此為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
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為之辟易。

起數行提明
來歷題前頓
挫取勢

撇清上文可
勺可壺折入
點字極醒
用問答體以
開下文最得

因之得 冉冉行 秩秩整齊 武陵即桃花源 仇池郭仲產秦州記仇池山本

有瀑布望此莫字 昭關在合山縣北十里小峴山西崎嶇與澗 辟易

史記項羽紀人馬俱驚 薛易數 諱視 諱審也 魏志明帝紀 崖塹 崖高邊也

里註言人馬開張易驚處也 諱視 諱審也 魏志明帝紀 崖塹 崖高邊也

鶴瓢志 柳語見本籍 ○志與記同如

王 彘字常宗 明嘉定人 博學強記 文尤嚴整 洪武一太祖年號一初與

王常宗 集四卷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領與首而惟
蟠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臥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
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前說起道士李睿畜瓢一昂首
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為勺則大以為壺則曲乃剖其腹出其犀空然以
為瓢而全其為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以上題予過之睿出以為飲予詰之曰瓢
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

行氣之妙
前從一鶴
著筆此從
易其途最
以雁字託
鳳字寄鶴
機語有流
一篇之警策

逸人二字是
又之著眼處

昂乎其時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警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鴈。禮有木鴈。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不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似施簧。順之以爲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鵠爲鳳也。彼其言木鴈言鳧尊者。嘗自以爲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爲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以上問答。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鵠爲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以上感歎作結。

精心結構力餘於題。殆憤世嫉邪之言。而託於瓢以諷耶。令人於言外得之。

蔓延也。瓠音胡。莖葉花均與葫蘆相似。頷音商。頷音嬰。大腹也。左日。幡音長。勺音苟。所以畜瓢。畜養也。瓢亦瓠也。果然。果音願。飽貌。莊子逍其腹脩也。勺音苟。所以畜瓢。畜養也。瓢亦瓠也。果然。果音願。飽貌。莊子逍

果肖似也。剝音枯。剖也。犀。瓠中之子也。詩：犀峙也。泊乎。恬靜。儼乎。矜莊。難進易退。蘇軾：鶴歎難進。鶴乎。肥澤貌。此鶴知警於草上。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移徙所宿處。察乎。潔清。木。鴈。劉香曰：古者尊罍皆刻木為鳥獸形。而背慮有變害也。莊子：山木篇。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烹遭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烹。亮尊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沈溺敗德之患乎。亮登之。設其意如此。飲酒與波上下二句。乎。屈子卜居。將汜汜若水中之鳧。笙。前漢律歷志：匏曰笙。註：匏。音易。鳥名。似風。圖必至。老氏徒家。老子著道德經五千餘言。道。鵠。音易。鳥名。似風。圖必至。老氏徒家。老子著道德經五千餘言。道。

苦齋記

語見本篇

劉基

字伯溫。明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明初陳時務十八策。太祖曰：吾子房也。累遷御史中丞。諡功封。誠意伯。有誠意伯集二十卷。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以上記齋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

鍊句法
經人道
似諸子
筆法
箭動是
似諸子
筆法
箭動是

到此寫
源怡好
小魚文
以樂字
苦字

莫知其
句開出
苦樂倚
長沙禍
伏之說
蓋深痛
者爽達
有奇氣

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鈎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芑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檜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檜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以上山中物性其味皆苦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啟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閒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以上章先生之樂遊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食。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

子雲解嘲足
引孟子語
規探天根
太平地軸蓋
而幹樂出
有本矣
分斷之
筆輕苦
夫差句
賦亦自
拈得來
片光悟
抵人千
語百空
語一

賤。躡。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
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以上苦
女。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以上作

體裁音節如庖丁解牛靡不中於自然大約自子虛鵩鳥及解嘲等篇脫

胎換骨來

章溢字三益明龍泉人元末退隱匡山明兵克處州應處曰處州府屬浙
江省嶠崖也。岸外白中。其山四旁奮起形如岸。中音衆。樂音此。樂字。鮮支。今
省嶠崖也。岸外白中。其山四旁奮起形如岸。中音衆。樂音此。樂字。鮮支。今
相如傳。鮮支黃。礪。黃蘗。檉皮黃。而苦。苦棟。紫。色。實。如。小。鈴。名。金。鈴。子
俗謂之側柏。又名佛黃連。產處州者謂之土苦杖。一作亭歷。似芥爾雅謂
苦棟。一名苦參。久用苦參擦牙。遂病腰痛也。鉤天。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毒
狗薺也。苦參。久用苦參擦牙。遂病腰痛也。鉤天。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毒
見爾雅。地黃。戶。一名地髓也。游冬。李時珍曰。經冬春。葺草。音。東。呼。曰
釋草。地黃。戶。一名地髓也。游冬。李時珍曰。經冬春。葺草。音。東。呼。曰

第五編 雜記之屬 苦齋記

二四七

花雀雪須作
一氣讀之

何耶一詰鉤
起此折到書
至正與上得
字正與上得
工力悉敵
方觀詩一印
與此足相印
證與此足相
以兩筆字先
之合用筆字
自成章法活
自筆收束水
到渠成

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則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鷓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上就巢字設難。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願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稿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以上所以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

務觀記。以上感歎
作餘波

氣機一片節奏天然熟讀深思久之自能生巧

巢亦作鴟猛禽也。晝酒洞穴夜出捕。鷓鴣曰雛。有巢氏二句。後人皇氏之

穴居野處。有巢氏作構木。為巢。致民居之。以避其害。堯民三句。孟子滕文公章。當堯之時。水逆行。汜

為營窟。大山窮谷。四句。如堯時巢父隱居山谷。不營世利。以飲酒者流

四句。夢溪筆談。石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此比字音避。積音獨。凡

者皆曰。槁枝若槁木之枝。堂與極。經世以極。為安息者。謂之與也。皇

宋孝宗年號。名齊太祖之後也。高宗。甫里。唐陸龜蒙居松江甫里。號甫里

無嗣。育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甫里。唐陸龜蒙居松江甫里。號甫里

謂山陰也。務觀。陸游字務觀。詳見第

寶繪堂記 語見本篇

蘇軾 見第一編 侯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

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以上就物字分

所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寓意則樂留
千古之至言
春草作蘼秋
蟻起為欲求
其樂適得其
苦學誠有

悟於此然後
可以然孔
樂結髮鍛鍊
以隨起書
蠶隨拈來
畫手拈來
皆成妙論
落筆盡
人應當盡
子瞻之文
以徵引長
也德裕有
李德裕一
草木道令
云者非吾
孫歐陽修
意金文玩
自序焉可
而老謂當
煙覺過眼
鳥感耳所
遠超前見
至此方到
實繪堂上
曲折寫皆

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蠶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以上言寓。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沂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上言留意。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為樂而不足以為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以上告晉卿全。

爲此三字耳
不幸句應上
文少時
結處呼應亦
緊

樂遠病
之方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二五二

劉子苦齋記言苦樂倚伏之理蘇子寶繪堂記言全樂遠病之方所論益精所見益超舉世間之所假名爲樂而日卽於苦之途者蕩滌淨盡消融無餘然後至樂真樂出矣文境大類南華

尤物尤最也於物之最也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之五色五句道
德經五色第十二爽失也謂結髮魏略劉備姓好結髮一音餌馬及弓槩
味亂則口失不能辨正味也魏略劉備姓好結髮一音餌馬及弓槩
手自鍛鍊晉書嵇康傳初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蠟履晉
結之晉書嵇康傳初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蠟履晉
玩乎傳初祖約性好財乎性也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履書
財物客至屏當不盡以身蔽之有詣阮正見自蠟履因歎曰未知一身當
著幾量履於嘔血發塚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盜
是勝負始分嘔血發塚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盜
掘其墓遂得之相忌大明一孝武年號一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由是繇筆更妙相忌大明一孝武年號一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躬之晉書桓玄傳玄許表請平姚與先使作輕舟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
運衆咸復壁舊唐書王涯而藏之復壁按王沂似書府前代誤也書名
笑之復壁舊唐書王涯而藏之復壁按王沂似書府前代誤也書名
都尉官名皇女爲公主其夫必王晉卿畫如煙江壘障圖子瞻亟稱之被

先點作亭 亭適當山缺 處所以謂之 異境 就在亭四時 所見而言亦 是摹寫異境 缺字接榫甚 緊 次點名亭 飲酒二字即 伏劉阮 南面句即伏 易武 易曰至懿公 山十四句復就 論 酒語至全真

服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 熙寧宋神宗年號名項英宗 長子也在位十八年

放鶴亭記亭在江元豐（神宗年號）山縣南雲龍山上按此 元年也

蘇軾見第一編 留侯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以上敘張君因水遷居因地為亭之事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以上承寫異境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以上亭名放鶴之由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

名後六句因
鶴及酒是借
以貶歎語作
荒惑敗亂一
句況於鶴有
而倒跌有力
句軀妙於轉
應主分可與
易上未可與
轉合山人處
以有是哉三
字輕收住
忽何所見即
翔於雲表意
啄苔履石即
立於陂田意

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樂以上言隱居之樂。過於南面。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以上放鶴之歌。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以上招鶴之歌。

子瞻嘗謂唐無文章。惟昌黎盤谷序為獨步。此篇先敘亭次。敘鶴中。告以

隱居之樂。終乃作歌以結之。前後章法。均摹盤谷序也。意之所到。筆力曲

折。無不盡意。行文至此。洵是一樂。

熙寧見前寶繪堂記注。彭城即徐州。宋亦彭城郡也。大水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城下。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也。雲龍山山出雲氣。蜿蜒如龍。山足順從。陂音碑。澤名。宋張天驥隱此。麓曰麓。馴也。陂音碑。澤名。

皆有可觀之四
 字即超然之
 根柢是一篇
 樂字是常語
 之主辭是常
 求禍辭是常
 極透切是常
 人之通病承
 夫字一跌承
 上起下是法
 文取勢之法

儻音素向也又循 那守子瞻於熙寧十年改 挹也 鳴鶴二句見易中孚九
 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 鶴鳴二句見詩小雅鶴鳴所為
 如鶴鳴於幽隱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也 鶴鳴二句見詩小雅鶴鳴所為
 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而於九臯至好鶴二句春秋左傳闕
 深遠矣而聲則聞於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好鶴二句春秋左傳闕
 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釀酒天下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滅衛酒誥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樂
 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焉能戰遂滅衛 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釀酒天下
 康叔故作酒誥以其地封焉能戰遂滅衛 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釀酒天下
 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也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酒

劉伶阮籍見前醉

超然臺記臺在山東諸城縣北城上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

蘇軾見第一編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往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

遊於物內至
 一不推言其
 故從超然反
 而著筆
 移守膠西至
 疑句無一事
 四句樂安得
 之可樂安得
 反顧是行文
 處之期年至
 安予之拙六
 句轉到樂字
 先言樂後言
 在言也
 以園圃庭宇
 引見樂字
 就臺上四
 想像古跡與
 凌虛疊記同
 一機軸其調
 從與質在元
 城與魏太子
 牌脫胎而來
 樂哉句樂字
 至此方點臺
 一文筆亦超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以上因美惡而生憂樂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訟獄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以上因樂而有臺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而得樂。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

子由之記快
子由之子快
予曰快哉此
名之曰超然
怡令入想見
似應非樂得
此一結而更
然之旨更暢

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以上點出臺名

右與上二篇意境雖各有不同而總歸之一樂此篇發明超然之旨語尤透徹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可與窺孔顏之樂處者也柳子殆未足以語此

舖糟醖醖糟酒滓也醖薄酒也屈子漁錢塘縣名宋隸兩浙路臨安府今
判杭州十月膠西縣名宋隸京東路密州今隸山東按熙寧四年子瞻通
屋采比避類也安邱縣名宋隸京東路馬耳山名在諸城縣西南六十
瞻雪後詩試掃北臺看馬耳常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雒樓觀髣髴可數
未隨埋沒有雙尖即指此也常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雒樓觀髣髴可數
秦漢間高山多隱廬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雒樓觀髣髴可數
於馬耳常山也廬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雒樓觀髣髴可數
胸縣東南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春秋左傳魯公廬敖山水之癖穆陵關名
四年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師尚父渭水之陽號之曰
大公望載與俱歸立齊威公攘夷狄以尊周室為諸侯之盟主也小白
為師謂之師尚父齊威公攘夷狄以尊周室為諸侯之盟主也小白
自諸城縣流入高密縣境又北流與安邱縣接界與廣合兵拒信夾濰水
縣界漢四年韓信追齊王田廣於高密楚將龍且與廣合兵拒信夾濰水
而軍信夜壅濰水上游誘淮陰漢六年高祖僞遊雲夢韓摑取釀酒
且半渡而擊之即此處也淮陰漢六年高祖僞遊雲夢韓摑取釀酒

第五編 雜記之屬 超然臺記 二五七

曰穠音術謂新粟也。漚音藥粗熟。脫粟纒脫殼而已。子由名轍洵之次子。見第三編上樞。濟南宋隸京東路今隸山東本府治也。按子密韓太尉書。濟南瞻以子由之在濟南故求為東州守也。

芝閣記語見本篇

王安石見第一編 聖人論

起筆簡而峭以芝來告至巖於茲矣十黎不問說獻瑞之無稽而語意自見

一時好惡至先王之治三句為文家推演法是大筆力

芝一也至豈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瀾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以上從芝說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關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

不以時五句
不爲芝發
慨以推演法
收無限慨歎
筆更勁峭

此段一氣旋
折無筆不轉
文境亦如峯
崿起伏尤妙

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以上從芝說

半山爲文每有遠想而使人味之雋永此與南豐墨池記同一機軸曾王

文有極相似者信然

祥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帝欲封禪誇示外國三月詔議封禪四月以

矣文謂文狙杖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音弋李云欲以栖戲狙猴也

狙音狙澗水也溪山澗無壑坑谷兩山間流也今上宗第六子也封禪築

則封秦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也委棄也翳屏蒿草之藜類榛

一曰莽草深亦太邱陳君陳氏爲漢太邱長陳寔之後似指陳良也掇取

木假山記木經激射齧食其狀若山明允買於鄧叟而爲之記唐白居易聚拳

也然

蘇洵見第一編管仲論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

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

第五編 雜記之屬 芝閣記 木假山記

在擲空際 不脫再粘 荒江亦由 築不亦由 意多亦由 氣旺亦由 三猶十年後 坡猶五十年 又得五十年 奇見東坡詩 集如拋磚落 此段句回 地如拋磚落 頗以起下文 由愛字生出 感字由感字 言出敬字有 於三峯中分 中峯及旁二 無阿附意蓋 言木山而意 專言木山而 結二句由敬 用激轉由敬 意激轉由敬 用激轉由敬

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疆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潰。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斫。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山形者甚不易具。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斫。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山乃木之幸。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山寓意。

明允文多縱橫馳驟此文極謹嚴古文正宗也

蘖芽之旁 藪出者也 傷折不成曰殤 拱圍曰拱 棟持兩壁之最高柱當屋南北 兩楹者曰梁 爾伐曰伐 斧斤斫木之器 神汨沒浮沈貌 湍沙言急水挾激射 雅謂之楣也 伐斫木農氏所作

層即此動住
悠然不盡

起筆省而括
高而潔相傳
永叔初起稿
時從四句說
來有數字共
二有餘字後
盡刪此可悟
作於此不貴
長文不貴一
樂字為一篇
朝主意時記
中久成四語
此只六句詳
之所謂人語
我略也

言水之所衝及如齧音鼻髮髻說文若似也瀆音汾水魁岸貌踞肆言
弓弩自遠而中也齧音鼻髮髻說文若似也瀆音汾水魁岸貌踞肆言
放也肆莊栗威嚴刻削作刻峭一

醉翁亭記曰永叔以慶曆仁宗年號五年謫滁州年三十九有贈沈博士歌

出泉從泉出亭從亭出人從人名雖為翁實少年醉翁之號蓋寓言也○從山
中千古創調亦千古絕調後人或謂之賦體者非也

歐陽修見第二編集
古錄目序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
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亭之由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
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上
亭外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

起出樂字領
 下文數樂
 字於一轉
 遊者之樂
 與民同樂
 憲自任言
 先記太人
 次有深意
 衆賓三句
 客來飲應
 蒼顏三句
 飲少輒醉
 年又最高
 轉出禽鳥
 見仁愛物
 之莊秋脫
 胎而鋪張
 篤從前子
 處宿此俱
 之至不醉
 並不在山
 在與民同
 結上與一
 穴與一篇
 樂水酒翁

滁人遊也。以上遊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宴飲之樂。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以上醉歸之樂。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以上結出作記及自署姓名。

通篇以也字斷句。蓋天機暢則律呂自調。故爲前人所推重也。尤妙在逐層脫卸。逐步頓跌。西仲云。句句是記山水。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蓋文有人化境者。此近之矣。

滁州名。宋隸淮南。蔚然深秀。琅琊山。在滁州西南十里。晉伐吳。潺湲東路。今隸安徽。蔚然深秀。琅琊山。在滁州西南十里。晉伐吳。潺湲流聲。翼然。貌端正。偃僂。上聲。僂。音纒。冽。音列。酒清。藪。音速。菜。射。也。弈。圍也。觥。謂爵。籌。所。廬陵。縣名。宋隸江南西。

曰破之曰刻
 去其節傲得
 精細竹潔
 點出竹處
 寫山水以
 不可具狀
 字括不省
 聞文不省
 連用六宜
 極縱橫變
 下妙化
 見一助字
 與竹聲韻
 而佳妙合
 自然佳妙
 再寫山水
 情獨往如
 參家書稿
 文致韻絕
 以四樓點
 是反照法
 屬人不取

黃岡竹樓記元之此記借竹樓以寫其譎居之意也

王禹偁字元之宋鉅野人九歲能文文甚敏瞻太宗朝舉進士爲右拾遺遇事敢言文章獨步當時累遷翰林學士有文集五十餘卷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上因竹作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闥遼夙。不可具狀。以上樓外。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助也。以上樓中。景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以上登樓。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上竹樓不取高華。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可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滌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赴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

承上文以撤
作收工年遷
應下之意明
移起處在何
年何處之意
明齊觀達何
絕無牢愁意
故佳彌覺蓋
精一結彌覺蓋

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從竹
瓦發義而以樓
之朽不朽作收

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永叔醉翁亭記蓋其冷淡蕭疎無意安排而自得之
於景象之外文境誠高不可及也

黃岡縣名宋隸淮南西北音枯也雉堞城上女月波樓在縣城上亦元之建

壁瀨音瀨水也瀨音瀨也閩音閩也復音復也瀑布音瀑布也丁丁音丁丁也相聲也投壺禮記

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壺請以樂賓錚錚音錚錚也被披通作鶴髦衣羽衣也華

陽巾道謫居事咸平初元之與修太祖實錄直書其齊雲樓名唐曹恭王建

望詩也落落星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并幹立并幹樓高

四角或八角音乾音寒麗譙樓名魏武騷人騷也今謂詩人為騷人稔

音往穀熟曰稔古人謂一至道年號滁上即滁州也按元之以論奏孝

年為一稔取穀一熟也至道年號滁上即滁州也按元之以論奏孝

至道元年太宗廣陵縣名宋隸淮南東路揚州今隸江蘇按西掖中書省曰

宗即位詔求直言元之上疏齊安州即黃咸平年號宋真宗

言五事召還復知制誥也

先敘子京之
講方入修樓
即從此生情
詩賦句伏下
前人之述而
略寫景物千
括之象萬千
歸到岳陽樓
得此一束方
是記樓不是
述指上詩賦
言只用虛筆
以輕撇開筆
悲喜二字起
伏或異句並
就雨寫悲於

岳陽樓記

樓在岳州城西門左洞庭右彭蠡襟山帶江乃勝境也唐張說除守此州每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宋滕子京謫守岳州復重修之時稱此

樓子京作希文記蘇子美書邵子篆額為四絕云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大中祥符(真宗年號)間舉進士銳意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累進參知政事卒

二十卷別集四卷續編五卷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以上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以上撇開樓之勝情若夫霽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以上覽物悲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

情事切合
 伏下不己
 悲生出發
 字就請寫喜
 上段作偶宋
 文中最多此
 體下不以樂
 伏生不出樂
 喜句生異字
 就心字更生
 開發文二
 色不以物喜
 句緊對上二
 段意對上二
 憂樂二字易
 悲喜二字是
 一篇之關鍵
 希文為秀才
 時即有先憂
 後樂之語此
 此也今於此
 結句有規勉
 子京意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第一

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而喜者。物嗟夫。予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
 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以上推出古時六年九月十五
 日。

於樓之景物。更不贅述。祇將登樓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以起後文。憂
 樂一段。處處隱對子京。即處處從謫守者著想。直達胸臆。可謂得憂樂之
 正者矣。

慶曆年號滕子京名宗諒河南人與希文同年巴陵郡謂岳州也宋隸
 湖南屬音燭洞庭湖名在湖南巴陵長蕩蕩一作湯湯音商巫峽在四川巫山縣
 山也與西陵昭瀟疑山北流入湘水名發源廣西海陽山東北入湖
 峽並稱三峽疑山北流入湘水南經永州衡州長沙至湖陰縣入
 洞庭遷客謂謫人前竹樓記青青與菁同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第一終

民國四年五月十二日發行
民國十年四月十二日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著者 評注者 校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轉角
北京天津奉天瀋陽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重慶成都西安汕頭
香港廣州汕頭梧州梧州梧州梧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制) 國文教本評注) 全四冊

第一冊定價銀八角

梓潼謝无量
宜興朱寶瑜
杭縣姚漢章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